

世界文學短篇名著

南歐小說名著

意大利

西班牙

保加利亞

希臘等

啟明書局



歐小說名著

南

紙價
本局
及貴
康現
出版

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國二十六年七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價
實售
編纂者
發行所

六角五分

冊

施落英

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行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30

百新書經售

總分
店路
上上上
上海
四四四
高路
中街
院

目次

英雄	……	(一)	意大利	……	鄧南遮	原著	……	徐霞村譯
少年膽寫生	……	(六)	意大利	……	亞米契斯	原著	……	施瑛譯
密友	……	(一二)	意大利	……	皮藍得婁	原著	……	戴望舒譯
鞋子	……	(二一)	意大利	……	戴麗黛女士	原著	……	席滌塵譯
露露的勝利	……	(二八)	意大利	……	塞梨奧	原著	……	徐霞村譯
幻	……	(四四)	意大利	……	布羅基	原著	……	徐霞村譯
良夜幽情曲	……	(六九)	西班牙	……	伊本納茲	原著	……	杜衡譯
鬪牛	……	(八四)	西班牙	……	阿左林	原著	……	徐霞村譯
相反的靈魂	……	(八八)	西班牙	……	皮康	原著	……	徐調孚譯
戰爭中的威爾珂	……	(九四)	保加利亞	……	跋左夫	原著	……	魯迅譯
消夜會	……	(一〇六)	保加利亞	……	伐拉夷柯夫	原著	……	王魯彥譯
割麥人	……	(一二二)	保加利亞	……	愛林沛林	原著	……	孫用譯
笑	……	(一三九)	保加利亞	……	耐米羅夫	原著	……	王魯彥譯
初戀	……	(一四八)	希臘	……	萬夫達利阿諦思	原著	……	周作人譯

英雄

意大利 鄧南遮原著 徐霞村譯

鄧南遮小傳

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一八六三年生於意大利，他是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也是一個法西斯的信徒。盲目的行動上，他可以和墨索里尼齊名的。歐戰之後，爲了和南斯拉夫搶奪阜姆，這位眇了一眼的詩人，曾率領人舉國市，自己做了那裏的行政首領。這件事是震動世界的。他的作品，都帶着熱情和生氣。

聖恭賽爾福的大旗子，被帶到方場上來，沉重地在風中飄動。一些有海古來斯式的身材的，面貌緋紅的，頸頸緊抽的人們，謹順地舉着牠們。

在打勝了拉都撒人之後，馬斯加利戈底民衆使用了一種無匹的熱鬧慶祝這個九月的節日。宗教的狂熱使他們底靈魂快樂到了極度。全民衆都把他們的豐盛的秋收犧牲給他們的光榮的守護神；在所有的對街的窗子上，婦女們都張着她們的婚帳，男子們用綠花圈來裝飾着門戶，又把花撒在他們的門檻上。一陣風在吹着，街上的一切都在動搖和閃爍之中，在羣衆身上發出一種沉醉的影響。

行列像一條不斷的河流似的從教堂裏出來，在方場上碎成小羣。在那新近把班達來烏奈驅逐了的祭壇前面，站着八個人，是特別挑選出來享受聖恭賽爾福的造像的難得的特權的。他們是覺凡尼古羅，溫馬利多，馬達烏，文琛切約關諾，羅戈諦怯烏，培奈德特迦蘭特，比亞覺諦格利斯基，覺凡尼珊查包拉。他們都不做聲地站在那裏，想着他們的重要的責任，稍帶興奮地站在那裏，耳朵穿着搖擺的金環，眼睛閃着宗教的狂熱的光輝，他們表現出一團有力的人物。他們時時感到他們的肌肉和脈搏躍躍欲試，有時候一絲淡淡的笑

容飛過他們底臉上。

那守護神的造像是非常大又非常重，身子是用黑銅鑄的，手和頭是銀的。

『前進！』馬達烏發令了。

人們從各方面擠過來看這個行列。每一陣風吹來，窗子總要響着。廟宇底內部是沉溺在香煙的雲裏，樂器的聲音斷續地升到一個清楚的最高音，又消失在神祕的遠方。那八個人，現在被圍在爭吵聲中，又昏於宗教的熱情，都伸開了他們底手臂，準備出發。

『一！……二！……三！……』馬達烏喊。

他們一齊用力想把那造像從祭壇上擡起來。但是重量是太大了，那造像稍稍向左面側過去。那些人竟來不及去扶住那座位。他們向前靠過去，要保持他們的重心，但是那較不勇敢的幾個，其中有比亞覺諦格利斯奇和覺凡尼古羅，竟讓那造像從手裏滑掉了。牠整個地倒在一邊。溫馬利多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呼喊。

『留心！留心！』人們從各方面喊着，當他們注意到他們底守護神要受的危險的時候，一陣震耳的喧囂從方場上傳過來，掩住了這些聲音。

溫馬利多跪了下去；他底右手是被那造像壓平了，跪在那裏，他把眼睛訂在他那隻沒有能力可以拔出的手上。他的眼睛表示着恐怖和苦楚，他的嘴因疼痛而扭曲着，但是卻不發出什麼聲音。血在祭壇上滴着。他的夥伴們合着力要把那造像擡起來，但是卻感到困難。溫馬利多的嘴因殘刑的苦痛而扭曲了，立在那近處的女人們都怕得發了抖。

末了，造像被擡起了，溫馬利多的手從牠下面拿出來了。那壓碎而又流血的手看去只像是不成形的一塊。

『立刻回家去！回家去！』羣衆裏有幾個這麼勸告，一面柔和地催促他向教堂的出口走去。一個婦人脫下了她底圍裙，願意替他包手。溫馬利多拒絕了。他靜悄悄地望着那造像四周吵鬧的人羣。

「該論到我。」

「不，我！我！」

「不，我！」

乞曲波諾，馬諦亞斯加爾法羅拉和東馬奈格利斯奇都在爭着溫馬利多的位置。

溫馬利多走近了那些在爭論的人。他的不成形的手在他的腰邊垂着，他用第二隻手在羣衆中闢出一條路來。

「這位置是屬於我的，」他簡單地說，接着便伸過他的肩膀去擡那造像。他狠狠地咬緊了牙，決意要忍住那可怕的苦痛。

「你要做什麼？」馬達烏問。

「做聖恭賽爾福所喜歡的，」他回答，接着便和其餘的人一起在行列中出發了。羣衆都看得發了呆。

在出會時他底流血的創口漸漸地變成了黑色。時時刻刻有人會問：

「啊，溫馬，你覺得怎樣？」

溫馬利多並不回答，只是依着音樂前進。他在那風中閃動的大華蓋下面昏然地走着。羣衆時刻地在加多。

在某條街的轉角上，溫馬利多突然倒在地上。那造像稍稍傾斜了一下。被他所驚，羣衆一時走慢起來。但不久行列便恢復了原狀。溫馬利多的位置由馬諦亞斯加爾法羅拉代替了。兩個親戚擡起了這昏絕的人，把他帶到了最近的屋子裏。

安那諦怯烏作，一個精於治療的老婦人，看了看那隻不成形的流血的手，搖了搖她的頭。
「你有什麼法子嗎？」

現在她的技術是無能爲力了。

溫馬利多從昏絕中蘇醒過來，固執地守着沉默。他坐起來，安靜地看看他底傷處。那手和牠的完全壓碎了的骨頭顯然是無用了。

兩三個老年的農夫走過來查看牠；他們每人都用言語或是舉動來表示同樣的思想。

『誰在擡着我們的聖者？』溫馬利多問。

『馬諦亞斯加爾法羅拉，』他們回答。

『現在正舉行着什麼？』他又問。

『晚禱和音樂，』這是回答。

那幾個農夫和他告了別，去做晚禱了。響着的鐘的鐘的聲音正從教堂裏傳過來。

一個親戚把一桶冷水放在那受傷的人身邊說：

『把你的手浸在裏邊吧，我們要走了。晚禱鐘在叫人了。』

溫馬利多只剩下一個人了。鐘聲改變了牠底節奏，變得更響了。一天已經到了牠的末刻。天黑了。被風搖

蕩着，一株橄欖樹枝葉打在窗子上。

溫馬利多開始慢慢地洗他的手，在洗去了血塊之後，傷處更顯得可怕了。

『沒有用，』溫馬利多想：『這手是完了。聖恭賽爾福，我把牠犧牲給你吧。』

他拿了一把刀，走出去了。各街上都沒有，虔誠的民衆都齊集在教堂裏。在房子上面，紅色的雲，被九月的殘陽照着，像飛行的鳥羣似地滑着。

那齊集在教堂裏的民衆把合唱的聲音和伴奏的音樂合成了一聲。人體的熱度和香燭的煙氣幾乎使空氣變成窒息。聖恭賽爾福的銀頭像狼煙似地在羣衆之上閃耀着。

溫馬利多進來了。在大衆的混亂中，他走近了那祭壇。

『聖恭賽爾福，我把牠犧牲給你，』他用一種堅定的聲音說，手裏拿着那把刀子。說着，他便把刀深深地斫到他底右腕上去。驚訝的羣衆嚇啞了。那不成形的手開始從臂膊上分離下來。一時牠還是蕩在最後的筋根上，接着牠便落進那守護神腳邊的盛着獻品的鉢裏。於是溫馬利多便舉起了他那血污的殘肢，用一種堅定的聲音重複說：

『聖恭賽爾福，我把牠犧牲給你。』

——立達意大利小說選

少年謄寫生

意大利 亞米契斯原著 施瑛譯

亞米契斯小傳

亞米契斯 (E. Aricis)，生於一八四六年，死於一九〇八年。他的名著，中國兒童都是熟悉的，就是愛的教育。這裏所選的東西，就是從那裏節譯下來的。少年謄寫生一篇，曾經聯華公司改編電影。

敘利亞 (Giulio) 是小學五年級學生，年方十二歲，有着黑髮和白色的皮膚。他的父親是鐵路上的職員，在敘利亞下面，還有着許多待哺的兒女，一家清苦度日，仍舊拮据得很。父親愛着子女們，尤其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惟有對於他的功課，督促得很嚴緊。他希望敘利亞早點畢業，找到較好的位置，於一家的生計，不無小補。

父親日漸衰邁，因為一向辛苦，面容更是蒼老。他肩上負着一家的重擔。白天在鐵路上工作，另外在別處接了書件來謄寫，每夜執筆伏案，睡得很遲。近來，一家雜誌社託他寫寄雜誌的封袋，要寫大的正楷字，每五百條潤資六角。彷彿這工作很辛苦，老人在吃飯時常對自己的家人叫苦：

『我眼睛壞了，這夜工，要縮短我的壽命呢！』

有一天，敘利亞對他的父親說：『父親！我來給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的好呢。』

但是父親始終不答應：『不，你應該把功夫放在功課上，你的時間應該用功，我不願奪去你讀書的時間，你雖然好意，我卻決不願累你；以後別再說這樣的話吧。』

敘利亞深知父親的脾氣，也不強請，祇獨自在心裏計劃。他每夜夜半，總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

去，有好幾次，才打過十二點鐘，立刻聽到椅子向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地回臥室去的步聲。有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自己起來，悄悄地穿好衣裳，蹣着腳步，走進父親的書房裏，點着洋燈，空白的封袋和雜誌定戶名冊，正放在桌上。敘利亞便拿起筆，模仿父親的手跡寫起來，心裏又高興又害怕。寫了一會，封袋漸漸積多，放下筆搓搓手，提起精神再寫。一邊動着筆微笑，一邊又側耳聽隔房的聲音，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完一百六十張，算起來有兩角錢了，方才停筆歸原，熄了燈，輕聲地回到牀上去安睡。

第二天吃中飯時，父親異樣的高興。原來父親並不覺到。他每夜像機械地照簿謄寫，到十二點鐘便停筆，早晨起來把數目一點便完。那天父親真快樂，拍着敘利亞的肩頭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年富力強呢！昨晚三小時裏面，比平常多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我的手指不會僵，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什麼，心裏很高興。他想：『父親還沒有知道我在替他寫，卻以為自己精力未衰，好以後再這樣做去。』

到了那夜十二點鐘，敘利亞仍舊起來工作。這樣做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只有一次，父親在吃晚飯時，這樣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用的太費了。』敘利亞在中心暗笑，幸而父親不再說別的，此後他仍是每夜起來工作。

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漸漸地感到睡眠不足，晨起覺得疲倦，晚飯後溫課要打瞌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書桌上睡熟了，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打瞌睡。

父親拍手喊着：『喂！用心！別懶惰啊！』敘利亞張開倦眼，再去用心溫課。可是以後每夜仍常常要打瞌睡，精神更壞，甚至早晨晏起，溫課的時候，總是面有倦容，好像對於功課不生興趣。父親看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生了氣，父親從前一向不責罵小孩的。那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使我太難過了！你和從前完全兩樣了。要知道，全家都希望着你，你明白嗎？』

這是敘利亞有生以來，初次受父親的責備，心裏很是難受。自己想：『是的，我再不能繼續做那樣的事，從此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飯的時候，父親快樂地說：『大家聽啊！這個月比前個月多賺了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斗裏，拿出一袋糖果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孩子們都拍手高興，敘利亞中心陡振，元氣活躍，自己在心裏想：『呀！還是再繼續做吧。白天裏對付了功課，夜來依舊工作吧。』父親在那裏接着說：『六元四角！這雖很好，只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令我太不高興。』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幾乎落下的眼淚，但心裏卻異樣的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舊拚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難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現出可怕的臉色。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找老師，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老師說：『是的，他的成績是還好，因為他的天性很聰明。可是近來不及以前的用功了，每天總是打着呵欠，彷彿一味想睡，心也不能專注。叫他作文，他只敷衍了一篇短文就算，字體也草率了。本來他寫得很好的。』

那夜父親叫敘利亞到他的旁邊，異常嚴厲地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怎樣我爲了一家的生活而勞力？你知道我怎樣爲了你們而拚命工作？你這些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敘利亞含淚叫着說：『啊！不是！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正想聲明一切的經過，父親阻住他的話：

『你應該明白家裏的境况。一家人要勞苦不息，才可勉強度日，這是你早該明白了的。我不是那樣拚命加倍工作嗎？這個月我本來以爲鐵路局有二十元的獎金給我，已預先加入預算，不料到了今天，我才知道那筆錢是絕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重新抑住，口頭要說的話，在心裏打算着說：

『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舊幫父親的忙吧。有對不起父親的地方，從另一方面來補報吧。功課固

然要用功及格，可是更應該幫助父親，養活一家，使得父親稍減肩頭的重擔。這也要緊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在夜裏工作，白天疲倦不堪，父親依然對他不高興。最傷心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彷彿以爲這孩子自暴自棄，毫無希望，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高興看見他。敍利亞見這光景，心痛得很，父親背向着他的時候，他幾乎在父親背後跪下來，悲哀和疲勞，使他更衰弱，臉色越蒼白，功課更不用心了。他自知一定得停止夜工，每夜就枕的時候，總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夜半不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頓然忘記，好像如果睡不着，就是規避義務，彷彿竊用了家裏的錢。於是忍不住仍舊起來。他以爲父親總有一天會起來看見他，或者有時在計算封袋的時候，會發覺他的行爲的。到了那時，不用自己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他這樣想着，仍舊繼續每夜謄寫。

有一天，晚飯的時候，母親看出敍利亞的臉容異常的難看，說：

『敍利亞！你有着病嗎？』她說着又向着丈夫說：

『敍利亞不知爲了什麼，你看看他臉上那樣沒有血色。——敍利亞！你究竟怎樣？』她說着現出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側目向敍利亞看了一眼，說：『他即使有病，也是自作自受，他以前用功的時候，並不這樣的。』

母親說：『但這也許是他有病的緣故啊！』

父親就這樣說：『我再不願意睬他了！』

敍利亞聽了心痛如割，父親竟不願睬他了！從前自己偶一咳嗽，父親便異常憂慮。現在確已不愛他，眼中彷彿沒有他的人！『啊！父親！我要你愛我才能生活。——無論怎樣，請你不要那般說，我現在說出真情吧。祇要你再愛我，我一定還像從前那樣地用功的。啊！我決心了！』

敍利亞的決心仍舊徒然，彷彿已成習慣，那夜又自然地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在工作幾月的地方作最後的一度工作。進去點着了燈，看到桌上的空白封袋，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便情不自禁地執筆又寫。忽然

手震動時，把一冊書擲落地上，那時他滿身緊張，想到若是驚醒了父親怎樣！這本不算什麼惡事，發見了也不打緊，本來自己也幾次想聲明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他走出來看見了我，母親怎樣吃驚啊！而且，若是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心裏多少難過呢！——他心裏思潮洶湧，弄得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屏吸靜聽，覺並無什麼聲響，一家人都睡得很甜蜜，這才放心重新工作。那時門外有警察的皮鞋聲，還有隱約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經過。從此以後，萬籟俱寂，只有遠遠的犬吠。敘利亞振筆直寫，『沙沙』的聲音響到自己的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站在他的背後，父親被書本落地的聲音所驚醒，等了好久，那貨車經過的聲音，夾雜了父親開門的聲音。現在，父親已走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敘利亞黑髮的頭上，看着那鋼筆尖的運動。父親立刻明白從前一切的事。他胸中交流着懊悔和慈愛，石像一樣地不動。

敘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住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出來。他聽到他父親的啜泣聲，他叫着說：

『父親原諒我吧……』

父親含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反而要你原諒我呀！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你！快來！』說着，抱着他兒子到母親的牀前，將兒子放在母親的腕上。

『快和這愛子接吻！可憐！他三個月來減少睡眠，爲一家人工作！我還那樣地苛責他！』

母親抱住愛子，她幾乎不能說話。

終於她說：『寶寶！快去睡！』又向着他父親說：『請你陪他去！』

父親從母親的懷裏，抱過敘利亞，領他到臥室裏，使他睡好，替他整好枕頭，蓋上棉被。

敘利亞屢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你快去睡吧！』

可是，父親仍倚在牀沿，等他兒子睡熟，他握着兒子的手說：

『睡熟！寶寶！睡熟！』

敘利亞因為疲勞已極，便沉沉睡去。數月以來，至今才得安眠，夢魂也甜美的很。醒來日上三竿，忽然發見旁近自己胸部的牀沿，橫着他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去了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睡熟在那裏呢。

——啓明愛的教育——

密友

意大利 皮藍得婁原著 戴望舒譯

皮藍得婁小傳

皮藍得婁 (Luigi Pirandello) 一八六九年生於西西里島。曾在羅馬做過文學教授多年。他的劇本比他的小說，在世界的文壇上，尤其著名。他在劇本中，善以極端巧妙的技術，解剖人類的心理，可以在作家之林中，獨樹一幟。他的短篇小說，有二十四本。一年的故事，尙未出齊。裏面充滿了一種滑稽和技巧，雖然有時不免複雜難懂。

琪琪·梅爾那天早晨渾身裹在一件舊斗篷裏，（在一個人已經上了四十的時候，一陣北風真不是玩藝兒。）他的圍巾遮到了他的鼻子邊，我的手上帶着一雙很厚的英吉利手套。他的身體滋養得很好，光澤而又發紅。他是在隆戈·德委列·特·梅里尼等着電車，這輛電車會照往常一樣地把他帶到巴斯特蘭戈路的 Corte dei Conti（註）門口去，因為他是在那兒工作的。

出身是伯爵，而現在呢，唉！卻是既沒有伯爵領地，又沒有可以拿來計算的東西了，琪琪·梅爾曾經在無知無識的幸福的兒童時代對他父親講過要進這個公署的大計劃，因為在他的無邪中，他相信 Corte dei Conti 便是伯爵的法庭，是每一位伯爵都有進去的權利的。

現在，這是誰都知道的，電車當你在等着牠們的時候，總不會剛巧來到的。牠們會在半路上停住，因為電流中斷了；有時牠們會撞倒一輛車子，或甚至把一個不幸的人軋死。但無論如何，牠們總是一種神奇的東西。在說起的那天早晨，有一陣北風吹着，寒冷而又尖銳，琪琪·梅爾跨着腳步，一邊看着那灰色的河。那條河，可

註：Corte dei Conti 義為審計廳。Conti 一字有兩解，一為「計算」，一為「伯爵」。

憐的東西，似乎也覺得很冷，在他的襯衫袖口裏，就是說，在新築的堤防的無色彩的牆垣之間。

電車畢竟叮叮地前來了，琪琪·梅爾在打算不等牠停就跳上去的時候，突然他聽到從那新的橋，加福爾橋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琪琪，老朋友琪琪！」

於是他看到一位紳士向他飛趕過來，用臂膊做着手勢，像一根電桿一樣，電車溜走了。回過身來，琪琪·梅爾發現他自己是被一個陌生人的手臂所抱着，這個人猛烈地擁抱了琪琪兩次，圍抱着那遮住了他的嘴的絲巾。從這種情形上估量起來，這陌生人一定是個極熟的朋友。

「你可知道，老朋友，我一下子就認識你是琪琪！一下子這是什麼——已經老了嗎？這許多白頭髮，你可覺得害羞。和我親個吻，琪琪奧尼，我親愛的老朋友，爲了你那神聖的老年。你站在那兒，好像是在等着我似的。我等着你伸出了手臂，打算上那見鬼的電車去，我心裏便想，「那不應當，真不應當。」」

「對了，」梅爾說，勉強地一笑，「我那時正要上辦公處去。」

「什麼？」

「我不要。我一定不要。」

「你可知道，你真是個怪人。」

「是的，我知道。可是對我說，你可想不到會看見我，可不是我是看得出你想不到，從你的臉色上。」

「對了，真想不到……老實說——」

「我是昨天晚上到的。你的兄弟叫我來望望你。說起真要叫你笑死呢，他還打算交給我一封寫給你的介紹信……「什麼，」我說，「寫一封介紹信給琪琪奧尼？你可知道，我是在你還沒有認識他的時候就認識他了。從小就是朋友，哎喲，我們還打過許多次架。在大學裏也是同學。」有名的巴都瓦大學，琪琪奧尼，你可還

記得嗎？那個你永沒有聽到過的鐘！你老是睡着，像一隻——什麼東西最像呢？——像一隻冬眠鼠，可不是！我想我應當說是像一隻豬吧。啊……當你聽到了牠的時候——你是祇聽到了一次——你竟以為是火鐘……這些都是美滿的往日呀……你的兄弟很好，多謝上帝。我們曾經一同經營過一件小事情，我就是爲此而來的。可是你近況如何？你帶着一付哭喪臉兒呢。你結了婚沒有？」

「沒有，老朋友！」琪琪·梅爾用力地回答。

「快要結婚了嗎？」

「你瘋了嗎？過了四十還要結婚！天呀！真不會了。就是做夢也不會了。」

「四十！真像已經到了五十呢，琪琪·奧尼。可是爲什麼不錯，我又忘了……你是什麼東西的進行都不知道的——無論是鐘聲或是年歲。這是你的特性。五十了，我的老朋友，五十了，我對你說，而且樣子也像。我們想來真可嘆。事情是有點嚴重起來。你是生在——讓我想……一八五一年的四月是這樣嗎？四月十二。」

「你錯了，是五月，你又錯了，是一千八百五十二年。」梅爾糾正着他，並且有點忿怒似地在每一個字上都加重着說。「你可會知道道比我更詳細嗎？一八五二年五月十二。因此到現在爲止，已經有四十九年零幾個月了。」

「而沒有娶親！這很好！我是娶了，你知道。啊，真的，是一個悲劇。我真會使你笑死呢。不錯，我想你一定會請我去吃點心的。你近來在那兒吃飯？還是在那往時的巴爾巴嗎？」

「真奇！」琪琪·梅爾驚訝地喊。「你甚至連巴爾巴都知道嗎？我想，你是到過巴爾巴的。」

「我到過巴爾巴，我怎麼會呢，我人是在巴都瓦，是別人告訴我的。關於你和別一些到那兒去的人的消息，我都聽到說起——我可應當把那稱爲小酒店，一個肉莊或是一個食堂。」

「把牠稱爲小酒店吧，一個很低微的小酒店。」梅爾回答。「但假使你現在要和我去吃點心，那麼先要讓我家裏的女用人知道。」

『她可年輕嗎？』

『呵，不，老了，老朋友，老了，並且我現在永不到巴爾巴去了。現在已經有三年沒有去，在某一個時期——』

『在四十之後，你應得有了一種能不上那條會把你引到絕壁邊去的路徑的勇氣了。走上了——不錯，你要很慢很慢地輕輕地走，不要打滾，不要跌交，啊，走上來；現在是到了。我要給你看看我那小小的家弄得多麼好。』

『很慢很慢地輕輕地……你那小小的家……弄得多好，』琪琪·梅爾的朋友開始說，當他在後面跟着爬樓梯的時候。『像你這樣一個粗大的人物竟說出這些忸忸怩怩的話來！可憐的琪琪！他怎樣待了，你燒焦了你的尾巴嗎？你可真要叫我哭出來！』

『啊……』當他們在門口的樓梯頂上等那女僕出來開門的時候，梅爾這樣地說。『在這一層上你應當原諒我們這種詛咒的生活法；和這種生活親密一點，否則牠便會使你覺得無地容身了。我現在還不算走進到四尺的墳墓裏去呢。』

『那麼你相信人是兩足動物？』另一個人在這時候插進來說。『你不要說你是以爲如此的，琪琪！奧尼。我知道有時候我祇用兩隻腳來站定是要使多少勁，相信我，朋友，假使我們順了自然的意志，那麼我們應當都是四足動物了。這是再好不過的！再沒有比這個更舒服了，一個好的姿勢，能够全身都平衡，最好能有一個我可以把兩隻手放在地上像這樣地爬着的時候，那該死的文明是把我們毀了。假使我是個四足動物，那麼我定然會做一隻優美的野獸。你說了這些野獸似的話，我一定會踢你兩腳。我那時便不會有妻子，不會有債務，不會有煩惱。你可要叫我哭出來，我要走了。』

聽了他那位從雲堆裏掉下來的朋友的奇怪的話而發了呆，琪琪·梅爾看着他，又在頭腦裏搜索着，這個人究竟是什麼鬼名字，他是在什麼時候，又是怎樣地認識他的，在巴都瓦畢竟是在小時候呢，還

是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在那時候所結交的熟識的朋友，可是始終無效；沒有一個人是合得上這個人的面貌的。然而他卻不敢詢問，以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個人對他表示了這樣的親密，竟使他不致觸犯他。他決意要用一種巧妙的方法去探聽出來。

那女僕過了許多時候纔來開門，她想不到她的主人會這樣早就回來的。琪琪·梅爾又按了一次鈴，她畢竟拖着腳步出來了。

『我來了，』梅爾對她說。『回來了，帶着一位朋友。今天備兩個人的飯，要留心一點。你要留心，我的這位有個奇怪的名字的朋友，是不能怠慢的。』

『吃人肉的山羊的鬚角腳，』那另一個開玩笑地說着，這使那個老婦人不知道應該對這個怪名字笑笑呢，還是應該在自己身上劃着十字架。『而且誰也不想來追究我這個漂亮的名字的。老姑娘！牠會使銀行監督們皺眉頭，並且使放債的人站立不穩。我的太太卻是一個例外，她是很願意接受了這個名字的。我所能給她的，也就祇有這個名字，而沒有連我自己這個人也給了她。憑着一切的魔鬼以及牠們的靈魂來發誓，我這個人是太漂亮了！來吧，琪琪，既然你有這種弱點，那麼就讓我來看看你那些可憐的東西吧。至於你呢，老姑娘，你可以走動走動，去給牲口備糧食吧。』

因為這次戰略的失敗而灰了心的梅爾，便帶了他在那一層小小的樓上的五個小房間裏走了一轉，這些房間都是一個什麼東西也不希望的人所非常小心地佈置起來的；當他一決定要把這屋子當做他的蝸牛殼的時候，他便什麼需要也可以在他自己家裏滿足了的。那兒有一個小小的坐起間，一個寢室，一個小小的浴室，一個餐室和一個書房。

在那小小的坐起間裏，當他聽到那位朋友在一邊看着爐架上的照片，一邊又說着關於他的家族的最親切又最瑣碎的事情的時候，他的詫異和苦痛是越發增加了。

『琪琪奧尼，我希望能夠有一個像你的妹夫那樣的妹夫，你真想不到我的妹夫是怎樣一種壞蛋。』

「那麼他待你的妹子很壞嗎？」

「不是，他待『我』很壞。要幫助我的困難，在他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可是他竟不肯。」

「請恕我，」梅爾說，「我連你妹夫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了。」

「別忙，你是『不會』記得的——你並不認識他。他祇在巴都瓦耽過兩年。你可知道他怎樣待我？你的兄弟對我很好，他已經答應幫我的忙，祇要那個壞蛋肯接受了我的期票——但是你相信嗎？他竟拒絕簽字。你的兄弟，在事情過去了時候，雖然很知己，卻始終是個局外人；然而他也忿怒了，便把那匯票自己收了去。這是很確實的事情……但假使我把我的妹夫所以要拒絕的理由說給你聽，那是更奇了……我還是一隻漂亮的狗，你不能否認，是一種討人喜歡的東西，我可以毫不懷疑地這麼說。我的妹夫的妹妹不幸竟愛上了我，可憐的姑娘，眼光固然不錯，祇是手段差了一點，你想想我可會……啊，她服了毒。」

「死了嗎？」梅爾說，停了一會。

「沒有，她吐了一陣，這樣卻把她醫好了。但是你可以知道，在這場悲劇之後，我是不能再踏進我妹夫家的門檻了。天哪，我們可有點東西吃嗎？我還不能說是餓。我簡直是像狼一般地鬧着饑荒了。」

後來在餐桌上，那位朋友還用許多不客氣話加到琪琪·梅爾身上去；他不動手打，也總是奇怪的事情。被這種親暱的舉動所困惱，琪琪便開始問起他關於巴都瓦，關於這個或那個熟人的消息來，希望他會偶然說出他的名字來，或至少（在這個每一分鐘都在增加起來的無可奈何中）可以談着別的事情而暫時忘記了這種苦痛。

「現在且報告我一點消息吧——那個當意大利銀行監督的，姓伐爾委倫的傢伙現在怎樣了——還有他那位漂亮的太太，和他那個眼睛斜視的妹子——我可弄錯了嗎？他們現在可還在巴都瓦？」

他的朋友聽着這問題便狂笑了起來。

「怎麼回事？」梅爾說，他的好奇心醒覺了。「她不是眼睛斜視的嗎？」

『停一會吧，看老天面上，停一會吧！』那另一個請求，那種抑止不住的大笑竟使他全身起了痙攣。『眼睛斜視！我想大概是吧！並且她的鼻子又這樣地闊，看去便像是蟲起到腦袋邊！正是那個女人！』

『什麼女人！』

『我的太太！』

琪琪·梅爾，被這種震動所驚嚇，便祇能喃喃地說了些多少有點傻氣的話，算是道歉。但那個人又開始笑起來，並且比前一次笑得響又更長。最後，他是平靜了下去，皺着眉，深深地歎了口氣。

『我的老朋友，』他說，『人生有一種詩人的最不巧妙的想像所永遠想不出來的，不可知的英雄事業。』

『確實如此！』梅爾歎息着。『你是對的……我懂得你這話的意思。』

『你絕不會懂得，』那個人的反對又來了，一個很快的答覆。『你可相信我是在向自己引證嗎？我便是那英雄，難道我至多不過是個犧牲者嗎？不見得。那英雄事業是屬於我的舅嫂的——路齊歐·伐爾委德的太太。聽我一會兒吧——天哪！真是一個盲目的愚蠢的傻子。』

『說我嗎？』

『不是我。是我！我簡直以為路齊歐·伐爾委德的妻子是愛着我的，一直到她和她的丈夫結了婚的時候才明白，她的丈夫是，你可以相信，無論如何都可以算是配得上她的。但是天哪——你知道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是一種馬馬虎虎的犧牲精神，你隨後便可以聽到。伐爾委德出去了，或是說假作着出去了，照平常一樣（這她是知道的。）於是她把我接到了那屋子裏去。當那雙雙被捉住的悲劇要發生的時候，她便把我藏在她那小姨的房裏——那個眼睛斜視的女子，她用一種相當的貞潔和顫抖的神情來接受我。似乎爲着她哥哥的安靜和名譽，把她自己也犧牲了。我簡直來不及說『可是，親愛的小姐，等一會，路齊歐怎麼會真個相信……』——我還沒有說完，路齊歐便闖了進來，怨氣沖天地，其餘的事你便猜也猜得到了。』

「什麼！琪琪·梅爾喊着，『你這個有腦筋的人會幹出這樣的事來。』」

「你可不知道還有借票的關係。」那個人喊着，「我那些勉強弄到的借款，伐爾委德已經答應展期，算是他太太的情面關係。他可以一下子完全拒絕了我的——你明白嗎？——而我毀了。做就的圈套！我們不要再說起這事情了吧……總之，事情是這樣的：我自己是一個銅子也沒有，而且不像會有了，同時，我也並不算打算結婚……」

「什麼！琪琪·梅爾在這時候插進去說，『你娶了她。』」

「沒有，我對你說。是她嫁了我，祇有『她。』算是結了婚。我剛纔已經對你說過了。我是很客氣，很乾脆的。」年輕的小姐，你要我的姓氏。那麼你就拿去吧，老實說，我簡直不知道應當怎麼辦纔好。」這可不是就完了嗎？」

「那麼，梅爾大膽說，勝利似地停了一會，『事情便完了。以前她的姓是伐爾委德，而現在她的姓便變了——』」

「正是，」那一個笑着，從餐桌邊站了起來。

「不聽着！」琪琪·梅爾喊，他是再也忍受不住了，把全身的勇氣都鼓起來，『你使我有了一個很快樂的早晨，我是把你當做自己弟兄那樣款待的。現在你一定要允許我一件請求。』」

「或許你打算借一借我的太太吧。」

「不多謝。我要你把你的名字告訴我。」

「我的名字？」他的朋友問，驚異着，用他的食指指着他的胸部，好像不相信他自己的存在似地。『你這話什麼意思，你不知道，你記不得了。』」

「記不得了。」梅爾有點慚愧地承認。『恕我吧，把我稱爲世界上最健忘的人吧，但是我幾乎可以發着誓說，我是從來沒有看見你過。』」

『啊！很好，很好！……』那一個回答。『我親愛的琪琪奧尼，把你的手拿過來。我誠意地感謝你的點心和你的招待——可是我走了，不告訴你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告訴我，鬼東西！』琪琪·梅爾厲聲地說，突然跳了起來。『我整個早晨把腦汁都絞盡；我是不讓你走的，除非你告訴了我。』

『殺死我吧，』他的朋友安靜而狠狠地回答。『把我切成碎片吧！可是不告訴我。』

『客氣一點吧，』梅爾又開始說，改換了他的語調。『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事情過——這樣記性壞，你知道；而我可以立着誓對你說，這是一種最痛苦的感覺，你現在對於我真是一種苦痛了，看天面上，把你的名字告訴了我吧。』

『去自己想吧。』

『你瞧，我的健忘並沒有使我不讓你在我的餐桌上就座，而且實際上，即使我並不認識你，你也變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了，相信我吧。我對你有種弟兄似的感情；我佩服你；我很願意常常和你會面。因此，把你的名字告訴我吧。』

『沒有用，你知道，』那一個絕對地說，『你還會碰到我，你要頭腦清一點，讓你不知道你的客人是誰，是一種意想不到的樂趣，你可要剝奪了我的這種樂趣嗎？不能算了吧，你需要得太多了，並且我知道你一點也記不起我。假使你不打算叫我爲了你這樣地忘記我而生氣，那麼就讓我現在走了吧。』

『那麼走吧，快點，這就是我所請求的，』梅爾憤怒地說。『我耐不得再看見你在我面前。』

『很好，我走了。但是先親個吻着琪琪，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不要，』梅爾喊，『除非你告訴了我——』

『不，不，這就完了。再見吧——』那一個人打斷了他。

——商務意大利短篇小說集

鞋子

意大利 戴麗黛原著 席滌塵譯

戴麗黛小傳

戴麗黛 (Grazia Deledda), 是意大利田園文學的女流作家。她信奉寫實主義, 受薇爾伽之影響甚深。她生於一八七五年, 只受過小學教育; 然而十七歲就開始寫小說了。用着寫實主義的方法, 她描寫撒地尼亞島 (Sardinia) 的人情風俗習慣, 傳說, 宗教的鄉土作品; 其中著名者有長篇撒地尼亞之花, 山間老翁, 純正之心等。短篇集有王者之戀等, 共約二十餘種。她於一九二六年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在意大利是第二個獲獎者。她至今也還健在。

伊利亞·卡雷現在老是碰到沒有事情做; 因為時候不好, 人們不大想打官司, 就是著名的律師, 養老的大學教授, 退職的政府官吏這班人也祇好做做簡單的辯護人。但是, 就是沒有案件, 伊利亞卻也依舊常到法庭裏去, 安身於等待室裏; 在那裏, 他會得把筆記簿或者攤在膝上, 或者攤在牆上, 用方言寫詩給他的妻子。一陣騷亂在他的四週洶湧。人們這裏那裏的擁擠, 僅僅爲了幾個便士的事情而來的貧苦的女子們, 互相咒罵, 那一番悲壯就彷彿要平分整個世界似的; 預備發誓不欠債主一文錢的騙子, 頭昂得筆直, 挺出胸脯走了過去; 比訴訟人自己還要貧窮的律師, 從這一個跑到那一個, 心想如何才能設法弄到一張紙幣。伊利亞對這一切, 冷然無動於中。他以古式的韻語, 寫他獻給他妻子的詩。

『我知道世界是像什麼, 我也知道發生的一切事是命裏定要發生的。我是個詩人和哲學家; 在這個世界中, 從來沒有使我吃驚的事。人生不過是一塊蹺板, 今天升起, 明天降落, 後天又升起。不要絕望, 我的金黃的百合花。也許阿爾斯蒂諾叔叔, 會把妻子趕出家門, 剝奪了她的承繼權, 於是會得有一天記起我們的。於是我們將雙雙到海邊去, 並肩攜手, 遠看帆影。並且, 我們現在也很幸福; 和平與愛統治着我們的居處; 而你, 萊排儂』

的西達，Venus hermosa，是我的財寶，我的皇后……」

一個冬天的早晨，有個車夫用粗手重重地拍着伊利亞的肩膀，那粗手覺來像塊石頭。

「快跑呀，人！我剛載了一車的廢料到透倫諾伐去，看見了搬運夫，就是你的阿爾斯蒂諾叔叔。他病得很危險……」

他冷然地聽到這消息，用手摸摸他灰色的頭髮，作爲一種哀傷的記號。

「我將立刻把這悲傷的消息告訴我的妻子去。」

他的妻子聽了這悲傷的消息，好像也不如何動容；她竟不從門階上站起身來；她是坐在那裏，想在太陽光中取暖。她打扮得頗有身分，穿了鞋子，頭髮照最近的時式梳起；但她的破爛擦壞的衣衫，舊的鞋子，以及稀少的頭髮像個暈圈樣圍圍她的貧血的死白的臉龐，更足表明她的貧窮。一雙大眼，早先好像是這麼漆黑的，現在是一種金黃的淡褐色，猶如一雙兔子的眼睛，漠然地凝視。

這一對夫婦是佔據靠近中庭的一間底層小室，從屋子裏面傳來一種像法庭裏的鬧聲。那是房子的所有者們在爭吵，一邊，在屬於他們的公共室裏，人在玩着 Moula 大聲地笑。

伊利亞的妻子像他丈夫在法庭裏一樣的舉措——就是對於四週進行的一切都淡然處之。他愛她，恰要她那個樣子。

「你可知道我要怎樣幹嗎？」他問道，一邊撫摩她的頭髮，仰望着天空。「我要去。」

「到那裏去？」

「到那裏去？你可曾聽見嗎？自然，到阿爾斯蒂諾叔叔那裏去。今天天氣很好。」他又道，沒有把心中所想到的一切全盤說出來；但是他的妻子一定已經猜着了，因爲她低眼望望鞋子，那是破得全是洞了，她問道：

「那末旅費怎樣呢？」

「我已弄得够數目了。不要關心我，不要煩勞。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到結局總會順利的，祇要你把

事情看得冷靜，看得透達；唯一要緊的事，是要歡喜人，對人好。我今天早晨正想到那一類的事情；這……：你想讀讀看嗎？」

他從黏連的簿子上撕下那張寫着詩的紙；他羞澀地將它丟落到她的膝衣裏，臉孔不禁紅了起來。這是他當他不在的時候，留給她作爲糧食的一切。

他徒步而行。身上共總祇有三個銀幣。他很聰明，不想去向人家商借旅費，白化去時間。

他可也是慣於這樣的事情的；他從不巴望什麼東西來幫助他，除了他自己那富於哲學意味的冷靜，以及阿爾斯蒂諾叔叔的遺囑。他是個出色的徒步者，擔心他的鞋子不如擔心他的腳來得厲害；如果事情出於他所期望的那樣好，那末一切的事會得順次彌補的。

直到奧洛西爲止，一切進行得很好。一路是下山的路，平滑筆直；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且有最美麗的風景相隨伴；一見到那樣的風景，使人一切的俗慮凡憂都爲一消。這正像旅行在一個迷人之地；太陽像偉大的金鋼鑽，在四圍灑着牠冷而純潔的光輝；岩石和雜草閃閃發亮。於是，當伊利亞更向下面走時，他覺得太陽越來越暖，越來越金黃，到末了，在臨海靠山的大理石背地上，他像在春天一樣，看到淺紅的杏花滿開着。

但太陽突然殘酷地下山；一霎時的黃昏之後，寒冷的夜就降落。伊利亞覺得兩腳濕了起來；原來他的鞋子已經走壞了。這顯然是命中要發生的事情之一，可是他不以尋常的哲學的冷靜來接受。他現在絕無方法來修補，也不能得到什麼人來借給他一雙鞋子。有了洞，走起路來當然是極不舒服，走到一個叔叔的家門前，像個叫化子似的，更加是太不尊嚴了。爲了將來的緣故，爲了他妻子的康健和安寧的緣故，他非得要無論如何弄到一雙鞋子不可。問題是在怎樣去弄到手？這在伊利亞心中並無絲毫的辦法。同時，他已到了村莊。

街是黑暗，又爲海風所掃蕩，絕無人影動彈。祇有，在廣場上，一間細小的客棧流出款客的光來。伊利亞走了進去，要求一夜的住宿；他預付了宿費，人家給了他一張牀，在一間樣子污穢的房裏。那房裏，早有兩個別的

行人熟睡着；內中有一個，像柏拉圖樣的打着呼。伊利亞和衣倒下，但他不能夠睡；他看見無限的一排排鞋子列在世界上所有的街頭，還擺在一切的房子裏，田野間；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個人，總有一雙鞋子。有許多雙則藏在抽屜裏，櫃櫥裏，種種怪樣的角落裏；還有些則擺在主人的牀腳邊，守護着主人的睡眠；還有些則等候在門外；更還有許多，則像他自己的一般，和穿鞋子的人分享貧窮，與絕望……

外面風的呼號，榻旁人的鼾聲，陪伴着他的着魔。時候過去；一顆星升在天際，彷彿浸在海上的汪洋裏那般的豔然藍色，亭亭立在夏響的玻璃窗外。伊利亞想到了他的妻子，想到了他爲她而寫的詩，也想到了祇要阿爾斯蒂諾叔叔將一切財產遺留給他們，他們兩個將要過的舒服的生活……

他爬起身來，顫慄着，又俯下身去取了打鼾的人的鞋子。鞋下很重，磨損的釘子碰在他的灼熱的手指上，覺得陰冷。他放了下來，在地板上摸着，想要找別一個人的鞋子，但他找不到什麼。

於是，他聽見走廊裏有種模糊的聲音，像沒有穿鞋子的腳踏在地上。他一動也不動的停留在那裏，兩手按在地板上，蹲伏着，像隻受驚的動物般在發抖。他澈底明白他的墮落；一種天性的淒涼，像心在危險之中的哀傷，重重地壓着他。但一等聲音停止，他跑到門口去，一看沒有人在那裏；湊着走道盡頭的燈光，他看見一隻貓，尾巴豎起在空中，對了牆磨擦着身體，在牠旁邊的門口，有一雙彈簧邊的鞋子，在地板上投射一種像似兩隻鉤子樣的影子。

他拿了牠們，藏在他的大衣底下，走下樓去。庭心裏，有個人睡在蓆子上，是爲的看顧客人的馬；大門祇上了一根門。伊利亞設法幽幽地撥門出門，見他自己正對大海，是在灰色的海邊，閃搖的星星底下，——星好像要想從天空中更低更低的沉落下去……

『這很怪，怎麼人的一切以及自然界都有墮落的傾向，』伊利亞默想，一邊迅速地走，風橫掃過黑暗空洞的大地，漆黑的山，和灰色的海。

走了約摸半點鐘，他決定這是穿上偷來的鞋子的時候了。他就坐下在一塊計哩石上，把鞋穿上，並且摸

摸牠們，細心地鑒賞。他很高興，鞋子是軟而寬大；但當他俯身向着他們，他覺得墮落的意識又突然地迫向他來……

「如果他們跟着我又怎樣？那末我將出醜了……我的妻子將會說什麼話！一定會說：『你既幹這樣的事，伊利亞·卡雷，你也正可以去偷一百萬銀幣，像你偷一雙鞋子一樣！』」

那末：「一百萬銀幣！問題是什麼地方找得到，如果找得到，我會立刻就去拿。」他又說道，嘲笑自己，伸出腳去，將腳趾在鞋子裏蠕動了一回。這是一件怪事；但他的腳卻燒灼震顫，好像對於被塞在這一雙鞋子裏，有着強烈的反抗。

他動身再走，將自己的鞋子挾在臂下，倘使有人偶然跟着他，也可以連忙穿上，丟掉還有的一雙。這時候，他發見他簡直不能像先前一般的走得快了。他的腿發顫，他時時停步，好像要細聽他後面跟上的腳步聲。黎明從蒼白的海上，霧網的後面升起，像鬼一樣，驚嚇着他。現在他在到克洛西的路上，所遇到的人們，都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他。當他們到了村莊，聽見了失鞋的故事，他們會得說：『不錯，我遇見一個人，樣子未免可疑；他大衣下面有一小包裏的東西。』

事實是，他的確遇見了一個農夫，幽幽的黑黑的穿過昏暗的黎明，向他走來，肩上背了行囊，手裏拿了手杖；伊利亞想像他掉過頭來朝他笑笑。

天在破曉，淒涼而灰色；雲像一絞巨大，墨黑，糾結的絲束，從山撐到海，從海撐到山，黏在危崖險壁上，因了崖壁而解開了一點。牛鳴着，當他們走過疾風捲過的原野。

前一日幽靜的景緻好像已經消失了；現在一切看來像是苦惱兇暴，伊利亞以為他可以聽得遠方的聲音，追蹤他挪揄他的人的聲音。

到後來，他又穿上他的舊鞋子，把偷來的一雙留在路邊；但他依舊找不到寧靜。怪誕的事故繼續在他的頭腦裏往來；同房而睡的兩個可憐的旅人之一是在同一的路上，拾起了鞋子；於是這個人給人家追蹤到，給

人家發覺偷鞋，給人家宣布了有罪，而加以天曉得有多末可怕的刑罰……或則他所想像在追蹤着他們，發見了失竊的鞋，不斷地給他苦痛，給他苦痛以致到最後，他於莫大的羞恥之中，承認了他所幹的事。如此，他的妻子會要說出怎樣的話，這觀念在他幼稚的心中生長，爲疲乏，寒冷，饑餓所激揚，像起着風暴的冬日天空之龐大的雲塊一樣，展了開來。他懊悔不該動身出來，他願意當初不必放棄了他往日的安閒平靜，祇是來追逐着一個影子。他叔叔的遺產也許有無限的麻煩和糾葛；同時，他又完全玷辱了自己。

他回身走去，見鞋子仍舊留在原來的地方，於是害羞地站了很久的時候，呆望着牠們。他心中真想知道究竟該怎樣做才好。即使藏匿了牠們，掩埋了牠們，這也不會改變曾經偷竊的事實。他總是偷了牠們；他想到他當時四肢伏在地板上，像頭部受驚的動物般的那一剎那，這想頭會在他整個生存上投下一抹暗影。

他又把偷來的鞋藏在大衣下面，走回村莊，在路上遲遲逗留，因此好不在天黑之前到了那裏。他有二十四小時沒有吃過一點東西，覺得這麼軟弱無力，所以風吹得他搖搖擺擺像片草一樣。他恍如夢中的到了那井客店，預備直認不諱他所幹了的事；但一切安靜，沒有人提起失竊，也毫不來煩擾他或者翻檢他的大衣。他吃過夜飯，要一張牀；客店就給了他前一夜睡過的那張原來的牀。他把鞋子放回到他曾經找着的所在，於是安心睡去了。他一睡睡得死熟，到次日，別人家不得不喊醒他，對他說已經是十二點鐘了。他就拿剩下的便士買塊麵包吃，再繼續上他的路途。

現在天氣又晴美了，圍在黑山藍海之間的原野有着原始風景底無限哀鬱的魅力；一切是青綠壯健，但是，恰像你在某種人的生命中看到的一樣，彷彿沒有花曾經能夠在那裏開放過。

伊利亞走得很好，雖然穿了他的舊鞋子；就因爲這雙舊鞋子，他享受特權，到處被人看作漂泊者，給他牛乳和麵包。

當他走到，他的叔叔已經在幾點鐘之前去世了。侍女似乎狐疑地望着伊利亞，問道：「你真是他的姪子嗎？那末爲什麼不早一些來？」

伊利亞不回答。

「主人家一直盼望着你。他在三天之前打了一個電報給你。他平時老是說：你是他唯一的親屬，而你卻完全忘記他了。所以今天早晨，他不見你來，就決定將一切東西遺留給水手的孤兒們了……」

伊利亞回家去，見他妻子依舊坐在太陽裏，臉色蒼白，對於一切淡漠無情。

「當電報來的時候，你爲什麼不說我已經去了，我的好女人？」

「但是，算起來，無論如何你一定已經到了那裏，是不是爲什麼你又費了這樣長遠的時間呢？」
伊利亞不回答。

——黎明世界文學

露露的勝利

意大利 塞梨奧原著 徐霞村譯

塞梨奧小傳

塞梨奧 (Matilde Serao)，生於一八五六年，是意大利自然主義時代頂有名的女作家。她非常崇拜法國的小說家左拉 (Zola)，後來又轉入心理小說。她的取材，都是那泊爾斯 (Naples) 地方的生活。這裏選的露露的勝利，不但是一篇好故事，而且也是很好的人物研究。

蘇菲亞並不從她的女紅上擡起她的眼來，她的幾隻纖指很輕快地在那精緻的花邊上飛着。但是露露卻不住地在房裏打着旋子，時而動一下架子上的陳設，時而拉開一隻抽屜，茫然地向裏面凝視，很清楚地，她不是要做一件什麼事，就是要說一件什麼事，祇是被她姊姊的莊嚴的樣子拘束住了。她哼了幾句曲子，背了一段詩，但蘇菲亞卻彷彿沒有聽見似的，末了，天生沒有多少耐心的露露，決定把問題大膽地提出了，於是，把自己樹在她姊姊面前，她問道：

「蘇菲亞，你知道娟耐特小姐對我說了些什麼嗎？」

「大概沒有什麼有趣味的事情吧。」

「這又乾又冷，使人在夏天都要打寒戰的回答！你是從什麼地方找來的冰啊，我的冰姊姊！」

「露露，你真是個孩子！」

「這正是你弄錯的地方，我心裏的偶像喲。我不是個孩子，因為我要結婚了。」

「什麼？」

「這就是娟耐特小姐告訴我的話。」

「怎樣的瞎話！我一點也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很好，讓我用戲劇裏的方法來通通告訴你吧，這是一篇敘述文——但是你這位莊嚴先生肯把你的整個的注意給我嗎？」

「是的，是的，但是要快點。」

「賽馬的那天是「時間」，火星場是「地點」，你那天不在那裏；你偏愛看你那些沒有頭的書。」

「如果你說得離題這樣遠，我就不聽你的了。」

「你必須聽我：這個密秘簡直要悶死我，殺死我了。」

「你又來了嗎？」

「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好，於是在賽馬場我們坐在大看台的前排上。婁瓦多走了過來，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好看的青年羅貝多·蒙特佛蘭可。互相交換了通常的招呼 and 淡漠的客套之後，他們便在我們緊後面找了兩個坐位；我們交談了幾句，接着便聽見開試的鈴號。你知道我是賞識古爾龔那匹馬的，我一點也料不到她竟那樣忘恩負義——即是一個畜生，一個人也要受她的忘恩負義的。一片飛塵把那些馬完全罩上了。」

「古爾龔贏了！」我叫。「不，」蒙特佛蘭可微笑地說，拉維洛贏。我很生氣他的頂撞，但是他仍舊微笑着，仍舊頂撞我；結果我們便打了一個賭。末了，過了半點鐘的心跳和焦急之後，我才知道古爾龔誤了我的事，我輸了。蒙特佛蘭可贏了。真想不到！我對他說我立刻就給他錢，他向我鞠了一躬，回答說：時候多得很。我又在紀亞加遇見了他，對他疑問地瞟了一眼，他祇是神祕地鞠躬微笑。在劇場裏，在什麼地方都是這樣。我充滿了好奇心。羅貝多很好看，二十六歲，今天早晨蒙特佛蘭可，我未來的公公，已經和媽商量了兩個鐘頭呢。」

「啊！」

「你有了注意的表示嗎？好，我從娟耐特口裏知道了這個拜訪，所以結婚便算安排好了。祇有一件小事

沒有解決。當我到市長的辦公室去的時候，我是穿一件灰色的袍子好呢，還是穿一件黃褐色的袍子好呢？我是戴一頂有帶子的帽子好呢，還是一頂沒有帶子的帽子好呢？」

「你說得多麼遠呀！」

「說當然哪，一點阻礙都沒有。羅貝多和我將要狂熱地相愛着，我們的父母也滿意……」

「你就肯這樣嫁一個人嗎？」

「這樣，怎樣講，這是兩個有彈力的字呢！」

「也不認識他，也不愛他！」

「但是我卻認識他，我在賽馬場裏和大街上看見過他。我敬服他！前天因為沒看見他，我就不肯吃午飯，只喝了三杯咖啡，打算自殺。」

「他呢？」

「他想娶我，所以他愛我！」露露揚揚得意地說。但是一看見蘇菲亞的臉變白了，她又對這句不謹慎的話後悔起來，於是把身子向她姊姊俯下去，她親熱地問：

「我說錯了什麼話嗎？」

「不，親愛的，你不說對了一個。一個人戀愛一個人就結婚。然而喚醒愛情卻是一件難事啊。」她輕輕地嘆了口氣。

「喚醒愛情，喚醒愛情！」露露帶一種惱怒的神氣重複說。「那是非常容易的，蘇菲亞，但是若是一個人，像你一樣，生着一個嚴肅的前額，一對悲哀的眼睛，一副沒有笑容的嘴唇，若是一個人喜歡在別人跳舞和玩笑時候獨自一個人跑去坐在房角裏沈思，若是一個人不肯笑，不肯生活，若是一味地做夢，若是一個人雖然年輕卻整天裝着一副年老而多愁的神氣，那就很難有人愛了。」

蘇菲亞低下她的頭，一句也不回答她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彷彿在制住一個低咽。

「我又使你傷心了嗎？」露露問。「那是因爲我願意看見你被人愛，願意看見你做個新娘——假如我們能在同日結婚，那是多麼好啊！」

「那是蠢事，我要做一個老姑娘。」

「不行，小姐，我不許，壞傢伙。假如羅貝多是一個好孩子，他一定會有一個未婚的弟兄的，我希望！」正在這個當兒，她們的母親穿着出門的衣服進來了。

「你要出門嗎，媽？」露露問。

「是的，親愛的，我要到登記員那裏去。」

「啊！到登記員那裏去。一定是件嚴重的事情呢。」

「你不久就會知道了，調皮小姐。蘇菲亞，跟我出去一會。」

「蘇菲亞也和登記員有什麼密祕的交涉嗎？」

「露露，你什麼時候才能學得莊嚴呢？」

「快了，媽，你看吧。」

她把門拉開，讓她的姊姊母親出去，同時低低地鞠了兩個躬，低聲道：「夫人，小姐！」當她們走出屋子以後，她大笑着向她們叫：

「遠遠地談去吧，我祇裝做完全不知道好了。」

羅貝多·蒙特佛蘭可無論如何不能算一個思想家，他沒有工夫來思想他的白天通通是用在午飯，騎馬，拜訪，和晚餐上，他的晚上都是和露露在一處快樂地度過。此外他還有許多倦人的事情要經手，有許多律師的約會要踐行，有許多合同要簽字，有許多舊債要解決，更不用說對於新家庭和新婚的旅行的種種預備。他簡直連照例的半點鐘的讀書和十五分鐘的咖啡店門口的徘徊都沒有工夫去做。從來沒有人見他墮入過什麼沈思，也從來沒有人見他思解過什麼社會問題，因爲在羅貝多的性情裏是沒有那種悲涼的或英雄

的成分。反之，他卻是個氣質晴朗的人，而且是被許多人羨妬的晴朗。

但是今天下午他卻仰在他的臂椅裏，一條腿搭在一條腿上，一本書拿在手裏，決意看書。書是一本有趣味的書；然而，雖然牠是新穎而且離奇，這位讀者卻漸漸心不在焉了。他一頁也沒有翻，因為在讀了兩行之後那些字母便彷彿離開了牠們的位置，開始跳舞，開始混迷亂，終於不見了。羅貝多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幻想的未知之境中去旅行了。

「爸爸滿意了，我的姑母們都向我祝福，我的表姊妹們都惱了我，我的咖啡店裏的朋友們都反譏地慶祝我，我的真朋友們都和我握手；因此我結婚是對的。我不能否認露露生得好，當她頑皮地把眼睛向我圓地瞪着的時候，當她大笑而露出她的白齒的時候，我真想把她那迷人的小臉捧過來吻一個。她有一副美麗的皮氣，一副黃金的心情，永遠歡天喜地，有耐性，愛說笑話，機靈，滿肚子玩笑，從來不憂鬱。我們一定可以合得上來。我受不了那種嚴肅的眼光，尤其從我所愛的人身上。我總覺得這種眼光裏含有一種秘密的悲痛。」——我不認識這種悲痛，我不能安慰這種悲痛，我也許就是牠的不故意的主因。蘇菲亞，我的未來的妻姊，她那冷冷的，木然的面孔真使我發怒。她一進來我的智力就彷彿縮了起來，我的微笑就彷彿離開了我的嘴唇；那時即使是出着最美麗的太陽，在我也好像變成了一個灰色的十一月的天氣。我甚至連和露露說笑話的勇氣都沒有了；蘇菲亞把所有的歡樂都趕跑了。她大概已經注意到她給我的不愉快的印象，因為她對我說話的時候總是不望着我，也不和我握手，祇用最短的句子回答我。她已經注意到我對她的不歡喜。也許她為這個生了氣。

「露露沒有一個時候不笑。她是非常年輕。她從來沒有向我說過一句正經話，即使她想說，她說出來也就彷彿在譏笑人似的。她愛我，但並不是發狂地。說句老實話，我的熱情也不是發狂的；這樣到好。在我，我有兩個理論堅定地存在我的心裏：第一，一對訂婚的男女必須脾氣相合；第二，他們絕對不能以猛烈的熱情開始。這就是我們情形，露露和我一定可以非常快樂。我們將在意大利內地作一個旅行，但這旅行又必須是從容

的，一點一點地走，享受到所有的舒適，隨地而停，連最不重要的東西都要看。我們將這樣過三個月；不，那不夠，讓我們說四個月吧；我很喜歡能使露露離開那愁苦的蘇菲亞一些日子。但是，我問，那位姑娘在她那種年紀就這樣嚴肅是合於自然的嗎？她一定有二十三歲，她也不平常，真的，她有一副美麗的眼睛和一副皇后似的舉止。假如她不是這樣嚴冷，她一定能討人喜歡。我敢打賭她一定會成個老姑娘，也許這就是她的隱痛。也許是因爲戀愛，因爲什麼不幸的戀愛吧！——我真想知道她的嚴肅的態度的原因——我要背着人問問露露。

『露露愛吃糖果，我第二天晚上到她家裏去她就告訴我了。她是怎樣囓牠們啊！牠們是怎樣一放進她的嘴裏就不見了啊，過一會她是裝出怎樣一副悔恨的假樣子啊——因爲通通吃完了。她是可愛的，可愛的，可愛的，她用一個低聲音告訴我，一打雷她就害怕，就跑去把腦袋藏在枕頭堆裏，又說她總夢想有一件黑絨的袍子，帶着一條長尾巴，在領子和袖子上鑲着白色的花邊。她對我說她要妒忌，要像一個西班牙女人一樣妒忌，說她要買一把柄上鑲着金子的匕首，用牠來報仇。當她對我曉說這些荒誕的話時，帶着她那孩氣的堅信的神氣，她真叫人敬服。連蘇菲亞有時都不得不微笑，那微笑是怎樣光輝她的臉啊！這蘇菲亞，這蘇菲亞，誰能有一天知道她啊！』

書從他的膝上落到地板上，這位青年人被牠的聲音驚醒，立刻愕然地四顧，就彷彿不能認出他自己的。這確實是他，羅貝多·蒙特佛蘭可正在沈思着。

黃昏像灰雨似地落着，蘇菲亞立在那望臺後的窗前，正向下面那擁擠的，聾噪的街上凝視。這正是鐸萊多大街最危險的時候，因爲有無數的大小車輛熙熙地來往着。蘇菲亞彷彿正在找一個什麼人似的；忽然一陣紅暈閃過她的臉上，她微微地低了一下頭，接着便忽然變白了，轉身回到房裏。一分鐘以後，露露像一陣旋風似地跑了進來，故意砰着門，翻着椅子。

『你在這裏做什麼，蘇菲亞小姐？你在看書嗎？』

「是的，我在看書。」

「你連望台上都不肯去站一站嗎？」

「假使我站了呢？」

「呸！我剛才不得不到樓上去，因為裁縫阿爾賓納今天晚上把我的袍子送來了；我在上面急得抖顫，因為我想到這裏來，昨天晚上我曾告訴羅貝多叫他穿上他那件灰色的大衣。把西林姆載在車上，今天六點半從這裏走過，誰知道他服從我沒有服從我！」

「羅貝多坐着車從這裏過了，穿着他那件灰大衣。」

「老天爺！你怎麼知道這些呢？我想你是在看書吧！」

「我是在窗子前面。」

「雖然你從來沒有看過他一眼，你就認出他奇怪！他向你鞠躬了嗎？」

「是的。」

「他怎樣脫他的帽子呢？」

「怎麼——正像平常一樣啊。」

「你也向他鞠躬了嗎？」

「你以為我不懂禮嗎？」

「至少你也對他微笑了吧？」

「不——這就是說，我不知道。」

「你真不好，蘇菲亞，昨天晚上羅貝多還和我談到你呢！」

「他對你說我不好嗎？」

「不是，祇問我你的性情為什麼那樣畏縮，完全和我不同。於是我便背了一篇美麗的頌詞；我對他說你

比我更好，更可親，更愛人，不過你唯一的毛病就是把這些美德藏起來。真想不到，他卻非常留心地聽我；末了，他又問到你對他的厭惡——」

「厭惡！」

「他是這樣說，然而他也不是完全錯了；你一向待他這樣冷淡，但即使是在這一點上我也替你辯護；我撒了一個謊，因為我說你非常喜歡他，並且你也非常敬視他——」

「露露！」

「我知道這是假的，但是羅貝多既是這樣喜歡你，你待他像陌生人一樣豈不是有點負人嗎？」

蘇菲亞用膀臂摟住她妹妹的頸子吻她；露露抱了她一會，用一種撫慰的嗓子低聲說：

「你爲什麼不愛羅貝多一點呢？」

蘇菲亞突然一下把身子抽開，一句話也不說。

「怎麼樣！露露聳了一下肩，改變題目說：『你今天晚上真不同我們一塊去嗎？』」

「不，我頭痛；你可以同媽一塊去。」

「照例又是這樣。我是總要去的，因爲我可以快活一會。」

「羅——羅貝多和你一塊去嗎？」

「不，他要到他的聚樂部去，那裏要開一個董事會。我要乘這個機會到黛林諾跳舞會去，一直跳到明天早晨。」

「假使他知道了呢？」

「知道了更好。他可以從今天起知道他必須讓我自由；我不願意他學上壞習慣。」

「你不十分愛他，我覺得。」

「我非常愛他，照我的辦法說。但是我得趕快去收拾去。至少要費我兩個鐘頭呢。」

蘇菲亞站在那裏，聽着那把她的母親和妹妹載走的馬車的聲音。屋裏祇剩下她一個人了，僅僅一個人了，正如她的宿願在兒時，當她受了什麼不平或錯待的時候，她總要在牀上，在暗中獨自哭泣；這個習慣至今還沒有離開她。現在，獨自坐在大客廳裏，在那輝煌的燭架下面，手懶懶地垂着，頭枕着椅背，她的臉上帶出一副非常愁的表情，生動地反映着一種嚴重的內心的爭鬪。顯然在這種完全孤獨的時候，一種很大的悲愁已經來到了她的心上；那現實之感，經過許久的壓制，現在已經變得明顯、清楚、殘酷了。

一陣腳步聲驚動了她，原來是羅貝多。看見她一個人在房裏，他躊躇着停了步；但是因為猜想別的人們都在另一間房裏，他便向前走來。蘇菲亞早已興奮地站起來了。

「晚上好，蘇菲亞。」

「晚上好——」

他們倆都窘了。

「天，這個蘇菲亞是多麼不快意啊！」羅貝多想。

這時這位姑娘已經恢復了她自己，整頓了一下面孔，又裝出一副嚴冷的表情。他們相離很遠地坐下。

「你的母親好嗎？」

「非常好，謝謝你。」

「露——露露呢？」

「她也很好。」

接着便是寂靜。羅貝多感到一種充滿苦味的快活。

「露露在忙嗎？」他說。

蘇菲亞制住一個輕微的不耐煩的動作。

「她同媽到黛林諾跳舞會去了，」她迅速地接着說，就彷彿要防止別的問題似地。

蘇菲亞既是一個人坐在家裏，那麼，如果他不想做一個最粗野的人，他就應該留在這裏和她談談話。一想到這個，羅貝多就充滿一個不可抗拒的慾望要逃走。但是他卻不動。

「因為聚樂部裏人數不夠，所以我就來了。」他末了說，彷彿是要爲他的來訪解釋似的。

「露露沒想到你來——我很抱歉——」

「啊，那不要緊。」羅貝多打斷道。

這句打斷的話說得太快了，幾乎對那位不在家的人沒有一點奉承的意思。

「你沒去嗎？」他又說。

「沒有，你知道我是不大喜歡跳舞會的。」

「你喜歡看書嗎？」

「是的，非常喜歡。」

「你不怕對於你有害嗎？」

「我的眼睛很好，」蘇菲亞回答，一面把牠們向她的發問者擡起來。

「而且很美麗。」羅貝多想，「不過太沒有表情了。我的意思說——」

「道德上的害處，也許。但是我卻不這樣想，從我所讀的書裏，我常可以找到安靜。」

「你需要安靜嗎？」

「人人都需要安靜。」

蘇菲亞的聲音是嚴肅的，有回音的。羅貝多聽得非常高興，就彷彿是第一次聽見似的。他彷彿覺得自己是和一個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女人對坐着，這女人漸漸用每一句話，每一個姿式把她自己割露出來。蘇菲亞這時已經失去了她的冷淡，甚至對他擡頭，對他微笑，對他像對朋友一樣地談話了，以前隔在他們中間的是什麼呢？現在所發生的是什麼呢？

『當我喜歡一本書的時候，』羅貝多說，『我便感到一個很大的欲望想認識牠的作者。想知道他或她的爲人好不好，他受過苦痛沒有，他被人愛過沒有——』

『認識他之後你就要幻滅了。作家們總是描寫別人的戀愛，不描寫他們自己的。』

『大概是由於自尊心吧。』

『我想是由於妒忌。有的時候愛情是一個人的靈魂裏的唯一的寶藏。』

但是蘇菲亞的聲音在說這兩句話時並不改變。她的臉是帶了這樣一副坦白的表情，她的聲調是這樣醇樸，這樣純淨，這樣堅穩，竟使羅貝多聽了她這樣準確地討論愛情一點也不感到驚訝，現在什麼都不能使他驚訝，一切都彷彿是自然的，意中的。即是今天晚上，獨自和這個奇異的姑娘在一塊度過，在他也好像是一件命中的事，等候中的事。在分手時，他們都直然地互相凝視了一會，就彷彿要互相認識清楚似的。蘇菲亞把她的手伸出來，羅貝多握住牠鞠了一個躬，一個門幔在他背後重重地落下了，他們離開了。

在蘇菲亞的容貌和談話一旦停止之後，羅貝多立刻感到他的心昏亂起來，他的腦筋噪雜起來。他是又快活又憂鬱，既想死又充滿了生命。他不知道怎樣想到露露，想到他自己，想到他的將來。

蘇菲亞快樂了，非常快樂了。爲了這個緣故她竟把頭埋在枕頭裏傷心地嗚咽着，一直哭了半天。

三個月過去了。露露的結婚仍舊延着期。每過一些日子她的母親——她是不明白這個延誤的——總要把她的女兒叫到一旁問她是什麼緣故。

『我想等一等，』露露回答，『我必須多瞭解一點羅貝多。』

的確，這位姑娘已經學得留心了，她還是照常出去照常唱，笑，開玩笑。但是同時卻又常常停住這些快意的事情，來研究她的姊姊，來細聽羅貝多的每一句話。她姊姊常常把嘴唇咬住，眉頭緊鎖，做出非常注意的樣子。

露露向她的四周觀望。她的四周發生了奇怪的事情。羅貝多已不像平常一樣地開朗快樂，卻變成多思，

蒼白，而且不安了。他的說話是又簡單又模糊；對於許多以前非常感到興趣的事，現在都彷彿毫不關心似的；有時用一個很大的努力，他也能制住自己，使自己重回到那以前的樣子，但時間總不能長久。他是不慣於裝假的。裝出來的成績總是很壞；他的熱情和內心的苦痛都在他的眼裏流露了出來。

蘇菲亞這時也態度不同起來；這就是說，已經成了一個焦急不安的蘇菲亞；有時很任性地擁抱她的妹妹，有時有半天的工夫不見她，像是在躲着她一樣。疾過的紅暈，發燒的紅暈，起在她的臉上；一股火燄燃在她的眼裏；她的聲音有時是低沉而充滿情緒，有時是乾生而刺耳；她的手常常抖，晚上她不睡。露露常常從牀上起來，赤着腳到她的門前去聽聽見蘇菲亞輾轉翻身，並且哭。被人問到，蘇菲亞便說沒有那回事；總是這同一的回答。

當羅貝多和蘇菲亞見面時——這是每天都要發生的——他們兩個人的改變就更顯明了。話是談得很少，回答的話不是太快就是太曖昧，目光非常古怪；有時他們整晚都不說話，祇是各人留心着各人的動作。他們從不並肩而坐，然而羅貝多卻總要找一個機會拾起一件蘇菲亞觸過的女紅或一本書。有時當她不到房裏來時，羅貝多便更顯不安起來；時時斜睨着那緊閉的門，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別人向他說的話。有時蘇菲亞只進來五分鐘，他便拿起帽子來離開。這位姑娘的臉色一天比一天蒼白起來，眼睛下面現出了黑圈。末了，她決定不再露面了。一個星期之中，每天晚上她都把自己關在房裏，焦急得戰抖着，竭力平服着自己的不快樂。

「一天晚上露露走進她的房裏，『你肯替我做點事嗎？』」

「你要做什麼？」

「我要寫一封短信，」露露說。「羅貝多獨自一個人在平台上，你肯去陪陪他嗎？」

「但是我——」

「你想仍舊關在這裏嗎？做一件使我喜歡的事，在你就這樣費事嗎？」

「你肯快回來嗎？」

「我只要有工夫寫四行字就夠了。」

蘇菲亞向平台的方向走去，竭力鼓着勇氣來受這個嚴刑。她在門檻上停了一會。羅貝多正在那裏踱來踱去；她向他走過去。

「露露叫我來的，」她用一個低的聲調說。

「你勉強你自己來的嗎？」

「勉強——不。」

她全身抖戰了；羅貝多離她很近，他的臉上充滿熱情。

「我對你做了什麼呢，蘇菲亞？」

「你什麼都沒有做，不要那樣望我，」她恐懼地哀求。

「那麼你可知道，蘇菲亞，我是非常愛你嗎？」

「啊！住口吧，羅貝多，爲了憐憫的關係，住口吧！假如露露聽見我們啊。」

「我不愛露露，我愛你，蘇菲亞。」

「這是不正當的。」

「我知道，但是我愛你，我要離開這裏——」

「怎麼樣？」露露從另一個門裏進來，在遠處叫。「怎麼樣，你們兩個人已經講和了嗎？」

但是沒有回答，蘇菲亞用手遮着臉逃開了；羅貝多站在那裏也不動也不作聲，就彷彿昏絕了一樣。

「羅貝多，」露露喊。

「露露。」

「是怎麼回事？」

「沒事，我要走了。」

於是，也不向她告別，他也帶一副失望的姿式走了。露露用眼送他出去，便站在那裏沈思起來。

「一個往這邊跑了，一個往那邊跑了，」她低語聲：「這以前呢，够了！我必須動動手才行。」

「所以爲了這所有的理由我不能嫁給羅貝多·蒙特佛蘭可，」露露末了對她母親說。『這些都是謊謬的理由，我的女兒，』母親搖着頭回答。

「簡而言之，我必須誠懇地，明白地告訴你我不喜歡羅貝多，告訴你我不要嫁他嗎？」

「這至少是誠懇的，但這不過是一種胡思亂想罷了，羅貝多愛你呢。」

「他總會安慰他自己的。」

「你背了你的約。」

「我們可以收回牠們，現在已不是可以強迫結婚的時代了。」

「社會將說什麼呢？」

「母親，讓我們給「社會」下個定義吧。」

「民衆」

「民衆先生是誰呢？我不認識他；我不肯爲民衆先生的關係勉強自己，不快樂。」

「你真是個可怕的女孩子；我怎樣同羅貝多去交涉呢？我對他說什麼呢？」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正是你做母親的責任。」

「啊，真的！救補你們做的錯事，要有人毀謗呢。」

「我並不這樣想；你完全可以客氣一點地，用漂亮的法子對他說，真的，我想你甚至可以說我的壞話——稱我任性，輕浮，稚氣，說我不能做好妻子，說我一點也不正經，說我沒有一點莊嚴，說我的姊是——」

「你的姊姊，你昏了嗎，露露？」

「呸！你愛怎樣說就怎樣說吧。目下羅貝多和蘇菲亞兩個人固然是漠不關心，但是如果他們有機會多熟識一些，他們是會互相賞識的，那時——誰能說呢？先把大女兒嫁出去也可以有人稱贊你是好母親。」

「的確——」

「我不會一輩子沒有丈夫；我現在只有十八歲，而且我還要快活幾天；我想多去跳舞；我想和我的親愛的小母親享受我的青春——」

「你是個小流氓，」母親被感動了，擁抱着她回答。

「那麼我們現在可互相了解了嗎？把這件醜消息告訴羅貝多去吧，但是接着還得對他說，我們必須永遠做朋友，說我們希望常常見他。如果這兩位有希望相愛，他們就一定會相愛；那是命定的。」

「但是，頑皮的露露，你相信事情都能順利嗎？你知道我是厭恨爭吵的。」

「啊，頑固的母親啊！母親，你比聖多瑪斯還不肯信人啊！是的，是的，從我的廣泛的經驗，我敢擔保不會鬧笑話。羅貝多是一個紳士，他也不肯要我不愛他就嫁他。」

「我覺得不可能的是蘇菲亞的方面——」

「沒有事比不可能的事更可能，」露露嚴肅地回答。

「我親愛的，這樣多的格言啊！夠了。讓我們把這些都交給時間吧；也許時間會順利我們的事情的，這一切都不能改變你是個野人的事實。」

「而且非常任性——」

「缺少判斷力——」

「而且是個胡鬧的東西，我是你想的一切；教訓我吧，我應分受牠。來；你沒有話說嗎？」

「吻我一下，睡覺去吧。晚安，孩子。」

「謝謝你，媽，晚安。」

『這樣倒好些』這位良善的母親想。『露露還年輕哩。一個人每天都可以看到這種模糊的結婚的壞結果。盼望上天使我們脫離這些吧！這樣倒好些。』

『吁！露露深深地呼了一口氣說。『我是用了怎樣的外交手段，怎樣的藝術才使媽相信啊！我真可以做個公使了。怎樣一個勝利啊！自然不是愛情的勝利，然而卻是露露的勝利！』

她在她姊姊的門前停步靜聽。她時時聽見一個悶塞的嘆氣，可憐的蘇菲亞已經失了內心的平靜了。

『睡吧，蘇菲亞，睡吧。』露露輕輕地低聲說，一面吻着那門上的鎖，幾乎彷彿她在吻她姊姊的前額一樣。『安心吧，休息吧，我今天晚上替你工作了。』

於是這位慷慨的姑姊，滿心爲她所愛的姊姊的快樂而快樂滿意着，便酣然地睡去了。

時間，良善的老時間，這位不朽的老紳士，不久就做完了他的工作。露露現在問她自己這位做新娘的姊姊是穿一件藍綢的袍子好還是穿一件樸素的，鑲着花邊的草色的好。她問羅貝多有沒有許多糖果送給她。她問蘇菲亞肯不肯送給她那條同一塊風雲一樣的繡花的手帕。羅貝多和蘇菲亞知道這位姑娘的心地，都對她這無思無慮的神氣微笑，愛她，把她看做他們的造物主。

『因爲我會經總是主張，』談到他的結婚，羅貝多·蒙特佛蘭可對他的一位朋友說，『一對夫妻必須要脾味相反，極端碰極端。這樣他們就可以互相了解，混在，合成一體。兩個脾味相同的夫妻就好像兩條平行綫，他們在一塊才，但永遠碰不上。因此當兩個人相愛的時候——我會經總是這樣主張。』

——立達意大利小說選

幻

意大利 布羅基原著 徐霞村譯

布羅基小傳

布羅基 (Virgilio Bocchi) 著有長篇小說米諦和惹我的心兩種。他的作風是溫和而清朗，理智和感情調和。

那位短小而禿頭的司長把他那粗厚的面孔緊對着桌子坐着。當聽差把萬多里教師領進來的時候，他既不轉頭也不回顧，沒有一點招呼的表示。反之，他仍舊寫着字，就彷彿辦公室裏沒有人進來似的。這位青年人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帽子拿在手裏，在那寫字桌旁站了一會，接着便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舒了舒膝部的褲子上的縐紋，把他那兩隻漆皮鞋並排了一下，開始等起來。利福拉塔司令（註一）把他的眼睛從他的文件上擡起來，半粗暴半談諧地問：

『有什麼事？』

非常安嫻地，用着一種適當的聲調，這位教師回答，『我願意等到你有工夫聽我的時候。』——司長放下他的筆，眼睛向鐘瞥了一下。

『說吧，你名字叫？』

『萬多里。』

『教……』

『文學，在墨狄加中學，西希里代理。』

（註一）意大利的官僚幾乎都當過武官，故有時以官銜稱。以下例甚多。

『你想要』

『永遠離開墨狄加』

『墨狄加不適於你麼？』

『的確不適於我，我今年夏天差一點沒有死掉。剛剛從戰壕裏活着回來就要害腸炎死掉……』

司長輕輕地聳了聳他的肩，做了一個鬼臉。

『我的兄弟的確也死在西希里』

萬多里並不知道這事，但是他回答，『我也聽見這麼說。這也是我正以為你一定能明白我的地位的原

故。我以為你至少也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我所能給你的唯一的意見就是，假使你沒有告假，就立刻回去。回去預備一篇好論文……』

『在墨狄加麼？』

『一篇好論文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預備出來的，只要一個人有相當的意志力和智力。然後預備通過

明年的高等考試那時我一定竭力……把你調到羅馬來』

『但是你不能在這時給我一個小的……工作麼？』

司長談諧地回答：『假使按照教員協會呈給部裏的規條說……那可不是我的錯……我是不能為力

的……因為這是他們的要求……』

『但是在沒有去通過新的考試之前，我能不能看看今年的結果呢？請你原諒我，但是當一個人在戰壕

裏過了四年，另一個人在墨狄加過了四年的時候，他們倆大概要有同樣的感覺吧。譬如，假使我這次的考試

有很好的成績，而且在名單裏得一個很好的位置，那末，若是現在我坐兩天多的火車跑到意大利的邊境上

去，而在幾個星期之內又要從原路回來，那就似乎多餘了。』

司長不高興地回答：

「但是這時墨狄加地方的考試難道要我去管麼？你們這些教師們只會想你們自己的好處。再說，我並不認為這只是幾個星期的事。還有成百的委任狀要發，中學委任狀，學院委任狀，師範學校委任狀，高等學校委任狀，此外還有各種的測驗，考試，爭選，特別考試，普通考試，以及整千整千的候補者，假使若有哪個空位置沒有及時補上，仍舊要怨這個不幸的教育部！我還有數不清的候補者與畢業生的名字呢！」

「你不能費心讓我看一看我的名字在什麼地方麼？」

「不，我不能在教育部長大人沒有過目之先就把及格的候補者的名單給你看。再說，即使你的名字是在名單上，那也沒有什麼用。你知道，上議院也許會查出什麼不合法的地方，命令部裏把整個的考試宣佈無效呢。你的名字叫什麼？」

「萬多里。」

「你已經過中學教師考試了麼？」

「是的，先生。」

司令找到一堆冊頁，從裏面取出一個來放在桌上，他打開了綠色的封面，翻開裏面的文件，凝視着一張名單，用一支紅鉛筆從頭幾個慢慢地指下去，就好像檢閱着一排真的人一樣。忽然他停止了。合上那冊頁很嚴厲地說：「真的，假如部長大人不趕快把這個報告過目，那就要太晚了，本年之內恐怕再不會有什麼事吧。雖然如此，讓我替你記一記吧。」

萬多里教師相信他已經看見他的名字正在第七或第八名上，不覺大喜若狂；但是忽然他的臉拉長了。司長正用他的鉛筆的藍頭很快地寫着一些字。他驚恐了，因為那位他曾給了一筆很好的小費的聽差，除了一些別的事外，曾告訴他說，利福拉塔司令只會注意畫着紅線的文字，除此之外別的都不要在字紙箋裏見。因此，用着一個使他的不切題的話變為機警而罩上敬意的聲調，他說：

「你既是這樣待人好，司令，你可以把你的鉛筆倒過來嗎？紅色是比別的顏色要好看的，你要知道！」

司長斜瞥了他一眼，一種懷疑——懷疑他對於這兩種顏色的觀念已經由他的腦子裏洩露出來——在他的眼簾間發光了，但是一看見萬多里教師那副坦白的面孔，牠又消逝了。司長微笑了，一面在那幾個藍字上劃着紅線，一面用一個比較溫和的聲音說：

「你現在高興了嗎？」

接着，彷彿後悔他太愛行方便似地，他立刻吼道：

「但是不要胡思亂想吧。假如部長大人現在還不把公事簽字，一切就要展期到明年去了。」

於是他便站起來把這位教師領了出去。

一離開了辦公室，走進那黑暗的候應室裏，萬多里教師便把兩個腳跟拚命地一並，挺起身子來想：

「即使是要我大鬧教育部，或是向那中學丟手榴彈，世界上也沒有什麼力量使我在墨狄加住下去。」

這時那位有着硬鬚和油污的上衣的聽差——他剛才曾給了他十個利拉的賞錢——走過來把他的

手放在萬多里教師搭在胳膊上的大衣的絲質上。

「事情怎樣了？司令已經把你的要求記上了嗎？用紅筆！」

「不是，藍筆。但是他又用紅筆畫上了線。」

於是萬多里望了望那聽差，彷彿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聽差把嘴唇撇出來，聳了聳他的肩膀。

「誰知道。」

候應室裏充滿了男女教員，充滿了脫線的袖口，猶疑的領子，發光而神經質的膝部，興奮的提包和眼鏡，以及在散亂的頭髮上跳舞着的畸形的帽子。萬多里教師在這種笨窮的空氣裏顯得特別漂亮；他示意那聽差跟他過來，當他們穿過了那蓋滿玻璃的甬道，走到下樓梯的地方時，他又把十個利拉遞了給他，說：

「聽着，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在司令的字紙箋裏看見一個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安利寇萬多里」

——你就替我把牠再放在桌子上。」

「交給我吧——我一定把牠夾在紅記錄裏，託靠我就像託靠你母親的膝下一樣穩當。」

「那麼現在就請你告訴我到部長辦公室的路吧。」

「你有一個議員的介紹信嗎？」

「沒有。」

「也沒有，一個女太太的嗎？」

「沒有。」

「那麼，我的孩子，就憑上帝吧！」

他走了一刻鐘，但是在穿過了許多行的走廊和許多層齷齪的樓梯之後，這位教師終於來到了部長的候應室。他厚着臉向那立在這紫紅的大廳的盡頭的聽差走去，用眼直直地釘着他說：

「部長大人進來了沒有？」

「是的，老爺！」

「他忙麼？」

「他正和祕書長在談話。」

「白耶可爾司令！」

「是的，先生。我剛剛又通稟過議員巴拉宗尼老爺，他現在正在部長的私人書記室裏等着。」

「很好，請替我通稟一聲吧。」——他接受着那聽差送給他的官銜……「萬多里司令。」於是他便遞給他一張名片。

聽差接過了名片，但是並不看他，反之，他卻注意地望着這位在胸前有綬帶的漂亮的紳士——身材高大，衣服講究，年紀輕，而在向後梳的黑髮上帶着幾根白髮——回答說：

『請你坐下，老爺。』

萬多里在那紫紅的沙發上坐下，覺得見一個部長倒比見一個司長容易，接着，他忽然想起了一點別的事情：朱麗達在下面明納瓦聖母的教堂裏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等我告訴她是什麼事情的時候，她會饒恕我的。我可以有一點禮物來買她的饒恕——把陽傘或者一個提包。但是，即使必須要我在軍隊所積的幾千利拉通用盡，我也不肯回到墨狄加去。我那時大概是瘋了！』他接着想，『真是一個好事業，做中學教師！我四年的工夫冒着生死只爲每月掙六百利拉！』

合上他的眼，他的腦子裏便充滿了一片光線和明亮的金條：他要生活，享受，打進社會。他想在新聞事業上和政治上爭鬪，他要做議員，得權柄，或部長。他的心跳得很快，在他心裏他看見自己已經成了部長，這些諂媚而倨傲的人們都在他的腳下。當他正在簽着一件公文要把那用紅藍鉛筆害得人們在墨狄加死等的蠢貨免職的時候，他聽見部長大人的門開了。他擡頭一看，門是開着，但是在門口掛着一個絨的門簾，使他不能向裏看，雖然他只聽見一個笑着的聲音用那波士語說：

『對了，白耶可爾！給我們一點空氣吧！在羅馬十月裏還是像七月裏一樣地悶人！把我自己的故鄉給我吧！』接着便有一個手掌擊在桌子上的聲音，那原來的聲音又說：

『你猜我昨天晚上一直簽到多麼晚，白耶可爾！一直到兩點零三分。現在請你告訴我吧，假如我那邊沒有一個房間和一個睡覺的牀，我要睡在那裏呢？我能睡多久呢？』

『你就不必睡了，大人。』另一個談諧的聲音回答：『現在我們照例是什麼都不能要的。』

『對！不吃東西，不讀書，不散步，不……我告訴你吧，白耶可爾，這簡直是一個太監的差使！』

『你已經說過了，大人。』

『現在我們既不是太監，我總有一天也不對陛下說什麼，也不對那可敬的議長說什麼，帶你同到沙丁尼亞去的，再不然我就自己去，忘掉我是個大學教授，是個議員，是個部長。我將每天去打獵，每天去釣魚，每天

有一個新女人！』

『大人！』那另一個聲音用一個假裝的嚴厲插嘴說。『每天麼，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那和善的聲音喊，跟着便是一個手掌拍在書桌上的聲音。『但是假如不能的話，我們就坐在部裏吧。做點好事，白耶可爾，把那位可愛的巴拉宗尼請進來吧。』

接着便有一個很快的腳步向門口走來，一個精明的面孔鑽出了門簾，部長大人的快樂的聲音放掉了那那波的音樂，用比耶蒙士語慢慢地說：

『讓他進來吧，讓那位美女的監督！』

他向沙發走過來，但是當他看見這位胸前帶綬帶的生客的時候，他又半恭敬半詼諧地說：

『我可不相信你就是巴拉宗尼！你胸前掛的是寶星，不是議員的金練，也好吧。等我一刻鐘上下我就見你！』

他把身子轉向那從私人書記室走出來的他的朋友——那位議員——半諷刺半親熱地招呼他。

『啊，我親愛的巴拉宗尼！怎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啊！假如那個美麗的動物不送給我一堆公文而給我一張相片，我一定要把她調到羅馬來！但是你卻叫她給我送了來一份備忘錄！』

祕書長把身子閃開讓他們進去，然後隨手把門關上，用腳尖很快地走了出去，如同一個女僕一樣。

『等一刻鐘！』萬多里想。『朵麗達真要瘋了！』

忽然一個念頭使他的眼發光了。他躊躇了一會，便向那聽差走了過去。

『我的妻子正在樓下等着我。我下去和她說一句話就上來。請你求部長饒恕我，假如他要傳我的話。』他穿過走廊，奔下樓梯，跑過院子，闖入那黑暗的教堂。

朵麗達真要發怒了。她在那裏坐了一會，跑了一會，接着又在各小堂裏，把陽傘在石地上頓着，逛了一遍，現在她是正在那主壇上的香爐前用腳尖輕輕地移動着，好像一個要飛的鳥兒。每過一會她總要舉起她的

手腕來看看那束在手套上的手錶，對她自己說再過五分鐘她就走。

司堂人是在望着她。看了她是怎樣年輕，怎樣好看，怎樣穿得漂亮——從那插滿薔薇花的時髦的帽子一直到那緊包着她的身子的裙邊和那綠絨繡成的懸着長帶子的提包——他便毫不費力地猜出她是在等着一個愛人。他望着她從這個黑角上跑到那個黑角，便預備干涉——他不十分清楚到底是爲的要點賞錢還是爲的保護他的廟堂的神聖。

一聽見萬多里的腳步她便忽然轉過身來；把手錶一舉，她那黑色的眼裏放出了閃電：

『跟你，兩刻鐘就是四刻鐘。』

『我心中的朵麗達，我美麗的朵麗達，不要發怒。你太美麗了，不應該殘酷呢。』

她是毫無疑義地可愛。她的整個的小身子，從踝部一直到那適當的肩膀，沒有一個地方不精緻；那件軟袍是這樣緊地包着她，彷彿胸部臀部通通露出來了；兩隻眼在那褐色的臉上發着光，口是又豐滿又紅潤地映着牙齒的光輝。

『我需要你幫助我吧，寶貝的朵麗達。你還要什麼呢？』

聽見了萬多里的懇求的聲音，那美麗的面孔漸漸地溫柔了，眼睛漸漸地軟了。

司堂人的黑衣從黑暗中閃了出來，飄然地向他們走近，但這位教師卻沒有注意。他抓住朵麗達的胳膊，急得抖戰着，低聲說：

『假如你肯幫助我逃開墨狄加，我就給你……』

因爲還不給賞錢，司堂人便覺得他必須保護教堂的神聖。於是他便舉起他那怒容的臉吼道：

『這裏不是幽會場所！』

萬多里向他瞪了一會，就好像一個人在預備踢一隻瘋狗以前一樣，但是他終於低了他的聲音，拉着朵麗達的胳膊，很快地把她拉出，幾乎把她從地上曳起。

宋麗達一面吃着驚一面聽着萬多里的話，他們奔過院子，奔過教育部的胡同，奔過走廊，享受着那些聽差們的吃人的尖刻的目光。

他們在部長的旁室外停了一會。

舉着那絨門簾，部長大人貝羅文尼正立在他的辦公室的門口和巴拉宗尼談話，他用比耶蒙土語對他說：

「做做好事，告訴你的國會裏的同事取消我的部上的差事，使我們可以一同去打獵吧！再見，巴宗拉尼！」

「巴拉宗尼！」宋麗達驚訝地喊，同時本能地向後望了一下。但是，看見這位議員正向黑暗裏窺視，好像要認清是誰似的，她便乘機向他走了過去。

「巴拉宗尼，讓我給你介紹我的丈夫萬多里大佐！請你領他去見見部長大人吧！」帶着一種含有某種隔膜的聲音的熱力，這位高大而美貌的議員伸出他的手來說，我知道要見漂亮朋友非得到貝羅文尼這裏來不可！」

接着好像要為宋麗達的丈夫解釋這個地位似的，他又說：

「我會與這位夫人在打仗的時候，在烏丁地方有一面之交。」萬多里直直地望着他的臉，回答說：

「我也是在烏丁遇見她的，當我銷假第四次回到前線的時候。」部長很客氣地聽着他們的介紹，說：

「請這邊來，夫人。」同時向巴拉宗尼招了一下手。

「那麼，」部長大人指讓宋麗達就坐，很殷勤地說，「你是一個教員……」她坐下，把她的腳小心地放在她前面的地毯上，拉了拉她的裙子，笑着說：

「不！我的丈夫是一個教授！」

「啊，」部長說。片刻之間他變成了一個真的部長，嚴肅，冷淡，不注意，對於請願者糾纏顯出討厭的神氣。但是他望了一下朵麗達，朵麗達是如此好看，如此新鮮，如此可愛，於是他終於微笑了，他那有着方整的鬚鬚的臉似乎也在那短而將白的頭髮下發光了。

「他仍舊很漂亮，」她想，「而且比一個青年人還迷人。」

「你的丈夫想……」

萬多里把他的要求講了一遍。他看出部長大人並沒留心他的話，但是他也不去管他，只裝做沒看見這位部長把注意集中在朵麗達的身上似地，繼續地說下去。

「我明白了，」部長大人過了一會說，「這樣一位美麗的妻子，住在一個荒鄙的西希里村子裏……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有美而沒有聖殿，有魔力和典麗而沒有牧師……但是即使是孤獨獨的美和魔力，彷彿野外的，甚至沙漠上的一朵玫瑰……也完全被你佔有了，你這個幸運的自私者。」他嘆了一口氣。

萬多里繼續地講着，部長祇是一味地望着朵麗達，臉上帶着笑容，就彷彿默默中和她作着一個與這位教師所說的完全沒有關係的談話似的。末了，這把她弄得這樣地窘，使她不能不把眼睛低下去望她的鞋尖，這樣過了半天，她忽然又微笑着把牠們舉起來和部長的眼睛觸了一下。

於是部長大人立刻呼吸急促起來，摸着下頷，他對教師微笑了一下，模模糊糊地說：

「換一句話說，你的意思是不回墨狄加而要找一個差事……」

「現在沒有「差事」了，大人，」萬多里接着說。

「你對了，「差事」這兩個字已經不存在了，但是這東西的本身還是存在着的。目下是叫「工作」了。那麼，」他笑了，「假如派你和你的妻子在羅馬工作怎麼樣？」

「啊，我不敢要求那麼高！只要是一個，——他的眼睛發光了，「能使我工作，能使我發展的地方就

行了。我必須賺一點錢，有一點發展，爲我自己的好處……也爲我妻的好處。」

「一個勇敢的人永遠是有野心的。不過困難的是，我親愛的教授，你也一定知道，假如我越過一大羣候補者而把一個另外的人叫到羅馬來，別人是要說閒話的。」

「我知道。我也不敢有什麼別的希求。我剛才已經提過了，大人，我很相信我在那中學教師的候補名單上有一個很好的地位。我已經見過利福拉塔司令，現在假使你肯立刻把那報告拿來看看，我和我的妻子就可以免得再有一趟長途而辛苦的跋涉了。」

部長忍住那從他的脊柱一直傳到腿跟的短小的不耐煩，回答說：

「你真忙，簡直太忙了。」

「我也是一樣呢。」朱麗達瞪着她那大而深的兩眼說。

「你也很忙！好吧，我盼望我能替你們辦好。假如我能立刻這樣，我真不能告訴你們我將怎樣快活。但是如果我現在跑去問利福拉塔司令要那及格人的名單，他一定要以爲部長要干涉司長的事了——那時我們就都完了——連你們帶我，你們簡直想不到做一個官應該有多少小心。在民主制度我們照舊還有一些全知全能的不負責任的君王——那就是各部裏的司長。我們必須不要引起他們的疑心才好啊！」他微笑了一下，接着說，「聽我的忠告吧。不要心急。」但是一瞥見朱麗達那哀求的眼睛，他忽然如有所觸地驚了一下，帶着一個不愛空話答應而愛實行去做的人的神氣說：

「目下什麼事都辦不到。雖然高級會議不久就要開，但至少也要再過一個星期。所以，你回去吧，祇留你的妻子在這裏就行了。我將竭力把報告看完，把牠簽字，在四五天之內你的妻子一定可以給你把調任狀帶回去。」

丈夫和妻子都拉長了臉。部長又摸了摸他那光滑的下頷，微笑說：

「如果你們嫌五天太長，如果夫人怕我把你忘記——今天是星期一——那麼就請她在星期四下午

來一趟，那時我希望能給她一點好消息。你們現在快樂嗎？那時我們就可以看看什麼地方有合式的空缺了，這樣好嗎？你不怕一個人留在羅馬嗎？」

「啊不，我這裏有一個姑母。我將求她讓我住在她那裏。」

「那麼，好吧。」——部長大人笑了。很隨便地，也不顧這位教師胸前閃着的那條綬帶，他用手指點着萬多里說，「忌妒嗎？忌妒……羅馬嗎？不真的。如果一個人性子忌妒，他就不應該娶這樣一個漂亮的姑娘。」

「她不僅是漂亮，」萬多里嚴厲地校正說。

「我知道，」部長說。「一個人從她的眼裏可以看出她有各種美德！星期四見，夫人。」

他站起身來，把門拉開，漫不經心地說，「祝你一路平安，教師。」

「到墨狄加嗎？」萬多里半怒半喜地自語說，「沒有那回事。老色鬼！」

門關上了。

部長把門簾放下，回到室裏。他提起他的腳尖，悲恨地向鏡子裏望了一眼，嘆氣說：

「怎樣一個漂亮的姑娘啊！」

他按了一下電鈴，對聽差喊道：

「叫利福拉塔司令來！」

星期四，五點鐘，聽差帶着一副歡喜的笑容在外室的門口迎她進來。

「部長大人正等着你呢。我不用通稟了。請坐吧。」

部長從他的椅子上跳起來，繞過寫字桌和她招呼，他的臉上已經沒有那種笑容，祇有一對充滿集中的愛慕的嚴肅的眼睛。他握着她的手說：

「這位光明的仙子尊姓大名？」看見她不懂，他又說，「露茜亞聖瑪麗。」

她微笑了。

『宋麗達。』

『宋麗達』他謙敬地稱呼了一聲，便看見她的臉一直紅到頭髮根裏。

她戴着一頂較小的帽子，穿着一件稍長的袍子，攜着一把較素的陽傘，她似乎又發窘又顫震，彷彿一個女子爲好奇心所動跑入唐煥（註二）的家裏，忽然又害怕起來，想要逃走。她用顫動的嘴唇很快地問：

『你能替我的丈夫幫點忙嗎？』

『自然。』他微笑了。『但是，坐下吧——坐一會吧，我希望我不會使你害怕。』

『我怕攪擾你。我知道大人永遠是很忙的。』

『所以有你這樣的可愛的姑娘來給我五分鐘的休息才是妙事啊，請坐吧。宋麗達夫人！』

她遲疑地在沙發的邊上坐下，彷彿預備時時要跳起來似的，問道：

『你已經把委任狀簽好了嗎？完了嗎？』

『你真心急！我們果真就這樣忙着要見那位快樂的丈夫嗎？我們果真就這樣戀着他，連在羅馬住一個星期都受不了嗎？』

他是用這樣奇怪的一種調子說這些話，以至使她張口大笑起來，接着，忽然忍住了笑，她低下眼睛回答：

『你還不知道他是怎樣着急呢，可憐的人！』

『讓我們給他寫一封信吧，我們給他打個電報，叫他不用着急好嗎？你要知道這事情並不是像你想想的那樣簡單。你可以拉司長的大腿，但是你卻不能讓他疑心。這就是，宋麗達……不要發怒……把你那隻漂亮的小手給我吧……你知道嗎？我總覺得彷彿認識了你很久很久似的……我覺得彷彿我已是你的一個

老朋友，一個很老的朋友，不和你見面就難受。』

（註二） Don Juan 歐洲理想的美男子

「真奇怪，是不是……我也覺得彷彿早就認識你似的，可是，同時，很可驚的，我竟連你的名字都不知
道。」

「拉斐爾，」

「這名字彷彿很熟似的！真是奇怪，我不能告訴你這對我多麼奇怪：你同時是部長同時又和別人一樣，比別人漂亮，但同時又和別人一樣。我真難相信安利寇的命運……這就是說，我們的命運……竟在你的掌握裏，你爲什麼發笑？」

「我沒有發笑，我是在微笑。我在可憐我自己……這樣有權柄……這樣有權柄還不能……我寧可把我的教授的位置，議員的位置，部長的位置……一切都給……安利寇……只要我能換兩個星期的挨近你的快活。」

她稍帶不自然地笑了。

「哈，當我聽見人們說到「部長大人」的時候，我總以爲是一個主教長似的人物，穿着袍子，有着白鬚白髮……」

「正是有白鬚啊！」他嘆道。

「胡說一點也看不出來。一個人至少要打一次獵才能找到一根呢！」

「請不要打獵吧！只說如果你要永遠不來部裏見你的老友，你將覺得有點悵然就够了。我知道這不是實話，但是我卻願意聽你這樣說——請這樣說吧。」

「但是這是實話呢！」

「真的嗎，如果我們替安利寇盡力，你就喜歡我一點……即使一點點！」

這句話也使她想起了安利寇，於是她說：

「但是你總肯給他盡點力吧，是不是我還以爲今天來這裏委任狀早已簽好了呢。我甚至希望立刻就

可以給他送……啊……送到那邊去……」

「朵麗達，朵麗達，你不知道一個委任狀必須要經過五十個辦公室才算有效嗎？牠現在已經快弄好了——這還不夠嗎？你想看看牠嗎？那麼，我就不由這裏發出，只留在我的辦公室裏等你來取好了……讓我們看……：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六下午吧。星期六像是多麼遠啊！但是又像是多麼近啊，如果牠是我最後一次見你的日子，我沒有能力把他調到羅馬來。」

「真丟臉，」她出神地說。

「暫時他先被派在拜魯吉阿。但是我希望我不久就能把他調到羅馬來作事。」

「你做得太多了，」她有點駭然地說。「拜魯吉阿已經很適於安利寇了。」

「你只想到安利寇以我自己而論，拜魯吉阿和墨狄加都是一樣的——牠們都是深淵，都是無限的別離。我要……：朵麗達在羅馬，你明白我嗎，朵麗達。」

門上有人敲了一下，從門簾縫處伸入祕書長的整齊的鬚鬚和他那那波的口音，「你什麼時候要見巴拉宗尼大人，就請通知我一聲……：他現在正在我的辦公室裏。」

「他老是在這裏。」當那面孔縮回到門簾外面之後，朵麗達叫道。

「他也在想着一個漂亮的姑娘。在漂亮的姑娘這件事上我們兩個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如果他再見到他，他將作什麼感想。我不要見他——這是第二次了。」

「既是這樣，朵麗達，那就多在我這裏坐一會，讓他不耐煩地回去吧。」

但是朵麗達卻彷彿昏亂而焦急，四面張望，彷彿要找一個另外的門似地，說：

「我不能坐得太久……：我的……：姑母正在明納瓦教堂裏等着我。」

他嘆了口氣。

「是的，我另外有一個門。但是不要走。假如你知道把我的眼睛停在你的美貌上對我有多少好處就好

了你真要走嗎？那麼答應我。」——他捉住她的兩手，嚴肅而黯然地望着她的眼睛——「你必須答應星期六下午五點或六點回來取安利寇的委任狀來。你肯答應嗎？」

他吻了一下她的手，低聲說，「謝謝，宋麗達。」

用一個清朗的，幾乎輕飄的聲音，他接着說：「再不然最好就這樣規定，讓我們倆像兩個好朋友一樣，在沒有上車一個到東邊去，一個到西邊去之前，在車站飯店吃一頓最後的飯吧。」

她躊躇了。她顯然是發愁，垂着眼低聲說：

「但是安利寇知道要說什麼呢？」

「你一定要告訴安利寇嗎？星期六行不行，宋麗達？」

「但是你那時一定可以把委任狀給我吧？」她轉過臉來用眼釘住他。「我必須有東西來償補……我的良心才行。」

「最親愛的！」他低聲道，就彷彿給她接了一個吻似地，接着又說：「假如你真不願意見巴拉宗尼，你就必須恕我讓你從這裏出去。」

他把一個鑲在牆上的門拉開。牠通入一個甬道，在甬道的一邊有一個玻璃窗子，從那裏面可以瞥見一個浴室。在前面有一個門，通着一間臥室。牠是一間陳設粗簡的嚴肅的屋子，有一隻蓋着駝馬皮的小牀。

「好傢伙！」她驚訝着叫，「這是你睡的地方嗎？」

「有的時候是。」

「這不是奇怪嗎？當人們對我說到「總長」時，我再也想不到他會睡在這裏——我以為一定是又大又空的屋子，像一個教堂一樣。」

「你是多麼奇怪啊，宋麗達！奇怪……而且可愛。」

她用手放在他的胸脯上，輕輕把他推開低聲說：

『星期六見。』

『星期六。』

於是她穿過一些半開的門和套房，走到一個祕密的樓梯頂上；當她走下樓梯時，她對她自己低聲說：

『我是多麼快樂啊！』

她不十分知道她爲什麼快樂——但是她卻快樂。她快樂得把腳步走得要多慢有多慢，爲的好延長這種感覺。末了她發現自己已是在明納瓦教堂的大殿裏，而且從那焚燒爐看見了明納瓦方場，於是她把那個門打開，方場上有一輛馬車在停着。她猶豫了一會，彷彿不耐煩似地，接着便登了上去。

安利寇正在焦急萬分地等着她——他正躲在馬車裏面。他興奮地問：

『怎樣決定的？』

『拜魯吉阿。』

『親愛的朵麗達！我的朵麗達！我是多麼喜歡住在那裏啊！你把委任狀拿到了嗎？』

『我星期六就可以取來。』

她立刻又如此快樂起來，以至使她彷彿覺得要溶進她自己的快樂似的；然而她卻不知道爲什麼。

貝羅文尼大人的心就像一個初戀時的孩子一樣地跳着。當朵麗達走進來時，她彷彿非常不安，幾乎是在戰抖着，但是她卻耐心地聽着話，臉上帶着微笑，就彷彿不大懂這位部長所說的話似的。他總是不住地講着，講着，彷彿要催眠她，要把時間混過似的。

忽然她打斷了他的話，問安利寇的委任狀到底好了沒有。

他按了一下電鈴，向那個進來的私人書記說：

『勞一趙駕吧，索爾波利！請利福拉搭司令把調遣萬多里教師的委任狀交給你。』

索爾波利在外面等了一刻鐘，便回來照着部長大人會囑咐他的樣式說：

『利福拉搭司令求大人再等一會。他必須先把一兩件關於註冊的事情料理清楚。在一兩個鐘頭之內，他一定把委任狀送過來——這樣，如果大人今天晚上不能回來，大人明天早晨一定可以在桌子上看見牠，還有別的事嗎？』

『不，謝謝你。』

『既是這樣。』在書記出去之後，部長歡然地說，『現在就讓我們趕快去吃飯吧，兩三個鐘頭之內我們就可以回來把好消息送給那個幸運的人了。我們可以做點把戲嗎？你下去到那樓梯底下去等我，朵麗達，我要由暗梯跑出去。在那院子裏，你將找到部長的轎式馬車——她是和一個……主教長的馬車一樣莊嚴，一樣神祕。我們將坐到波波羅門，從那裏我們將雇一輛馬車到米爾維歐橋去吃飯……好給司長以充分的時間把委任狀送過來。』

這個主意很使她高興。

這個迷人的晚上的一切都使她高興——馬車在落日的餘輝中的有節奏的震動，客座半殘的飯店的漂亮，侍者們的奉迎——他們見了部長大人的金練上的寶星，便叫他『老爺』以及貝羅文尼的靈利而半傷感的談話——他時時停住他的談話，像一個餓人一樣地望她，然後又用力把眼睛從她身上拉開，接續談下去。

她什麼都不說，她微微地受了感動，就像沈醉於一個遙遠的青春一樣地沈醉於這個溫軟的時間。

『你爲什麼不說話，朵麗達，你在想什麼？』

『我真喜歡這個晚上——我希望我永遠不要走開。』

『可是天已經晚了，我們必須走了。』

『不，』她好像嚇了一跳地說，接着又輕柔地懇求道，『讓我們再坐一會吧。』

『讓我們再坐一會吧。而且假使你不想立刻回到羅馬城去，我們還可以一直步行到城門邊上。』
 他們在醉人的夜色裏慢慢地走着，靠得非常的緊。當第一行路燈現出來時，朵麗達便停住了腳步。嘆了一口氣，就彷彿在這裏，在這燈光前面，她那遙遠的夢已不可挽回地消滅了。他的胳膊這時正圍在她的腰上，他把嘴唇向她遞過去，但是她抖戰了一下，忽然嘆了口氣，把身子躲開。

忽然他忙起來了。他叫了一輛路過的馬車，一直向 Pantheon 跑去。他和 朵麗達 在還沒到 明納瓦 廣場的地方下了車，接着，就彷彿怕她溜開似地，他輕輕地抱住了她，把她領到那緊閉的衙門前面，一路上不住地說着話，同時又藏住他那顫震的聲音，恐怕她料到他所要採的那一步。

但是她早已料到了，於是當部長大人停住了他的談話，請她進去的時候，她便強硬起來，焦急地說：

『不。我就在這裏等你。』

貝羅文尼把心定了一定，笑道：

『在這方場裏，在這樣夜深的時候，假如有什麼人來把她偷去，我下來以後找不到 朵麗達，我將怎樣辦呢？』

看見她彷彿在躊躇着同時臉上現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思想的愁苦的表情，他堅持着說：

『爲什麼呢，朵麗達，你是怕這個……教堂……的莊嚴嗎？把手給我，讓我領着你。』

她讓他領了，但是她嘆了口氣。他們穿過那些被一盞慘白的燈籠照着的拱廊，走到 朵麗達 幾天以前曾歡天喜地地走下的那祕密的樓梯下面。

當他們走到樓上，穿過那黑暗的套室時，她在黑暗中感到她是在那有粗簡的傢具和那覆着駝馬皮的小榻的小室裏，於是，不等他把電燈扭開，她便害怕似地低聲說：

『不要讓我們坐在這裏吧！』

當電光在那通到部長大人的辦公室的甬道裏閃出起來時，她微笑了一下，彷彿完全沒有力氣似地倒

在她找到的第一隻椅子上。

「現在，」她好像喘不過氣來似地喘喘地說，「把安利寇的調任狀給我，讓我走吧。」

「安利寇，安利寇，」他微笑，「世界上除了安利寇就沒有別人嗎？」

他現在覺得完全用不着發急，十分有把握使她就他的範圍，他飄然地走到那寫字臺前，取出一張紙來，讀了一遍，把牠裝在一個寫明致西拉庫斯的教育廳長的信封裏，把牠遞給這位漂亮的女人。

「給你吧，你自己寄去吧。現在好了嗎？你快樂嗎？真快樂！我覺得我應該受這種尖刻的神氣，這種憂鬱的眼睛嗎？那麼就向我擡起頭來，把這遮住你的帽子脫下來吧。你是在黑影裏——我想證實這帽子低下，是不是你。我恐怕有人在馬車裏換了你的本人去了。」

她擡起頭來微笑了一下。接着貝羅文尼忽然把她的帽子取下來，放在桌子上，凝視着她，充滿情緒地對她說：

「你是多麼年輕啊！」

宋麗達覺得好像被人把衣服剝去一樣，趕快把眼睛低下來，身子向後縮去，彷彿想用兩手遮住自己似的。

「你要吃一隻紙煙嗎？不，你的樣子像是多麼冷遠，多麼恐懼啊！你好像我一觸你就要叫出來似的。」

她把手遞給他，貝羅文尼輕輕地把他接了過來，吻了一下。接着，用同一隻手領着她，他把她從椅子上領到那小榻上，在她身邊坐下，把胳膊套在她的腰後，她的表情變得更愁苦，更疲倦了，她嘆氣。

「不，請不要這樣吧。」

「你惱了我嗎？我使你生氣嗎？」

她望着他輕柔地細語道：

「不，不。」

『我使你害怕嗎？』

『不當然！你怎麼會使我害怕呢，你是這樣好，這樣客氣，這樣體貼人，啊，不！』

『那麼你又爲什麼這樣強硬呢？你願意遷就我一點嗎？爲什麼？你不喜歡的是什麼？』

她一句話也不回答。毫不粗魯地，用一種微含懇意的疲倦的溫柔，她拒絕了他，同時又似乎在求他原諒她的拒絕。她不時地注視他，張開她的嘴唇，彷彿要吐出一片自白或一片熱情的敘述——但是她總是忽然嘆一口氣，把那沒有說出來的話打散，在一個反抗的剎那，貝羅文尼幾乎要叫出來。

『你的意思說你竟這樣愛你那個把你送到這裏換取一個位置的丈夫？』

但是他卻是一個講愛情的專門家，不會把這種危險的話說出來，於是便決意在別的方面進攻。但是他已失了勇氣，而且是筋疲力竭了。他想要在戰敗中找出一個光榮的出路。她料到了這個，便低聲說：

『請你原諒我，這並不是爲了什麼事，或什麼人……這是爲了我……和你的好處——請你原諒我，讓我走吧。』

『在這個深夜的時候，假如你遇見一個流氓，或者甚至警察呢？在這個時候，不可能。』

她似乎又把身子縮起來了，用恐懼的眼睛問：『那麼我怎麼辦呢？如果你肯到你的房裏去，我就留在這裏，我不願意擾你。』

『既是你不要我……既是你想屈服男子……你用不着害怕……他也不會失去紳士的美德的。隨便你吧。這是你的房，我要回到我的辦公室——』他苦笑了一下，『去哀哭我的失望的快樂去。』

『我的意思說，』當他在門檻處握了她的手的時候，他加上說，『倘若宋麗達後悔她的殘酷，她就不鎖上她的門。』

他踱回他的辦公室，心裏忐忑地等着。一時之間他充滿不安地，充滿烈火地等着，接着，很慢地——他的兩面都震動了一下——鋼條一插，鑰匙鏘然地把鎖鎖上了——於是部長大人可憐地回到他的辦公室。

第二天早晨，當秘書長敲門時，他很驚訝竟聽不見部長那高興的嗓子了。他望了望貝羅文尼——他的臉是慘白的，彷彿布滿了皺紋，他的眼睛是疲倦的。

『已經工作了嗎，大人？』

『還在工作呢！』他半談諧半愁苦地回答。

他把一堆文件擲在白耶可爾面前，接續說：『我睡不着，所以工作。你肯費心替我按一下鈴嗎？』當聽差進來的時候，『咖啡』在未走出之前聽差說：『巴拉宗尼老爺來了。』

部長壓住一個不耐煩的姿式回答說：『請他進來。』

巴拉宗尼進來之後，部長大人竭力找出他那平日的愉快的樣子，把一束文件遞給這位議員，叫道：

『我在這裏工作了一整夜，要使你高興！』

議員笑了。

『用着這副臉嗎？你這樣子正像和朵麗達過了一整夜似的。』

『和誰？』

『朵麗達。她溜出衙門的時候，假裝沒看見我——但是我的眼是很好的。你昨天晚上把她藏在什麼地方？』

秘書長小心地退出去了，同時部長大人則竭力把他那消失的好皮氣的碎屑拾起來，笑道：

『你知道你是在教育部裏嗎？你不能把牠看做一個名譽不好的地方，因為你也是常到牠這裏來的！』

但是他不高興他的同事，把一個浪子的習慣和運氣加在他身上，於是他又裝出一副漠不關心的神氣問：

『誰是朵麗達？』

『這正是你的把戲，假裝不知道。就彷彿一個星期之前在你的候應室裏我沒看見她和那冒充爲她的丈夫的大佐在一塊似的呢。』

「冒充爲什麼？」

「我怎麼知道呢？你應該知道誰把護照借給誰呢！」

「你敢擔保這位女士不是我們調到拜魯吉阿去的那位教師的妻子嗎？」

巴拉宗尼笑了。

「什麼？她先給你帶來一個大佐，後來又給你帶來一個教師，而且說都是她的丈夫。她一定有一百個丈夫呢！她先是和一個將軍開始她的事業，他把她藏在阿巴諾和巴達格里亞中間的一個別墅裏。後來我在烏丁又看見她和一個貝爾薩格利耶的師長在一塊，但是當這位師長被人捉起來時，爲免去供給缺乏的恐慌，這位可憐的姑娘便不得不降格和大佐們，甚至」他燃着他的鬍子接着說，「窮議員們來周旋了。幾個星期之前我又在一個非常時髦的住宅裏遇見她……是屬於一位可敬的姑母的住宅……她跟前有三四個姪女……不多。」

「你敢擔保嗎？」貝羅文尼瞠目結舌地問。

「如果你想親眼看看，哪天晚上你可以同我去。」

看見部長大人皺眉，他說，「啊，那是所很高尙的住宅，去去不妨的。你不用怕去——你誰都遇不見，最多也不過有一兩個舊教黨的同事。」

「惡棍！」部長大聲叫。

「爲什麼？她是一個可愛的，有善意的孩子，文雅而且謹慎……」

「我不是說她。說他。」

於是他把手指按在電鈕上，一直等索爾波利從私人書記室裏奔進來才放手。

「請費心把萬多里教師的履歷給我拿來。讓我們看看他的家庭關係有什麼改變沒有。」
索爾波利一面讀着那長卡片一面走進來。「沒有改變，大人。」

貝羅文尼把那卡片拿在手裏，大聲地讀出來。「未婚。」又重讀了一遍。「惡棍！」接着他便大笑起來。

「他真是機靈！比惡棍還利害！我們要在他身上打一個記號，好使人們知道他來了。叫白耶可爾來。白耶可爾。」

「大人。」

「我們得給這裏惡棍加上個記號！」

接着他又轉向他的朋友巴拉宗尼，用一種挑戰似的談諧的聲音說：

「你以為我有什麼顧慮嗎？你以為我怕遇見舊教黨議員那些小兵嗎？就在今天晚上來帶我去吧。」

只消一題巴拉宗尼的名子就夠了。一個門在甬道的盡頭開了，接着又關上了，部長大人被留在一個很小的客廳裏，這個客廳很像一個綁着各種深淺的粉紅色的絲帶的小匣子。中間是一張桌子，上面擺着一大束花，桌子後面是一個小沙發，一半隱在燈影裏。此外就是一個很高的柱燈，被一個花邊的燈罩罩着。

采麗達穿着一件蕩然如波的寬袍，飄然地走進來，一看見他便突然站住了。她的臉變白了，變得非常地白；接着，也不吐一個字，也不動，也不嗚咽，她開始哭了。

「不要為那件事哭。」貝羅文尼溫柔地說，「為什麼呢？我是來……這就是說，我並沒有發怒。」

「我這幾天覺得這樣快樂——我有一個純潔的歡喜——你現在竟把牠打破了。你為什麼來呢？」

他倒是應該賠罪的人了。

「采麗達，我來是因為我弄不清楚。我是這樣蠢，雖然他們舉我做大學教授，做議員，做部長，我仍舊什麼都不明白——這是當然的事。我願意知道你……你昨天晚上為什麼戲弄我，在得到委任狀之後，你的確沒有再拿我開玩笑的理由了。」

『拿你開玩笑，我並沒有拿你開玩笑。我非常喜歡你。你是這樣好——你對我說了許多我從來沒聽見過的事情。你怎麼能以爲我是拿你開玩笑呢？』

『那麼又爲什麼呢？這更難……』

『不，這並不難明白。我從來不知道有一個丈夫，做一個好女人是什麼味道。我不是個好女人……我知道，要滿足那個大膽的傢伙，我就得做我們這種女人做的事，這種辦法我自然不在意。但是你呢——你竟以爲我是個好女人，以爲我是別人的妻子，是不是？而你又是這樣客氣，把我當一個貴婦待，真正地對我傾倒，對我恭敬，把話說得這樣好聽……我忍不住要屈服於你的好意！我是世界上有一個人把我看做一個別的東西……我這樣喜歡你，這樣感激你……我愛過你，所以死也不願意你對我的觀念也同別人一樣。我敬視過你——這就像一個侮辱一樣，你明白嗎？』

他點了點頭，表示他明白了，但是他心裏卻想：

『可是，如果你少敬視我一點，我現在將怎樣快樂啊，宋麗達！』
但是他並沒有這樣說，他覺得太慚愧了。

良夜幽情曲

西班牙 伊本納茲原著 杜衡譯

伊本納茲小傳

伊本納茲 (V. B. Ibanez), 生於一八六七年, 死於一九二八年, 是西班牙的大小說家, 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他的故鄉, 是在地中海濱的伐蘭西亞, 那裏風景秀美, 物產饒富。所以伊本納茲的作品中, 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他對於官僚和教會的攻擊, 非常激烈, 因此坐過監牢。這在他的作品中, 也可以看到的。他有一本傑作叫啓示錄的四騎士, 描寫歐洲大戰, 曾攝成電影, 也到中國來開映過。

培尼慕斯林是一個在伐冷西亞海岸上的, 睡夢中的西班牙村市。在一片橄欖樹和葡萄園底大海上棲息着雪白的牆垣和烏黑的屋頂。有一座教堂裏的蓋紅瓦的鐘樓。這是一個莫爾族的村市, 還剩着頹廢的古舊的雉堞。培尼慕斯林一個像西班牙所有的村莊一樣的村莊——一個退步的, 沉悶的, 不變的, 圖畫般的村莊——是偏見和傳統, 如火的熱情和不死的仇恨底出產地。什麼世界大事, 簡單的鄉民是一點也不管的; 他們只知道自己底愛情, 怨恨, 和互相角逐着的野心。培尼慕斯林——是瑪麗愛達, 潑皮多尼, 三多老丈, 和幾千個像他們一樣的人物底家鄉。

二
三多老丈已經將他要做的事情宣佈了。他快要續絃了。

你要是想明白這一種混亂的情形, 這一件在培尼慕斯林發生的新聞, 那麼就應當知道, 這一位繆夫, 三多老丈, 是那地方納稅最多的公民領袖; 並且還要知道, 那末來的新娘就是村裏的美人瑪麗愛達, 不過她是

一個車夫底女兒。她底嫁裝呢？啊，這就是她底嫁粧：一張迷人的褐色的臉；一雙像寶石樣地在長長的睫毛下面閃着光的烏黑的眼睛；一縷纏用小木梳梳到鬢邊的，煤一般的，明亮的鬚髮。

全個培尼慕斯林都了不得地詫異着了，了不得地忿怒着。人人都談起這一件事情。到了這麼大的年紀，卻會去討這麼一個小娃娃！世界可不是糟了。那位三多老丈，他是半個鎮上的產業底主有者；在地窖裏有一百桶好酒，在穀倉裏有五隻驢子！這些東西都要給誰拿去了？不是一個大家底閨女，卻是一片路旁的破瓦——瑪麗愛達，一個車夫底女兒；那個小東西從前過的是偷盜的生活，如今長大了，卻很願意地在別人家裏幫幫忙，混一口飯吃。說起多瑪莎夫人，三多老丈底第一個妻子，她是怎麼一個人呢？她拿馬育爾街底住宅和她底田地都給了他，她還在那一間寢室裏辦好了一切她引以為驕傲的家具，在她活着的時候。現在這些東西可都要送給一個街上的流浪人——從前她爲了基督的慈悲，還常叫那個傢伙到廚房裏來吃飯呢——想到了這事情，她可不要在坟墓裏跳起來！

年紀到了五十六，還要爲愛情而結婚！這個老傻子可真是一個妖怪！你看他，那女的無論說一句什麼話，他都同意，臉上還露着蠢蠢的笑容，在兩道濃眉下面勉強看得出來的灰色的，小眼睛裏還顯着有病的閃光呢。

培尼慕斯林人討論了一星期之後，便斷定三多老丈是已經瘋了。禮拜天看見了教堂裏掛出來的結婚公佈的時候，他們幾乎要騷擾起來。那兒還有幾個多瑪莎夫人家裏的男子。做過了彌撒之後，他們詛罵得多利害。儘你說那些偷你東西的賊吧，先生。多瑪莎自己可很願意拿所有的產業都給了她底丈夫，但是她以爲，他是永遠不會將她忘卻的，他會永遠地對她底記憶很忠實的。現在那個老混帳幹的是什麼事？拿一切產業完全交給另外一個女人——一個那麼年輕的女人，他是五十六了！這一種事情會在世界上發生，那簡直連公道也沒有了！告他底狀，將嫁粧爭回來吧！這麼要好得多！但是據維山德那位牧師先生說，現在法庭是靠不住了。要是加洛斯正在當權，那麼……或許！

那些人都自以爲直接地受了這已經提出了的婚姻底傷害，所以都在街頭的咖啡店裏噙着；每一個人都噙着，連那些有錢人家底女孩兒也不能免——她們都很願意拿她們美麗的嫩手來送給那個衰老的夏洛克（莎士比亞戲劇威尼斯商裏一個有錢的猶太人——譯者註）現在可不忍看見他將財產都給了一個流浪人。

并且全城都知道，瑪麗愛達還有一個愛人。那個潑皮多尼小時候也像她一樣地是一個流氓；近來是做了一個酒店附近的墮民，到現在他還一心一意地愛着她，其實，只要等到那個潑皮能做一點工，能丟去了他結交的朋友的時候，這兩個無用的東西就可以結婚了。因爲多尼最親密的朋友就是從鄰近村上來的，名字叫做提莫尼的那個風笛手，那個人每星期至少要來看他一次，他們兩個碰到了，便會同到什麼小酒店裏去暢飲一回，隨後便去睡在什麼人家底穀倉裏。

多瑪莎夫人底親屬忽然看中了這個潑皮。他們覺得這一個鎮上的墮民是可以替他們報仇的。另外那些有一點身分的人，從前是永遠沒有彎下身來和他說過一句話，現在卻也到他常在喝酒的地方去找見了他。

『怎麼說，潑皮！』他們遊戲地問。『他們說瑪麗愛達快嫁了！』

潑皮在他底立臺上踏了踏腳，撫了撫他丟在膝上的那一件閃光的外衣，將他底煙枝移到了那一面的嘴角上，又對放在面前的那一盞紅酒望了一會。

後來他聳了聳他底雙肩。

『他們這麼說……好，我們看看吧，混蛋！那個老頭子不要吹牛，他還沒有拿到這一塊熏肉呢！』

因此，人人都斷定一件有趣的事情快要發生了，三多老丈是一個上流社會裏的人。在選舉的時候他可以說一句話，他和伐冷西亞底當道也是很連絡的。他自己也當過幾次市長。他曾經幾次地在大街上舉起沉重的手杖來打身體比他大的人，因爲他們攔住了他底路。

潑皮多尼底胡說，他當然是一句也不會聽的。全市的人都決得定，培尼慕斯林是在等着一個興奮的時光。

三

三多老丈從沒有將事情只做了一半就丟開過。這一種情形是顯然的，在簽婚約的日子到了的時候，因為他底新娘沒有嫁粧，他便自己給了她一份——價值三百兩黃金，此外的婚衣，指環，梳子，和一切屬於多瑪莎夫人的家具還不算呢！村裏的姑娘們成羣地趕到瑪麗愛達住的那個地方去——一間破敗的小房子，庭前有一輛車，馬房裏有三匹沒有吃飽的小馬，她底父親，那一個馬夫，就住在這個和伐冷西亞大路上的最後一間屋子離得很遠的地方。她們有的攙着手，有的將手臂環抱在別人底腰上，在堂前的一張大桌子四邊走着；她所有的結婚禮物都陳列在那兒。

好東西真多！手巾，檯布，手帕，絹布，下衣，裙子，絲和亞麻布，上面綴繡着簡寫的字母和各種的花飾，依照大小排成了一堆，幾乎要碰到了天花板！三多老丈所有的朋友和依賴人都想起了這幸福的一對。在許多的器皿，鍍銀的刀子和叉子，那地位低一點的人送給新房裏的磁質熱水盤這一類東西之中，還有兩個美麗的燭臺，這是一位侯爵送的——那地方政治上的首領——三多老丈稱他做西班牙最大的人物——每一次地方上發生了可要選侯爵到議會去當議員這問題的時候，三多老丈總要替他指揮一切，或者替他攻擊別人。在房間裏最顯著的地方，在一個架子上，放着新娘底珍寶，兩隻珠耳環，許多綴着複雜的瓔珞的胸針，金邊梳子，三枝鑲珠的長髮針，和金鍊條，這金鍊條是在培尼慕斯林常說起的東西，因為這是多瑪莎夫人在京都底一家大鋪子裏化了十四個『都李龍』才買到的！

『你真好福氣！』大家都含着嫉妒的心情，對瑪麗愛達這麼地祝賀着她底幸運，但是她聽了，卻含羞地紅起臉來；她底母親，一個工作過度的病態的老農婦，卻竊得一個人在那兒悄悄地流眼淚；那一個車夫踱來踱去地緊跟着三多老丈，他對於他未來的女婿底寬大，竟想不出一句謙虛的，感恩的話來。

那晚上，婚約便要在車夫底家裏宣讀而且簽字了。證婚人呼良先生在太陽下山的時候，便帶了他底書記，坐着一輛二輪車趕到了那兒，衣袋裏插着一個便於攜帶的長墨水瓶，手臂下面夾着一捲貼好印花的公文紙。

廚房裏特地放好了一張檯子，一座四叉的燭臺上點起了火；證婚人驕傲地走了進來。一個多麼博學的，一個多麼使人忘不了的，熟悉法律的代表人物呼良先生用土語來讀着那原文，在誇大的，法律的辭句上，他還加了許多他自己底解釋。你看這一位滑稽的人物，這麼地穿着黑的長褂子，生着驕傲的，剃得光光的臉子，可不是像一位教士！這一面眼鏡還有什麼用呢，倘若他老是將牠高高地擱在額角上。

證婚人唸着又唸着，他底書記便寫着又寫着，那枝筆在粗糙的貼好印花的紙上簌簌響個不休。那個時候，副牧師和兩家底朋友都來了。在堂前的桌上，拿開了那些結婚的禮物，卻放上了許多糕餅，糖果，還有饅頭，苦杏子，和一瓶一瓶的甘露酒——有玫瑰的，也有櫻汁的。

『丫！丫！丫！丫！丫！丫！丫！』呼良先生咳嗽了好多次，從座子上站了起來，摸了摸自己底閃光的長褂子，握住了帶子將牠向前拉低了一點，又到前面去拿起了一張寫好字的紙來。一粒粒的沙泥從那新鮮的紙片裏落到了桌子上。

唸到了新耶底名字，他故意地皺了皺眉頭，引得三多老丈忍不住首先狂笑起來。唸到了瑪麗愛達底名字，他又從桌子邊站開了一些，讓出了地位，模做着舞場裏的舊式脂粉客底樣子，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這樣又引得人人都笑了。但是他讀到了婚約裏的條文——說起了『都字龍』，葡萄園，房產，田地，馬匹，騾子這一類東西的時候，貪心和妒忌使那些鄉裏人底臉子都發黑了。只有三多老丈一個人在那兒微笑——那些人一定都知道他是多麼有錢，多麼有勢，知道他待得那選定的女人多麼好，想起了這些事情，他便覺得非常地滿意。瑪麗愛達底雙親忍不住要掉下眼淚來。他這種行為，豈但是大量而已，他們底鄰人同意地點着頭，真的，你可以將女兒託付給這麼樣的一個男人，用不到遲疑！

簽字底手續完了之後，就擺起小酌來。呼良先生誇耀着他著名的談諧和故事底存貨，惡意地用肘子去撞着副牧師維山德先生底胸骨，還和那個嚴厲的禁慾主義者特地計劃着行婚禮那一天的可怕的縱飲。到了十一點，什麼事情都完了。副牧師走了出去，一邊在埋怨自己，爲什麼弄得這麼遲還不去睡。市長也和他同走了。最後，三多老丈便和證婚人以及他底書記一同立起身來。他已經邀了他們今晚在他家裏住夜。

瑪麗愛達底房子外面的道路是非常地黑暗，黑暗得像在沒有月光的夜裏的曠野上一樣。那些鎮裏的屋子上面有繁星在青天底深處閃耀。有幾隻狗在穀場邊狂叫。村莊是睡着了。

證婚人和他底兩個同伴很留心地上前去，在這些不認識的路上，留心着不要給石子絆到了。『哦，純潔的瑪麗亞！』一個粗糙的聲音遠遠地在喊着。『十一點鐘——一切都好！』守夜人這時候正在那兒巡遊。在這個墨一般的黑暗裏，呼良先生覺得身上起了一種不安底感覺。他覺得，在到瑪麗愛達家裏去的那一條大路底角落裏，看見了可疑的記號。好像有人守在她門邊。

『看哪，看哪！』

突然地有東西爆裂着，接着便是一陣粗糙的私語一般的聲音。從那角落裏，好像有濃密的火焰穿過空氣，直射出來，扭着，絞着，迅速地飛着，那位證婚人嚇得頭髮也豎起來了。

放焰火，放焰火！這是什麼玩意兒！證婚人倒身在一間屋子底門上，他底助手也害怕地跌倒了。火球打着了他頭頂上的牆壁，又跳到了街道底那一邊去，過了一會又來了，飛過來的時候還絲絲地響着，最後才爆裂起來，聲音響得幾乎要震聾了耳朵。

三多老丈卻一點也不害怕地站在街道底中間。

『啊！上帝呀！上帝！我知道這是誰底把戲！你這混帳的囚犯！』

他找到了角落裏，舉起沉重的手杖來想要打了；在那兒，當然的，他可以找到那個潑皮，和一大羣他前妻

從天亮起，培尼慕斯林底鐘就在那兒打了。

三多老丈快要結婚的消息已經傳佈到了全區域；從各方面都有朋友們和親戚們過來，有的騎着用顏色很有趣的外衣來做鞍子的耕馬，有的坐着車子，他們底家屬卻停在那車子旁邊的立臺上。

三多老丈底家裏，在那兒已經有一個星期沒有人好好地休息過一會，現在又做一個喧嘩，擁擠的中心點。在這個快樂的時節，幾里路附近最好的廚娘都召集了攏來，在廚房裏和天井裏進進出出地走着，捲起了她們底袖子，束高了她們底裙裾，露出了她們下面的白袴子。一捆捆的柴在近火的地方堆疊了起來。村裏的屠夫正在後天井裏殺母雞，將那個地方鋪起了雞毛底毯子。家裏多年的僕人巴斯刮拉老媽媽正在那兒破小雞，從那裏挖出肝臟，心臟和沙囊來做酒席上用的最鮮的醬汁和精美的小吃。有錢是多麼幸福！那些賓客大部分是窮苦的農民，他們一年年地只配吃着這一點有限的地頭出產，現在想起了一整天的大喫大喝，嘴裏都禁不住湧出涎水來。

這許多好喫的東西是在培尼慕斯林底歷史上從沒有見過的。在一隻角上，新鮮麵包堆得像「高特」（容量名——譯者註）的木料那麼大。一盤盤的山蝸牛不住地拿到大爐子上去煮，在食櫥裏放着一個盛胡椒的大錫匣子。皮酒罈一打一打地從地窖子裏拿出來——大罈子盛着預備在席上用的紅酒，小罈子盛着從三多老丈著名的酒桶裏取出來的白色的烈酒；這些東西就是那地方最會得喝酒的人看了，也覺得太多。說到糖果呢，當然也一籃籃地裝了不少——硬得像鎗彈一般的糖粉球；三多老丈看着這一種熱鬧的景象，心裏殘酷地想起了，停一會那些少年人爭奪起來的時候，這麼硬的糖球可不要在他們頭上打起塊來！

啊，事情很不錯！什麼東西都預備好了！什麼人都到了！連那個風笛手提莫尼也早已到了——因為三多老丈想在那一天大大地熱鬧一下，所以什麼錢也不節省；他想起了音樂，便吩咐他們要讓提莫尼喝酒喝一

個暢快：這是人人知道的，他喝醉了酒，奏起樂來便會格外好一點。

教堂裏的鐘聲停止了。行禮的時候快到了。婚禮的行列正向新娘家裏走去；女人都穿着最漂亮的衣裙，男子都穿着外面加藍背心的禮服，帶着一直蓋到耳邊的高硬領。從瑪麗愛達家裏，他們又回到教堂裏來，爲頭的是一羣跳着舞，翻着筋斗的孩子。提莫尼在他們中間吹着風笛；他擡起了頭，將他底樂器高舉在空中，看過去好像是在一個拖長的鼻子裏仰天吸氣。次之便是那結婚的一對，三多老丈戴着一頂新天鵝絨帽子，穿着一件長袖口的外套，腰身似乎太小了一點，還有繡花的襪子和全新的靴子；瑪麗愛達——呵，瑪麗愛達！她是多美麗！伐冷西亞沒有一位小姐比得上她；她有一件很貴的滾邊小外套，一件垂着長纓的馬尼拉肩褂，一條襯着四五條下袴的絲裙；一串拿在手裏的珠圈；一塊代胸針的大金片；此外，耳朵上還戴着多瑪莎夫人從前戴過的明珠。

全村的人都等在教堂前面——有幾個多瑪莎夫人底親屬爲好奇心所驅使，也來到了那兒，雖然他們族中已經議決絕對不參與這一次的婚禮。可是他們只站在背面，蹣跚了腳尖在看那行列走過去。

『賊！賊！真是個賊！』那觸怒了的一族中有一個人在新娘底耳朵上看見了多瑪莎夫人底耳環，便這麼喊了起來。但是三多老丈只微微地笑着，好像是很滿意的樣子。於是那一隊人便走進了教堂。

那些在外邊的看法從街坊對面將眼光移到了屋子裏。那個風笛手提莫尼卻已經走了開去，好像不願意聽那個教堂裏的風琴來和他底音樂競爭似地。但是他碰見了誰來的正是潑皮多尼和他底幾個歡喜搗亂的朋友。他們幾個人來佔據了一張桌子，坐在那兒眨眼睛，扮笑臉，全是些鎮上的討厭東西。一定要鬧出事了！婦女們都交頭接耳地不知道在說些什麼話。

但是看哪！他們又離開了教堂。提莫尼從那一張放在路旁的桌子邊站了起來，奏着皇家進行曲，從街坊對面回過來了。全國的無賴似乎都從什麼垃圾堆裏跑了出來，圍繞在入口邊。『杏子，杏子！給我們些糖果！』『要杏子，要糖果！』三多老丈自己拿起了那些東西丟過去，許多客人也照他底樣子亂丟起來，很硬的

糖球從那些頑童底比糖球還硬的頭上彈了開去，於是爭奪在灰堆裏開始了。在護送新娘和新郎回家去的時候，一路上糖果底砲彈還是打個不休。

到了酒店底前面，瑪麗愛達忽然低下了頭，她底面貌變色了。潑皮多尼正坐在那兒。三多老丈看見了他，臉上現着勝利的笑容。那個潑皮卻只做了一個下流的姿態來回答他。他是多可惡，那個姑娘想，竟敢在她可以驕傲的日子，做出這些討厭的事情來！

在多瑪莎夫人底舊住宅裏，如今可以說是三多老丈底家裏，火熱的可可茶已經在等着了。『要小心，不要吃得太多——到喫飯的時候還有一個鐘頭呢！』證婚人呼良先生高聲地喊着；但是羣衆可早已衝到了糖果邊去，不一會兒，那足夠放得下一百把椅子的大廳裏的桌子已經掃空得像一塊白地一樣。

這個時候，瑪麗愛達已經走到了新房裏，這就是那一間出名富麗的，從前多瑪莎夫人很引以為驕傲的寢室。她在那兒脫下了婚服，換上一件輕便一點的衣裳。不久她又回到了樓下，穿的是一件短袖口的便衣，多瑪莎夫人底珠寶閃耀在她底臂間，在她底胸前，在她底頸上，在她底耳朵邊。證婚人是在那兒和剛從聖房裏趕到的副牧師閒談。客人都走到了天井裏，他們都想要擠到廚房裏去看這一次大宴會底最後一刻兒的預備。提莫尼用盡了氣力地在吹他底風笛。一大羣的頑童還是在外邊喊着，跳着，挑引他們再來丟杏子；偶然有幾手把丟出去的時候，便你爭我奪地鬧了起來。

『就是巴爾夏查爾（中古傳說中的一個國王——譯者註）也沒有舉行過這麼一個宴會，』這是副牧師就席的時候所發表的批評；那位證婚人呢，他當然是不願看見別人學問比他好的，便說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加馬曲的人底婚筵，這是他在一本什麼書裏看到的。因為那位證婚人決不定到底賽凡德斯是一個名譽員呢，還是聖經上的一位先知（加馬曲是賽凡德斯底傑作吉訶德先生裏的一個人物——譯者註）天井裏還有別的桌子，這是給那些比較地不著名的客人坐的。提莫尼是在這一堆裏，他時時刻刻地在那兒招呼侍者替他斟紅酒。

聽見了這個敬酒底記號，大家都靜了一會兒。那個歡喜開玩笑的人不安穩地站了起來。

『敬一杯新娘』

敬一杯新郎

下一次再邀我，假使還有這時光！』

那一羣人便大聲地呼喊着，也不覺得這一種調笑在他們祖父底時代，已經要算是太舊了：

『万一勿乙儿！……万一，勿乙乙乙儿！』

於是每一個人輪流地跳起身來，唱着詩，說着那『快樂的一對』底笑話；後來笑話是愈說愈下流了，害得副牧師不得不逃到了樓上去；那兒婦女們是聚集在一間隔開的屋子裏。

有一個人忽然高興得制不住了，竟想將酒杯打碎在桌子上。這真是一個開始砲擊的記號。賓客們將所有的碗盞都打破在地板上，於是向三多老丈拋着麵包塊，糕餅，杏子，果品；最後竟還拋着磁器底碎片。

『算了，我說算了，』玩笑真鬧得太不成話了，新郎便喊了起來。『算了，』

但是那些人喝醉了酒，正想大鬧一場。他們攻擊得更利害了。副牧師和婦女們嚇得都趕下樓來，以爲發生了什麼大事。

『你們走開去，走開去！』三多老丈發起怒來，他揮着他粗重的手杖，將那些客人一個個地趕到了天井裏，從那兒，石子和別的東西又紛紛地飛向窗邊來。

『真鬧得太不成話！』

五

到了夜裏，住在遠方的客人提高了喉嚨唱着歌，祝着這一對新人永遠快樂，便陸陸續續地先走了。後來村裏人也都走上了黑暗的街坊；在不平穩的鋪道上，婦女們各自留心着她們七顛八倒的丈夫，證婚人已經在一個角落裏睡着了，眼鏡是架在鼻尖上；他底書記走過去喚醒了他，將他一把拖出了前門。到了十點鐘，只

有兩家底幾個至親還留在那兒。

『寶貝女兒呀，寶貝女兒呀，』瑪麗愛達底母親在那兒哭着，『你去了！』照她那麼可憐的樣子看來，或許你會當她底女兒是快要死了呢。

那個車夫可不是這麼樣！他喝了太多的酒，只懷着戲謔的心情，不住地在反對他妻子底憂鬱。『你從前不是這樣的，我拿你帶了去的時候，老太婆，你不是這樣的！』後來他拉開了她們母女兩個，也不管老太婆哭不哭，將她拖到了門邊。

那個女僕巴斯刮拉媽媽也回到了她自己底閣樓裏。特地在這個時候僱來的侍者和廚夫都已經回家去了。屋子裏沉默起來。只有三多老丈和瑪麗愛達兩個人還坐在依舊有許多燭光照耀着的混亂的宴會室裏。

他們靜悄悄地坐了好一會——三多老丈在讚慕他已經得到的姑娘。她這麼地穿着綿衣，躺在交椅上是多美麗！又是多麼年輕啊！『和這個老傻瓜做一塊兒，真是倒運！』瑪麗愛達在那兒想着，同時潑皮多尼底幻想還固定地掛在她眼前。

遠遠地一架鐘打着。

『十一點！』三多老丈說。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將那些宴會室裏蠟燭吹熄了，手裏只拿一枝燭火；他說：『現在是上牀去的時候了。』

他們剛走進那一間大臥室，三多老丈就停住了腳步。

四周圍附近突然地大聲騷擾了起來，好像末日審判的時候已經來到了培尼慕斯林，可怕的拋錫罐頭的聲音，猛烈的搖着幾百個牛鈴的聲音，用棍子打板壁的聲音，向屋子四邊丟石子的聲音，還有正從臥室底窗下射進來的焰火底閃光。

三多老丈心裏忽然想起了這些事情底用意。

『我知道是誰指使出來的把戲！即使這傢伙不怕監牢，我也有辦法可以立刻對付他！』
瑪麗愛達聽見了這些喧聲，先嚇了一跳，後來卻大哭起來。她底朋友們已經警告她過了。『你嫁給那一位繆夫的時候，一定可以聽見一支良夜幽情曲！』

啊，這真是一支良夜幽情曲！吵鬧了一會之後，便聽見了許多諷刺的詩句，接着又是喝采聲狂笑聲，和着一支風笛的歌聲，這些都是在說着新郎底年齡，權力和怪相，暗示着瑪麗愛達過去的生活，預言着將來和老年的丈夫在一起能够享受到的幸福。一個粗糙的聲音在誇耀着和新娘的從前的關係，瑪麗愛達立刻就認出了這是誰。

『你這豬子！你這惡狗！』三多老丈大罵着，在臥室裏走來走去地蹬着腳，舉起了拳頭在空中亂打，好像想要將那些冷嘲熱罵立刻打死了一樣。

忽然他起了一種不可解的好奇心，他定要看，那些敢到他面前來放肆的人畢竟是誰！他吹熄了燭火，從窗簾底一隻角上望了望下面的街道。

好像全村底人都擁擠在近旁，沿鋪道照耀着二十多個火把，什麼東西都籠罩在青色的火光裏了。第一行站着的是潑皮多尼和多瑪莎夫人底所有的親屬。那一個在他家裏快樂地做了一天客人的風笛手提莫尼也在其中！在他底袋子裏，或許還剩着他在八點鐘拿到的錢呢！這奸賊！這不要臉的混蛋！那些詩句或許大部分還是他做的呢！

三多老丈覺得他底做了一生一世的工程，現在是輕輕地從指縫裏溜掉了。他可不是全鎮底領袖！現在他們都很快活地在那兒看他丟臉，甚至還敢對他放肆起來，都只爲了他自以爲配討這位美麗的姑娘的原故！他底血液（一個會管理全個政治區域的，發出號令來總要別人服從的貴人底血液）在身上沸騰了起來。

又起了一陣敲盆子搖牛鈴的喧聲。

歌。

那個潑皮又喊出了幾行說到『美人和畜生』的詩句，接着便是一首說三多老丈快要進坟墓去的挽歌。

『ㄍㄛ为一。ㄍㄛ为一，ㄍㄛ为一！』這是多尼從一首挽歌裏採下來做疊句的；大家聽了，也同樣地唱了起來。

這個時候那流氓已經在窗口看見了三多老丈底臉子。他從地下拾起了一件東西，逕自走進天井去。這是一對縛在一根棒子上的大號角。他將牠們舉到了窗邊別的人擡了一口棺材進來，裏面放着一個眉毛長到幾碼的木偶。

三多老丈又忿怒，又丟臉，弄得眼睛都花了；他退了下去，沿着牆摸到了一個黑房間裏，拿了他底鎗，又回到了窗邊來。他撩起了簾子，開了窗框，幾乎是無目的地接連開了好多鎗。

那一羣人騷動了起來，只聽見一陣恐怖和忿怒底呼喊。火把熄了。接着便是向各方面逃避的聲音。同時有人叫着：

『行刺殺人！這是三多！那個賊！殺死他！殺死他！』

三多老丈可沒有聽見。他坐在房間底中央，手裏拿着鎗，昏亂得什麼事情也想不起來。瑪麗愛達已經嚇得滾在地下了。

『現在可閉嘴了！現在可閉嘴了！』他只是喃喃地說。

忽然傳過了一陣腳步聲來，又聽見有人在門上重重地敲着：

『開門，有公事！』

三多老丈這時才神志清楚了。開了門兒，一隊警察走到了房裏來，他們底鞋釘很響地磨擦在光滑的地板上。

三多老丈在兩個警察官中間走到了天井裏，他看見地上躺着一個死屍。這正是潑皮多尼，現在已經打

得像篩子一樣，每一粒子彈都打中了他。

多尼底朋友們都拔出了刀，圍繞在那兒；提莫尼也在其中，他舉起了風笛，想衝到三多老丈身邊去。但是警察官將羣衆遣散了。三多老丈在他們中間走着，又重復神志昏迷了起來。

『多有趣的新婚夜！』他模糊地說：『多有趣的新婚夜！』

——小說月報

鬪牛

西班牙 阿左林原著 徐霞村譯

阿左林小傳

阿左林 (Azorin)，生於一八七六年。他的真名是叫 J. M. Ruiz。他在西班牙推翻皇室後，曾在政界上活動，做過駐外國的公使。他最大的貢獻，是在散文方面。他的小說和隨筆，多半以西班牙的自然界爲題材。他的小說都沒有結構，但是每篇都充滿了一種低細的趣味，使人讀了，愛不釋手。

當我走進他們的家時，一條狗開始吠了。

『躺下，加林。』依沙貝爾夫人命令說。

『下午好，依沙貝爾夫人。』我向她招呼。『多馬斯先生怎麼樣？他已經出門了嗎？』

那條狗走到我的身旁，低着頭，發着模糊的吼聲。一個聲音從書齋裏叫道：『是你嗎？阿左林，進來，進來。』我走進書齋。多馬斯先生立在一張椅子上，兩手在一隻樹頂上伸着，樹頂上堆着八九頂帽子。多馬斯先生從中取下一頂來，接着便一頂一頂地把牠們都取下來。

『我要在這上面找一頂帽子。』他解釋說。

『可是這都是禮帽呀。』我很注意地望着牠們回答。

『是的，牠們都是禮帽，我在找一頂寬邊的帽子，我記得牠就在這裏。』

『這些帽子都是你的嗎？』

『是的，牠們都是我的，我一生的歷史就在這裏。』

『那麼從前你想必也會做過執袴公子吧。』

『在那些年頭你的確能够穿得非常講究。』他說，『但目下卻沒有一個成衣匠會裁這樣的衣服了。』

多馬斯先生從一個帽盒裏取出一頂寬邊的帽子，『你看見這頂帽子沒有？』他問。『我會戴他去赴盧麥人們那年在喜劇院開的大會……』

他想了一會，便向我問：『你還記得盧麥人們在喜劇院開大會是在哪年嗎，阿左林？』

『我不敢一定，多馬斯先生，我想大概是在一八九八吧。』

『你敢一定嗎？牠不是在那巴西龍納地方的博覽會以前嗎？』

提到博覽會，多馬斯先生從另一個盒子裏又取出一頂帽子。

『這就是我在巴西龍納大會中所戴的。』他說。

『家裏有這樣多的帽子，你爲什麼每次還要買些新的呢？』

『讓我告訴你爲什麼。』他回答。『我是不時地要到馬得里去的，當我到了那裏，我總要買一頂帽子戴

着回來。到下次我去的時候，式樣又變了。於是我又不得不買一頂新的。』

多馬斯先生從另一個帽盒裏取出另一頂帽子，『這一頂』他把牠拿到亮處說，『現在還可以戴，我是

爲上次我們在捷阿雷所開的大會買的牠……』

他想了一會，『你還記得捷阿雷大會是在哪年嗎，阿左林？』

『不十分記得，多馬斯先生，但我想總在一九〇〇或一八九九這兩年之間。』

『不是，不是。一定比那早。我那時所穿的上衣大概還在這裏。』

多馬斯先生打開一個衣櫥，開始在那些上衣、褲子、大衣、背心翻起來了。依沙貝爾夫人立在門口了。

『喂，多馬斯，』她喊，『快晚了……』

多馬斯先生轉過身來，肩膀上搭着一件燕尾服。『來了！馬上就來了！』多馬斯先生喊，『人人都收拾好

了嗎？如果今天下午下大雨就糟了。」

當多馬斯先生慌忙地戴上一頂白帽子，我們走進甬道時，我們便聽見一陣絲綢的沙沙聲，一陣極有節奏的鞋底聲，一聲輕微的咳嗽，幽尼達活潑而且興高采烈地走出來了。她帶着一條白色的頭巾，手裏拿着些石竹花。

「媽！」幽尼達叫了依沙貝爾夫人一聲，又突然停住了，彷彿找不出她要說什麼話似的。幽尼達的臉好像一個蛋圓的，柔軟的橄欖，帶着一種古銅似的光輝——一種在深色女人的皮膚上少見的，見了就要使人驚異的古銅似的光輝。

幽尼達的兩眼是又大又黑；從牠們裏面耀出一股神祕之火，熊熊地燃一閃，接着便忽然息滅，她的嘴唇是豐滿而且紅潤，她的兩腳是纖小，細長，而且彎曲，從高而窄的鞋底上轉下柔和的曲線，薄薄的絲襪露出那淡紅色的皮膚。那掛在額角的美麗如絲的黑髮——再加上這一筆，她的畫像就可以完成了——正和那琥珀色的皮膚襯得非常調和。就是一個專畫西班牙風物的畫家，都不能說這畫得不對。

「媽！」幽尼達又問，把石竹花拿給依沙貝爾夫人看。雷聲沉悶而且遙遠地響了。

「是打雷嗎？」依沙貝爾夫人問。

「我恐怕今天免不了要下大雨吧，」多馬斯先生說。

幽尼達這時似乎已經不耐煩而且神經質了，第三次問：「媽！我怎樣帶這石竹花呀？」

「書記說，可以把牠們帶住頭髮上和衣襟上。」依沙貝爾夫人微笑着回答。

「對了，對了！」幽尼達高興地大笑了，她的胸前的曲線輕輕地起落着。

「什麼書記？」我問。

「時裝雜誌的書記。定戶們有事可以問她，她答覆她們一切問題。」

「我給你看看！」幽尼達說，帶着一個快的動作，一陣絲綢的沙沙聲，一陣有節奏的鞋底聲，她跑了過去，接

着不大工夫她又手裏拿着一本雜誌跑回來。

『我們問她赴鬪牛會時石竹花應該怎麼帶，』依沙貝爾夫人告訴我說。

『她便回答說，』幽尼達接着說：『石竹花可以帶在頭髮上，再不然就得繫在衣襟上。這種石竹花多半是紅的，但白的自然也可以用。這兩個顏色可以做出一個很好看的陪襯。』

『我們接到答覆，』多馬斯先生加上說，用他的手杖在地板上敲了幾下。

天色漸黑了，雷又打起來了，巨響驚人。

『大雨來了，』多馬斯先生斷定說。

我們大家都愕然無聲，我們從門口向那鉛色的天空窺望。一輛四輪馬車——一輛那種笨重的，舊式舒服的鄉下四輪馬車——在門口停住了。

『拉芒，』多馬斯先生喚那個趕車的僕人，『拉芒，你看天氣怎麼樣？我們今天下午會挨淋嗎？』

拉芒微笑着回答：『有點像吧，老爺！』

電光極快地閃着，雷帶一種可怕的乾聲劈着。大而密的雨點開始落下來了。在會場那邊，人們這時恐怕都在虛驚地跑着，慌忙地支起他們的傘吧。

——立達西班牙小說集

相反的靈魂

西班牙 皮康原著 徐調孚譯

皮康小傳

皮康 (Jacinto Oclario Picon)，生於一八五二年，死於一九二三年。他是西班牙自然主義的作家，作品的文體，雖是舊式的，但是短篇小說寫得很好。他小說的背景，是西班牙的京城馬德里。

挂在天花板上的油燈擲下牠的光到桌面上，把膳堂的牆壁和屋角棄落在黑暗裏。恩茄娜雪夫人，她的大的一個，黑皮膚，二十歲年紀，雖則她頗有一點病色，表情也略帶生硬，然而容貌卻很可愛，十分好看，她正在整理一本雜誌預備要縫訂。麗塔比尤萊利亞小二歲，也是黑皮膚，姿容溫雅，禮貌比她的姊姊更好更溫和，她正在用鈎針編織絨線的星。劉一士先生，兩個女孩子的父親，身體脩長而細弱，容貌也瘦小，恰配做一個拉曼卻 (La Mancha) 的繪畫『不朽的武士』的絕佳的模特兒在他面前，有八隻或十隻煙管嘴，有些是琥珀的和海泡石製的，還有是用製陶瓷器的濕泥做的和蜜蠟的。他用了雞毛向一滿杯的酒精裏蘸了蘸，正在一隻一隻的洗那煙嘴，因此在溶解中的尼古丁顯出一種咖啡色來，還有一種不可忍耐的臭味飛揚到空氣中去。這些煙嘴他用雞毛再三的洗過了後，用舊的細麻布來摩擦，然後再十分小心的拿來藏到匣子裏去，好像把小孩子眼到牀裏去這樣的小心。油布的檯面布上時時有被污穢的煙管中的油香所弄髒而且臭味的酒精滴下來，於是他讓麻布落到檯面布上。因此這臭味變得越發強烈了，以致恩茄娜雪從期刊裏擡起她的眼睛來，罵道：

『豬獯！我不曉得我怎樣的忍受你！有一天我總要把牠們丟光，牠們統統都到垃圾堆裏去的！』

劉一士先生瞪着眼睛望着她，蹙緊了眉頭反抗她，孩子們便都本能地俯倒了她們的頭，好像鳥兒覺得有大風雨正要來了時一樣。

當他們都在專心的各自幹自己的事業時，就是母親在看雜誌，一個女兒在穿釘書頁，還有一個女兒在數絨線的針頭；父親給苦味的火酒弄污他的指尖的時候，門鈴受了猛烈的一拉。女僕走進膳堂裏來，她是一個俗氣的、外觀壯健的女子，生着一副與其說像人，還不如說像獸的臉龐；她的袖口一直捲到肘彎，她的兩臂因為剛剛正在刷擦東西，所以紅而潮濕。他拿着一封用鉛筆寫的短信呈給她的主人。

『給你的。』

劉一士先生拆開了信，閱讀時面色變蒼白了。於是他帶着同時可以表示怯懦和堅決的聲音說道：

『我要出去。』

他隨即把信紙折疊起，放在背心的袋裏。

兩個年輕的人起身到別間房裏去，怕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但是當他們出去之前，母親早已動怒了，向劉一士先生高聲喝道：

『你不是又要丟我的臉了嗎，像那天你一天亮就走使全家都不安時一樣了。』

他毫不畏縮地報她一眼。

『隨便什麼時候我想要出去的話，我便要出去的。』

他走進他的房裏，穿了一件出門着的衣服，聚集了他的金錢，換一雙堅固的長靴，走到門口，麗塔早已拿了她的帽子和外套等在那裏，他接過了帽子和外套，就儘快的跑下石級去了。

過了一會兒，女僕開了門走到街上店裏去買火油。在店裏她遇見一個女鄰，問她道：

『你的主人到哪裡去啊，跑得這樣快，幾乎撞倒我在階石上。』

『對啊，我知道他一定是跑的。』女僕回答。『他們剛剛送一封信給他，說是他們情人快要死了。』

「誰告訴你的？」

「噢，就是那個來送信給他的人。」

事情是真實的。可憐的劉一士先生，第一，他碰不着一輛馬車，第二，從費用方面計算他也不願去雇一輛。他直跑過街道，橫穿過公共市場，那時候他獨自想像那即將遭遇的厄運，害怕的災禍，和就要跟着來的結果。他也帶着恐怖地想他的妻子，然而尤其是另外的兩人，可憐的曼妮婭和可憐的曼諾列泰；於是他和那母親相認識時以及他們彼此如何互相默契的情形都一一回憶起了。這許多的時候都成過去了，似乎是不可能。恩茹娜他的妻，是完全應該歸咎於她的。從他們結婚的時候起始，因為她自信是比較貴的貴族一些，受有較好的教育和屬於較好的家庭，尤其因為她得有幾千批散太(●)的遺產，她常常用最輕蔑的態度對待他；即使在孩子們和僕人們的面前，她也要壓服他以取悅。她似乎是粗陋者和淺識者的代表，十足的表示女性。不過永沒有仁慈和體貼，雖則她並不陵辱她的丈夫，但她以為沒有旁人的時候，她有管理他的權利，在衆人的面前則有嘲笑他的權利。

對啊，這都是她的錯處。當他們的進款將要耗完時，她便同了她的孩子們到海邊去，剩他一個人在馬德里，也不留一個僕人給他放工後的使喚，他須得自己去弄早餐，買麵包或者竟上飯店，他還要勉強的把污衣敷給洗衣婦人洗滌，而他的妻子卻又和他吵鬧，爲了他給過一些酒錢與看門人的妻子，她會幫助他料理那些不是男子們所做的小事情。

一個夏天，他認識了曼妮婭，他又欺騙她；是的，他欺騙得很凶，告訴她他是一個獨身者，但也並不含有惡意或卑劣的念頭，只是想得享戀愛的機會而已，由於情愛的渴望，他以為他有權利去呼吸她所包圍他的溫柔而熱情的空氣了。隔不了多時，女孩子出世了，她現在也已十六歲了。這似乎是難於成爲事實的罷，但一樁樁的往事卻都兜上心頭來：他過的儉省的生活，爲了活命而做的額外的工作，以及他把這些獲得的極少的

(●) 批散太 (Pesceta) 西班牙的一種銀幣。

利潤藏過了，而被恩茹娜搜出時的情形。曼妮於是做了最大的侮辱的犧牲了。實在呢，這可憐的人爲了他的快樂，也付出昂貴的代價；他的生活完全是一種牢獄的生活；在他結髮夫妻的家庭裏，因爲他是一個被迫者；但在別一個家庭裏，則又爲了良心和憐憫的緣故。

曼諾列泰，可憐的小姑娘，當她還沒有長成的時候，已經懂得一切的事了，在學校裏，他們說她沒有爸爸；在街路上，她看見和她差不多年紀的，穿着得都比她漂亮，有時她經過，竟會聽見她父親的妻子向她母親辱罵。

但是曼妮和他女兒的寬宏大度和順從聽命的態度使別人覺得是她們溫和的性情的自然結果。至於他呢！他怎樣的愛她們！可憐的曼妮！那一個卻這樣的康健，又是多麼不幸啊！那唯一的婦人使他相信世界上還有什麼仁慈，自我犧牲，至誠和熱情——就是她，就是快要死去的她。這一定無疑是這樣的：當那女兒決意寫剛纔那封信時，因爲她母親自以爲將要死了。

終於他走到了，在門口遇見一個牧師，是他的知己朋友，又是近鄰，他問道：

『你聽見她最後的懺悔嗎？』

『聽見的，她是一位聖者，她的唯一的罪孽應該由你負責的。』
他走了進去，當她看見他時，她做一個暗號叫他走近她的牀邊。

『這生命是完畢了，』她低聲地向他說。『劉一士，我的劉一士，這孩子，你明白你應該做什麼！』

『我賭咒給你做了了！』他既開始回答她，但又不被允許說完他的話。曼妮把雙臂圍繞他的頸項，垂下她的頭，倒在她女兒站着的那邊，更沒有別的什麼話，就這樣的死了。事情碰得這麼快，似乎是出於超人的力量，她抵禦死神，直等他來到，因此得以把女兒付託給他，而在他的臂腕裏呼出她最後一口氣。幾個鄰近的婦女給她料理葬事，他留在那邊直至親視葬事完畢，除了教士和一位別的朋友外沒有人在那邊時。

於是那個由於天賦的心的細小，以致這幾年來忍受他妻子暴虐的管轄的人忽然覺得他自己有難於

抵抗的強力了。

像高尚的職務之自覺，能把意志薄弱的人變爲勇士，還像守錢虜當情慾扼住他時能突然變成一個敗家子一樣，因此他的不幸的和由於錯誤而生的女兒的嬌弱，能使他勇而且強。有什麼神祕的發展在他的心中，有什麼祕密的衝動在促進他決心，他也不曉得怎樣去解釋他。

『來，孩子，』他說，他幫助她包了一包她的簡單的衣服後，攜了她的手走到街路上，雇一輛大馬車，把到家的路徑告訴給車夫聽，從離家到現在已有四十八點鐘以上了，對於他決定要做的事的結果毫無有一些恐怖，便離開這可憐的住宅了，在這所住宅裏，她——現在已在草泥的下面了——曾流過這麼多的淚啊。

尤萊利亞給他們開了門，及至看見她父親帶來了那一個女孩後，她便退回到蔭影裏去了。

『你和這孩子做朋友，』他說了，把他們倆都留在餐室裏。『再叫你的母親立刻到這里來。』他的妻子急忙進來，她的丈夫用了一種似乎是完全新的聲調，向她說了下面的話：

『這孩兒是沒有母親了，我帶她到這里來和我們一塊兒住。在這件事情上，你不要想和我反對，因爲如果你吵了，我便將同了她出外到地球的盡頭去的。而且爲要使你在我親戚和朋友的眼裏所看輕，你當告訴他們，完全是本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帶她到這里來，給她保護。誰也無須再多知道一些。』

這幾句話是他用了這樣的一種命令口氣宣告的：能使恩茄娜雪明白她的家庭的暴政權已到末日，而一切的抵拒也都無用了。在反面呢，她覺得她自己如果實行了她丈夫慷慨地分派給她的重任，做一個神聖的和慈悲的妻子，能夠保護他非法戀愛的果實是值得誇獎的。

她放一隻小鐵牀在尤萊利亞和麗塔的房間內給曼諾列泰睡，這小女孩就在那裏嗚咽地過了夜。一清早，曼諾列泰便起身走到膳堂裏，在那裏，她不敢做一件什麼事或者觸一樣什麼東西，她老是坐近一隻在走廊邊的矮椅裏，用了孩子氣的好奇心望着各種家具，這些家具雖則是不值錢而敝舊的。但她比較了她母

親剛剛死去的那屋子裏的，卻覺得是富麗而簇新的了。

一會兒，她昨晚睡在那裏的寢室門開了，門內是尤萊利亞，她衣服還沒有穿全，把一件有污泥的裙子和一雙非常醜陋的鞋子擲進膳堂的中央來，用了一種不許人家回答的聲調說道：

『拭乾淨了交還我！』

雖然年紀還幼小，但曼諾列泰完全覺到她侮辱的厲害，她明白在時機上，聲調上和手勢上的侮辱比較這行為的本身，上還要來得兇。她的第一個衝動是不遵命令，用幾句不適宜於她的嘴唇的語句答還她，這些話是她母親差她去買麵包或橄欖油時在街上或店裏聽得來的，但是不曉得怎樣也不曉得爲什麼，她忽被『反抗了有何結果』這念頭的恐怖所打擊，她低下了眼睛，取了挂在碗櫥上的刷子開始刷那裙子。

正在這時候，麗塔從別一門口一眼瞥見了這情形，走進來從她手裏接去了裙子，用了一種在孤女眼中看來勝過天使的聲調說道：

『妹妹，不要管她。你不是爲了做這種事到這裏來的。和我一同來。我要把一件從祖母死了後藏着的黑衣送給你，然後我們替你縫做爲你母親而穿的喪服。』

小說月報

戰爭中的威爾珂 一件實事

保加利亞 跋佐夫原著 魯迅譯

跋佐夫小傳

跋佐夫 (Ivan Vazov) 是近代保加利亞頂偉大的詩人和小說家，就是在世界的文壇上，也有他的地位。他生於一八五〇年，在保加利亞沒有獨立以前，他總寄居在羅馬尼亞，直到祖國獲到自由，他才回來住在首都。他被稱作保加利亞的國民詩人，在另一方面，他的小說，更有世界的聲譽。在他的文章裏，巴爾幹的美麗和樸野，都可以顯呈在讀者的眼底。這是他成功的地方。

人取他入營的時候，他藏在草料閣上的乾草裏……年老的父親往鎮裏去了，爲的是央求官府，不要取威爾珂（註一）去，因爲他是獨養子，沒有人能理生計，飼牛和布種的了。

留在家裏的只有年老的母親，是須得打發開那些問起威爾珂的人的。

『巴巴（註二）維陀……叫威爾珂來，他應該上鎮去……他是豫備兵……他須得抗鎗……』克米德（註三）對伊說。

『威爾珂沒有在家，我的小兒子。（註四）』

『母親維陀……威爾珂大概是躲了罷……』經過門旁的豫備兵們問說。

『沒有小兒子……我藏他在那里呢……從前天起，我便不知道他在那里……他不是廢物……你們都知道他……』

但此時來了伊凡摩利希維那，是預備兵的指揮者。他從頭一直武裝到腳。人知道他是一個狠毒的人，全村的人們在他面前都發抖。

「祖母……倘若威爾珂在明天早晨我們開拔之前，還不來入伍，我一捉到他，立刻給他一百棍……你要記取……！」

「但那是爲什麼呢……你們尋到他，就立刻打死我……他不是一個廢物！你不知道麼……」吃驚的母親維陀喃喃的說，而且掛念着坐在草料閣上的威爾珂。

「用骨櫻樹做的棍子一百下……一下也不能少……」伊凡重覆說，走了。

那威爾珂呢……他熱病似的抖着，從他自己挖在屋頂上的窟窿裏，窺探着他。他聽到了可怕的摩利希維那的恐嚇，而且更加害怕了。

他趕緊溜到頂篷上的一個角落裏，爬向乾草，自己埋在這裏面一直到頓頸，他這樣的等到夜。

第二日一清早他從罅隙間往外看：村的空地上站着一羣豫備兵，都是他的夥伴，都高興，都穿制服，而且他們用秋花裝飾着的帽子上，在太陽裏耀着小小的金獅子……他們嘴裏衝着黃楊木的小枝條，他們也用這飾了鎗口……子彈，珍珠一般的排着，交叉在他們的胸前……而且掛在他們身旁的鐵葉的水瓶，又安排得怎樣好……太陽反射在這上面……

寂靜籠罩了全羣，豫備兵們成了行列對着他的小屋子走。

伊凡摩利希維那從酒舖子走近這邊來。他戴一頂帽高得像一條烟囪，這旁邊插一支白羽。

他在隊前面站住，向他們說了幾句話，用手做一個信號……他們便緩緩的動作了，一律整齊，而他在他們的前面。他們之後，在雜色的一大羣裏，是親屬和朋友，來和他們作別的。

歌是大聲的唱起來了，很響亮……

威爾珂傾聽着……他聽不飽這甜美的音節……而且歌將他的聲調瀰滿了全村落……天空和森林。

……
他們走了……消失了……

風時時送給他在空中反響的歌的聲調來。

這真是戰爭的一點妙處呵！……

糊塗威爾珂的心在胸膛裏發了抖……他向下邊看……從上到下滿是塵土，掛着乾草和蛛網……圍住他的是渾濁的氣味，黑暗，鼠子弄剩的零星……有幾處，從罅隙間射進些微的太陽光線來……所謂偷偷的光亮……

而那邊……開闊的平野，明朗的天，照耀着純淨的太陽……豁澗裏的流水潺潺的響，鳥雀自由的騰上天空中……而他的夥伴向着碧綠的曠野裏開步走而且歌唱……

沒有多想，威爾珂從閣上的四方口溜進房中，在壁上抓了鎗，走過牛棚，撫摩了花牛，在那額上的星點上接了吻，不使母親看見的跳過籬笆，便奔向平野去，彷彿有人追趕他似的。

豫備兵們開步走而且歌唱……他們的刺刀在太陽下電光一般閃爍……他們的軍旗像張開兩翅的大鳥似的飛揚……

衆人之前走着伊凡摩利希維那。他時時轉過身來，發些號令，於是又和他的大帽子向前大踏步的走。威爾珂追到他們的時候，歌沈默了，隊伍解散了，大家叫喊起來，因為威爾珂一光降，各人都得了願意的人了。

『烏瑪利丹……烏瑪利丹……你怎樣了……你是怎樣的一個英雄呵！……你究竟先在那里呢！』
這一部分大聲說。

『烏瑪利丹來了！……』別一部分叫道——『現在我們不怕什麼了，而且要俘虜蘇丹哩！……』
『開步走！……開步走！……而且高興罷！……開步走！……開步走！……君士但丁堡是我們的！……』

豫備兵們都歡笑而且納罕的，看着烏瑪利丹的威爾珂，在他身上有幾處還掛着蛛網。

威爾珂紅了臉，也不作聲。
伊凡摩利希維那微微的笑，但他便即皺了額，鋒利的叫喊道：『够了，這够了……你們爲什麼這樣笑？』
好，威爾珂……開步走……

豫備兵們又成了行列向前走。

但在他們過第一個土岡以前，人已經將烏瑪利丹的威爾珂改稱『少尉』了。

晚上，他們到了菲列波貝爾。

人使他們歇在飢餓之野的新營裏。

第二日早晨，兵官來巡邏，聽過摩利希維那的報告，去了。

這於威爾珂都適意有肉的湯，新的兵外套和伙伴，和軍歌和愉快——一切，只要是心裏所希求的。他慣熟了新生活，同化了兵們的習慣和言語……他早沒有一點再像先前的威爾珂了。

人來點名。

『有！』他儘力的叫，其時挺直的像一條絃，而且從從容容的一瞥長官的眼。別的人戲弄他。

『威爾珂……』伊凡摩利希維那大聲說，他已經任爲軍官了，——『你將帽上的小獅子綴顛倒了！』
野東西……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而且威爾珂很尊敬的看一看他的長官。每瞬間都到來新兵的輸送，是分給豫備兵去教練的。

威爾珂分到了大約十個村人和五個市人。伊凡摩利希維那對於一個市人有些反對而且可怕的苛待。

他。

他現在尋到報讐的機會了。

「威爾珂……」他將他的下鵬叫到旁邊。

當威爾珂傍他站着的時候，他問，這時他用眼睛睜着站在隊伍裏的新兵：「他們服從你……」

「他們服從，您勃拉各羅提……」

「你看見那邊的那一個大個兒人麼？」

「我看見他，您勃拉各羅提……」

「這是一個狗子……這是……你懂麼……好好的留心着……不准他動一動……倘若他走得壞，給

他一腳……他看得不直，便一拳打在狗嘴上……不要寬容他……前面去，給我能看到……」

「遵命……」

威爾珂回到他的新兵那裏，少尉也背向了市人了。

威爾珂理會不得，何以少尉只吩咐打那大個兒人。村人中卻有幾個是練習的獅兒，按着號令，那大個兒走得最好。少尉大人不是錯誤了麼？他的頭腦不能捉摸這事，但自從那時以來，不知什麼緣故，他在這大個兒人之前自己覺得慌張了。

晚上，摩利希維那叫他到官房裏。

「威爾珂，對那驢子究竟怎樣了……」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

「他那狗嘴腫了麼……」

「一點沒有，您勃拉各羅提，他的事做得很合法……」

少尉蹙了額。

「聽着，你是一匹駱駝。明早操練的時候我來……無論他怎樣，你便在我的面前將他大罵，否則鬼捉你！」

……
威爾珂悚然的去了。

他覺得自從那少尉陞遷之後，更加壞了，到末後……誰知道呢……這大約是這樣的風氣……次日早晨，少尉到操練這裏來，額上帶着一道很深的皺。

威爾珂覺得滴下冷汗來。

剛發首先的號令：「一二！」威爾珂便立刻走向大個兒人，拉住他的制服，喊出鈍的，低微的聲音來，似乎是在地底裏：「請……您……」

此外他不能再說了，他單是哀求似的看着大個兒。

幾個兵，是市人，不由的微笑起來，當他們看見威爾珂的可憐的地位，他自己不知道，他是在天上還在地上的時候……

摩利希維那憤然的咬了牙，青了臉，跳向威爾珂并且打在他臉上，至於他鮮血直涌出鼻子來。這使軍官更加暴躁了，他喊道：「威爾珂……二十四小時的禁錮……沒有麵包……」

威爾珂的罰是嚴重的。

他哭了一整夜，他全走進他的憂愁裏了。他記起他的母親，那伊如果想到他，便在那里款款的……他的父親，那兩腳已經不能做吃重的工作的……棚裏的花牛，那此時正在四顧，看威爾珂來撫摩他與否的……他想的很久，雄雞啼到第三回，最初的黎明開始了，暗暗的進了小窗子……全營立刻醒來，懲罰的期間過去了，他又去操練……而且又看見野少尉的鑿鑿的臉了。

不……他今晚便跑開這裏，只要一昏暗……出什麼事，出來就是……

雖然，威爾珂卻並不能實行了他的計劃。人將伊凡·摩利希維那調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而他的位置上來了一個有理的像人的軍官。

於是威爾珂留着。

第一個軍官即刻看出了威爾珂的能幹，他的服從和心的簡單來。有一天，他當着大隊之前，因為一件任務的好成績，大聲的稱讚他。

「好，威爾珂……你是一個勇敢的漢子……我希望大家都像這樣的兵士，像你似的……」

威爾珂彷彿覺得，他有如回了天堂了，從這利時起，他就準備定，只要有長官的一個眼色便拚死。這使他活潑起來了，而且他又開始問那伙伴，是否立刻便有對於土耳其人的戰爭，他有這樣的興致，要用他的刺刀刺死幾個土耳其人。他日見其好戰了。

「威爾珂……你在戰爭中真要打死一羣土耳其人麼……」他的伙伴惡意的問他說。

「他們的娘要哭他們。」

「你怎樣打死他們呢……你實在還沒有戰爭過……」

「什麼……我……」激昂的威爾珂回答說，他走到旁邊，緊捏了鎗，——看一看，用刺刀向空中便刺。

大家都躲閃，因為這赫怒的威爾珂，是真會將人刺在那刀尖在日光下發閃的刺刀上的。不意中有人拍他的肩膀。

他轉過去。

他面前站着他的長官，而且一半微笑一半嚴厲的對他看。

威爾珂挺直的站着，羞得沒有話。

「我願意看見你對着真的敵人也有這樣勇……」長官說。

「遵命，您勃拉各羅提……」

這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日（舊曆，即新歷的十五）人將全團運到飢餓之野去，並且排了隊，不久，團長騎着馬到來，曉諭大眾，說那米蘭那塞爾比亞王，對勃爾格利亞宣告了不合理的戰爭，以及當晚這全團便向野外進軍去對仗，防守祖國的邊疆。

爲了同塞爾比亞開戰而起的，首先的無意識的快樂之後，（普通的高興是威爾珂也有份的）威爾珂的頭裏起了大擾亂了。他捉摸不到兩件事：第一，塞爾比亞何以倒不向那又壞又非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去出兵呢，此外，是人要到塞爾比亞，渡過海去，不可怕麼……

然而他沒有工夫，打聽這些事了。大家滿手都是事，這邊那邊的跑而且忽忽的集起東西來，因爲都要上火車去。

車站上塞滿了人……母親們哭着和兵們別離……女兒用樹葉環繞他們的帽……另外的人又用松柏枝插在鎗膛上……單是和他作別的沒有人……沒有人訴說，說他出征的事……熱情抓住了他，但沒有時候了，他們要歸隊，音樂演奏起來，大眾訣別他們，高叫一聲『呼而啦……』（註六）而且列車走動了。

自兩天以來，蘇飛亞的曠野，已經被在高峻的連根震動的密朶式山發出反響來的炮聲轟得煩厭的了，……山將他憤怒的頭角包在濃雲裏……

舊蘇飛亞（註七）勃爾格利亞的首都，也一樣的恐怖……市街上是紛亂和擁擠……市街上是哀愁，……而且人心——悶悶的。

白旗綴着紅十字的到處飄揚，市鎮變成一所醫院了，車子戴着傷兵不絕的到來……而且從戰場上又永是傳來暗淡的消息……大砲聲愈加逼近，愈加怕人，空氣激蕩了，玻璃在窗戶上發着抖……

蘇飛亞後邊，在斯理夫尼札這方面，大道全被軍人掩得烏黑了，他們來從羅陀貝爾沼澤的內地，從黑海和白海的（註八）沿岸，從多瑙來的這些英雄們。他們將黑夜做成白天，他們一面走一面睡，他們沒有一點食物到嘴裏，而且這於他們是很適意的！

你聽到麼……他們還唱歌當作大砲的轟聲的答話，雖然他們直到唇邊都濺滿了泥汗，只有他們的鎗發着閃，而歡喜卻主宰了他們的心……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看他們，談論他們，期待他們什麼事，他們知道，勃爾格利亞人爲他們禱告。

向西方望過去，只見滿路是拿着插上的刺刀的步兵……鐵的車輪軋軋的響……他們曳着沈重的大砲和彈藥車……倘他們一躲閃，困倦的騎兵，便將他們濺上了泥汗……但是如何奇特的騎兵呵……三個人騎在一匹馬上，正如拉兌茲奇的兵，當他們馳向式普加去戰爭，幫助民軍的時候似的（註九）

現在斯理夫尼札是第二式普加了，多一個兵一粒彈——便能救得祖國……我們的英雄們都知道這事，而且上帝所以將鐵一般的力量和不可見的羽翼給他們……

在一小時之前，斯理夫尼札後面的全線上，激起了可怕的戰鬪。三日以來，已經是大砲不住的怒吼，而且千萬的鎗彈噼噼着的了。濃密的青色的煙霧罩着戰場，不肯收斂了去。

敵人的集合的車壘從各方面奔突進來，又到處退了回去。前天他們比我們強三倍，昨天強兩倍，今天是勢力相等了。

戰爭在左翼發作起來了，在中軍，以及在右翼，這是我們的威爾珂就在裏面的。他戰的以一當十，很駭人。那墳山，勃爾格利亞人從這裏射擊出去的處所，昨天是屬於塞爾比亞人的。經反抗襲擊之後，我們的軍隊將塞爾比亞人從這陣地上逼走了，——敵人退到對面的土岡上，是他在夜間築了堡壘的地方……他向我們四面用了火來，又用鎗彈的雹霰來震動塞爾比亞較低的我們的陣地……塞爾比亞人是看不見的，

……在煙霧裏，這邊那邊的出沒着黑帽的尖頂，而利時都又消滅了。

時間經過了，戰鬥永是繼續着，每瞬間升起塞爾比亞人堡壘的那可怕的火來。

我們的隊伍節省子彈，不再徒然的來開鎗，他們等候着號令『前進！』以用刺刀去回報那射擊……其時我們的少年靜聽着鎗彈的噹哨，或者那打在地面的鈍滯的聲音……我們的大砲一發響，他們便將眼光跟着榴散彈而且吶喊道『呼而啦……』倘若這砲火命中了的時候。

只有威爾珂一個人沒有停止開鎗……他一個人定規的回答敵人，因此大抵的鎗彈都落在他四近。大半是這事使他發怒，就是從昨天早上起沒有一點食物到過嘴裏……因為這不住的火，麵包是不能運到堡壘的了。威爾珂的臟腑抽得如一條蛇的圓圈。他在牙齒間咒罵而且永是接連的射擊……

然而——飢餓克服了市鎮……

威爾珂站起身來，伸直了，并且開手向戰友的背囊裏去搜索，看可能發見一片麵包……他全沒有一回聽到鎗彈的噹哨，那永是稠密的落在他四近的。

『你伏在地面上，烏瑪利丹……』衆人都嚷，因為吃驚着威爾珂的魯莽。

但威爾珂默着，站直了，又彎下去，遍摸所有的衣袋……他終於尋到一片霉了的餅乾，於是他站得挺直的咬進去，對抗塞爾比亞人……一粒鎗彈貼近了他的嘴直飛過去，將那餅乾帶得很遠了……

這是塞爾比亞人的一個大錯：他使威爾珂狂怒了……為懲罰他們起見，他將臂膊擎在空中，並且用了死力叫喊起來道：『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百數顆鎗彈攢着這狂怒者呼呼的響……威爾珂不害怕……『天使保佑無罪者』——諺語說……戰友相信，威爾珂是發了瘋了，但他們不能反對他，而且躺在地上跟着威爾珂的號令吶喊道：『呼而啦……』隊的指揮官喘喘的看着威爾珂的無畏，但說齣戲是每瞬間都能變成悲劇的，而威爾珂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兵……

「威爾珂……伏在地上……」軍官命令說。

但他似乎聾瞎了，威爾珂只是不住的向塞爾比亞人揮着臂膊而且叫喊：「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而且躺在地面上的伙伴們學着他的說：「呼而啦……呼而啦……呼而啦……」
希奇……這憤怒的狂度是傳染的，威爾珂的叫喊延燒了衆人的心……幾個人起來了，因為要照着威爾珂做……現在他是真的指揮官了。

排長將額蹙成皺襞，命令的叫道：「烏瑪利丹，我命令你……伏在地上……大家都伏在地上……我不願無益的犧牲！」

「您勃拉各羅提……」威爾珂第一回說，——「他們逃走了……呼而啦……」
指揮官起來，用他的望遠鏡去照看塞爾比亞的陣地。

而且真的……塞爾比亞人逃走了……從這喊聲「呼而啦」上，他們推想，以為勃爾格利亞人攻進來了。

二十分時之後，勃爾格利亞軍占領了高的塞爾比亞的陣地並沒有開一回鎗。

威爾珂躺在醫院裏三個月，因為左臂上一個傷，是他在札里勃羅特所受的，左手從此以來於工作便沒有用。他以後還是在戰地一般模樣，而且永是成了這樣的威爾珂烏瑪利丹。夥伴們仍是玩笑的稱他「少尉」。雖然他們忘不掉，他便是，在斯理夫尼札占領堡壘的一個人，他也並沒有忘記這件事，他每遇機會便講他戰爭的回憶。

倘若兵營是兵的學校，戰爭便是他的高等學校了。而且——事實上——威爾珂知道了領解了許多的事物。只有一件，這單簡的農夫不能懂：人為什麼和塞爾比亞人打仗呢。

我們的聰明的政治家對於這膚淺的幼稚的問題，立刻給我們一個準備妥貼的回答……
然而我覺得，正如在我們這裏一樣，在我們的鄰人那裏也有百千的簡單的農夫正如威爾珂的，直到現在，還不能懂得爲了誰，這戰爭是必要而且不可免呢，因爲他們是只用得着及時的太陽和雨澤的……
簡單的頭腦

——商務現代小說譯叢——

註一 Velko, 勃爾格利亞人的名字, 和魯爾伏忒奧塞爾比亞的 Volk 相同, 意義是狼。(俄文稱狼爲 Volk, 波蘭文是 Wilk.)

註二 Baba, 斯拉夫語, 意義是老人。

註三 Kmiotek 意義是村長。

註四 斯拉夫種人相稱, 幼的對於老的常是父母或祖父母, 長的便稱他爲兒子之類, 不必定是親屬。

註五 到塞爾比亞戰爭時, 就是到俄國軍官的解職時爲止, 兵們都用俄國式, 尊稱他們的長官。現在是他們只說中尉, 大佐之類。

註六 Hurra 是歡喜或激勵的喊聲, 或者意譯作萬歲, 不甚切合, 現在就改爲音譯。

註七 Sofia 勃爾格利亞語的 Sredec, 就是羅馬的 Ulpia Sredecia

註八 指 Aigala 海。

註九 俄土戰爭時, 曾在式魯加大戰。拉克茲奇是此時和民軍反抗土軍的人。

消夜會

保加利亞 伐拉夷柯夫原著 王魯彥譯

伐拉夷柯夫小傳

伐拉夷柯夫(Todor G. Uliakov),是保加利亞人,生於一八六五年。他是一個美文作家。在保加利亞的大作家隊伍中,以後就要推到他了。他頂喜歡把現實的生活,拿來當作題材。這一篇消夜會,就是描寫保加利亞鄉村有趣的生活。

一 安靜而且清明的秋夜。

在巴爾幹山尖和山谷開始往上蜿蜒,和寬闊的,現在已是赤裸的田野開始往下伸展的那崇山峻嶺低下的遠處,躺着可愛的山毛櫸的平面。平面的中央有一個圓形的廣大的羊廐。年青的牧羊者斯妥揚在那裏集合羊羣,使牠們過夜了。他坐在粗大的木塊上,傍着將要燃盡的火,吹着他的甜美的笛子。

在許多牧羊者的中間,斯妥揚是第一個會吹笛子的人。他的師傅是馬恩搖公公,從前一個有名的音樂家。馬恩搖公公吹笛子的時候,連樹林和水都靜靜地傾聽着。斯妥揚曾在他那裏做了幾年雇工。馬恩搖公公知道他對於音樂有極大的思慕,看出他有神明的才能,因此他死時,把自己親愛的真珠母的笛子送給了他。人家說,他同時把他自己的技藝也和笛子一起傳了給他了。斯妥揚一吹起笛子來,彷彿馬恩搖公公復活了,在吹奏他的驚人的樂器一般。

現在也是這樣——斯妥揚微微歪着頭,半睜着左眼,眼上卷屈着從帽子裏垂下來的金色的捲髮,吹奏着馬恩搖公公所給與他的那笛子。他的手指很敏捷地按着,在笛管的一排孔上顫動着。從他的手指下安靜地流出許多聲音來,那聲音有點重濁,有點暗啞,但落在人的心中是這樣的甜蜜,這樣的舒暢!聽呵——笛子

的聲音排列在活潑的音節裏，夾雜着急速而生動的顫音，在模仿燕子的鳴聲呢。這一種笛歌是晨間帶引羊羣到牧場去的笛歌。隨後音節變化了，笛子的聲音拖長地流着，催人睡眠。這是白天裏帶引羊羣到濃蔭的樹下去休息的歌。

月亮在他今晚出發的高聳的婆山上三四竿高，露着整個的面孔，停止在山毛櫸的平面上，微微閉着一隻眼睛，傾聽着年青的牧羊者的驚人的音樂。那溫和的晚風，不久以前還在近處松林的山谷裏和凋萎的樹葉們憂鬱地談話的，也停止了呼吸，傾聽着消魂的笛歌。在離開羊廄不遠的地方，像守夜者似的站着的那些靜默的山毛櫸們也傾聽着。躺在榛樹編成的羊廄的柵欄旁的那些羊兒們緊緊地互相偎靠着，甜蜜的睡熟了；牠們夢見太陽已經昇來，牠們在笛歌的聲音下嚙着帶露的草。兩匹蹲在火邊的卷毛的大狗——卡爾馬伴着夏爾柯，在年青的牧羊者的腳邊——都已被習聞的音樂所迷醉，舒適地打着盹。但牠們的尖銳的聽覺還很靈敏。甚至最微弱的聲音發生時，牠們也豎着耳朵，擡起頭來嗥叫，預備兇狠地往近攏來的人或獸野撲過去。

斯妥揚吹着笛子，很快的奏着歌曲，他的手指在笛子上顫動，他好像沉入在他先後所奏的驚人的歌曲中，完全忘記了自己，不想什麼，也不爲什麼所煩惱似的。但是，完全相反。他現在沒有迷醉在笛歌中。他的手指只是照着習慣的在那裏按，在那裏顫動。笛歌中的音節的排列是音節自己湊成的。他沒有注意。他沒有傾聽。他的思想把他迷醉到別處去了。他的聽覺，和在他旁邊打盹的狗的一樣靈敏而且緊張的，放棄了自由編成的笛音，在音節後追索着遠處的脚步聲。

這時有一匹羊在睡夢中抖動了一下，發出鼾聲來。夏爾柯便豎着耳朵，擡起了頭。斯妥揚中斷了吹奏，站起身，開始往村莊的那一邊，映着青白的月光的田野上望去了。

「他還沒有來，真見鬼呀！」

隨後那匹熟睡的羊兒安靜了。夏爾柯也平靜起來，重又打着盹。斯妥揚整理了一下將燃盡的柴炭，伸了

一伸腰，重又坐倒在光滑的木塊上，繼續地吹起笛子來。他的手指又自然地在笛子上移動，他的思想卻往別一個地方流了去。

……老裘在什麼地方延滯着呢！一到黃昏他就應該回來的。我們不是這樣約定的麼！現在，已是這樣晚了，他還沒有來！他還想做朋友！

他對他的老裘發着怒。當老裘有事時，斯安揚是常常比約定的時間還早些就回來了，好讓老裘正當那時候到村裏去。而這次，他這樣的請求他早點來，而他竟到現在還沒有來。

……看哪！嘉派太早已在村莊裏了！他的老伐是一個好人，他很早就回來，放了他走。現在嘉派太已在消夜會裏，已在他的愛人身邊了。他呢！……咳，他是怎樣的憤怒！已經沒有什麼事情了，他應該丟開羊兒們，也飛跑到消夜會裏去的。那些羊兒——隨他們去吧！狼吃掉他們，這些該死的！爲了牠們，他現在將錯過美麗的消夜會了！

當他沉入在這些思想中的時候，他的手指便突然自然地在笛孔上愈加急切的按動起來，這時拖長的音節便轉入了短促的美麗的歌曲。斯安揚無心地傾聽着這些有趣的笛音，無意中吹出了一種跳舞曲。這歌是關於一個小姑娘，走過小徑，撒着不死之花，一個年青的牧羊者拾集了那花，交給羊兒們，一面對牠們說：

『現在，吃吧，羊兒們，脹破肚子吧，

好讓年青的有着烏異的眼珠的牧羊者，

飽嘗消夜會的滋味哪！』

……牠們脹破肚子吧！——斯安揚又想了。他的老裘氣破肚皮吧！因爲他並沒有照着他們所約定的時間來到！牠們都脹破肚子吧，這些該死的，好讓他也去飽嘗消夜會的滋味啊！

他的思想把他帶到了消夜會裏。今晚的消夜會是在春柯維蔡孀孀那裏。這時正是最熱鬧的時候。那裏是多麼快樂！他的愛人也在那裏！

於是他便沉入在甜蜜的幻想中，關於她，關於他的思想的愛人。他的笛子立刻奏出一種柔和的，細微的，充滿着愛撫的歌曲來。

……她並不十分美麗，也不十分嫵媚，但現在，她已走進了他的心裏，在那裏活着了……

這是怎樣發生的呢？當他一個人的時候，他已經回想了多少次數了，如同爲有趣的笛音所沉醉一般，他現在也把這些在他的記憶裏譜成了一個歌曲。

是在收割的時候。他趕着他的羊羣往哈其提摩的柳叢去，叫牠們在那裏休息着反嚼。他忽然聽見近處發出了一種驚人地美麗的歌聲。他望見稻田上只有一個姑娘在割稻，她獨自割着稻，獨自歌唱着。他張着口聽着，忘記了趕羊羣去反嚼。過了不久，她那裏來了一個年紀很大的女人——很像是她的母親。於是歌聲停止了，斯妥揚把羊停止在柳樹下，坐在牠們的旁邊，等待着年青的姑娘再發出歌聲來。但是那裏不再有歌聲，也沒有什麼說話的聲音。只發生了別的事情。吃完了飯，那個老年的女人躺在田上，年青的拿着小鍋子去汲水了。水井就在柳樹的近傍。她在他的身邊走過。斯妥揚看得她很清楚。是一個溫雅的女郎，咖啡色的頭髮。她向水井走去時，她的白色的面孔羞得紅了起來，低着眼睛。從那裏回來時，她已比較的大膽。她向他射過眼光來。他看見了她的眼睛——大的烏黑的眼睛。

從此她就進了他的心裏。他開始想她，念她。他希望再聽見她的歌聲。他想遇見她，和她談話。他願意出什麼代價呢？

……我願意出一匹公羊做看見她的代價，兩匹公羊做遇着她的代價，三匹公羊做和她談話的代價——他填着歌譜——一匹，二匹，三匹公羊算什麼！他堅決地加上說。他願意出所有的羊兒，倘若他能够遇着她，和她談幾句話。

但是機會來了！一天晚上，當他在村莊裏的時候，上帝把她白白地送給他了。他在往格魯夷超夫去的巷裏遇着她。她肩着一根竿子，竿子上掛着幾隻錫鍋。他止住了她，喝了她一點水，和她說起話來。於是開始

了甜蜜的話和有趣的諧謔了。他說這個，她說那個。他戲謔地問她什麼，她微笑地回答着。他們甚至忘記了自己。他們沒有注意到太陽已經下沉，月亮已經露出角來，星星遮住了天空。隨後她先清醒了。『現在，斯妥揚，我怎樣回家去，怎樣對媽媽說呢？』她有點懼怯的，但深愛的望着他。於是他思索着，緩慢地憶想着。他知道叫她怎樣說了：『你說，我愛，水井很混濁，因此你和你的女朋友們直等到牠清澈呢。』

這個寶貴的會見使他的心充滿了歡樂。攀恩卡已是他的親愛的人，他的愛人，他的第一個心愛的人了。這時在他的手指下便流着細微的可愛的歌。那是關於一個牧羊者和有烏黑的眼睛的小女郎的歌，他也和他一樣，願意出一匹公羊做看見她的代價，兩匹公羊做遇到她的代價，但是昨晚在巷子裏，上帝卻極簡單地把她帶給他了，——在斯妥揚的記憶裏，歌詞和那真正的會見的寶貴的記憶織成了一起，而這種種便形成了一個圖畫，一個驚人地美麗的歌，使他的靈魂充滿了甜蜜。

但他突然的清醒了。有一匹夜鳥鳴叫着，從鄰近的山毛榉那裏飛過了羊廄。夏爾柯抖動了一下，豎着耳朵，哼了起來，卡爾馬在牠後背也擡起頭來，發出了聲音。斯妥揚跳起身，又朝往村莊去的那條路望了過去。『不是他，他沒有來！一定有什麼原因。也許他遇着什麼事了。這，現在是應該遇着的。麼，咳，咳！』他苦惱得嘆息了。

他又望了一會，沒有注意那將要熄滅的火，重又坐倒在木塊上，吹起笛子來。他的手指自己按出一個憂鬱的歌的音節，表示着青春的消失的訴苦和對於第一個愛人的相思。他的思想，又把他帶到了他的愛人所在的消夜會裏。

……自然，她也在用眼睛尋找着他。他原已答應了她，他也到那裏去。她現在一定在發他的氣！那個可憐的姑娘！他近來很憂傷。她的母親時常責備她。她是她的繼母。她的父親是一個酒鬼。他或是沒有注意她，或是無故的責備她。她只等待着他的。她等待着斯妥揚的甜蜜的話和快樂。她這時在消夜會裏也等待着他說甜蜜的話給她聽，使她的心快樂。但是他——不在那裏。她一定苦惱，很苦惱。

……阿，倘若她知道他是在怎樣的苦惱呵！他也是怎樣的思念着立刻看見她呵！他是怎樣的願意把一切都丟給命運，飛跑到消夜會去呵！

倘若她能够聽見他的憂鬱的訴苦的笛歌，表示着他的靈魂的苦惱的笛歌！咳，咳，倘若她能够聽見！

他突然改變了他的笛歌。他的手指在別一排上按動起來。於是從笛子的孔裏湧出了戀愛的歌曲。笛音漸漸高了起來，響了起來——彷彿在使遠處村莊裏的人能够聽見似的。隨後，過了一個大的圓活的音節，聲音漸漸低了起來，最後終結在幽弱的顫動裏，像是溫柔的，甜蜜的情人的蜜語一樣。斯妥揚這一次生動而且熱忱地吹着他的甜蜜的笛子。聲音從他的手指下這樣清質地湧出來，落下來，彷彿不是笛子在奏，是笛子在歌唱，在說話似的。牠在述說關於別一個吹笛者的歌，那一個人和他一樣，在一個影暗的地方吹奏他的笛子。同時他的愛人達拉嘉娜在村莊裏掃着院子，她的母親在她旁邊搬垃圾。達拉嘉娜忽然聽見笛子的聲音，清醒了。她好像知道這一個歌，於是她對她的母親說：『你掃着地罷，媽媽，我到那邊高處的影暗中去看一看，是誰在吹笛子呵，媽媽。』也許是她的兄弟吧。他也吹得這樣美的。這時，別個就須希望明天清晨看見她拿着一筐帶露的山毛榉。倘若她是她的愛人，或者好像是他，這時她就說：

「呵！媽媽，你希望在春天裏再見我，

帶着烏黑的眼睛的羔羊，

見達拉嘉娜帶着一個小男孩吧。」

……多麼大膽的姑娘，斯妥揚暗自想着，先後接着歌詞。她讓她的母親掃院子，自己卻到愛人那裏去了！從前一定有過這樣的事，因此有了這一個歌。這是多麼美麗！

他的手指時時重覆地按出相同的愛戀的聲音，他的思想把他引到了美麗的歌的幻想中。

……他的親愛的人也會這樣嗎？倘若她能聽見他的笛子的懇求的叫聲，立刻像達拉嘉娜似的跳起身，到他的羊廄裏來呵！噯，那時還有誰比他更幸福呢！——於是甜蜜的幻想更充滿了他的心。

然而過了一會，甜蜜的幻想漸漸消散了。他的攀恩卡不能像達拉嘉娜似的做。她的生活是充滿了痛苦的。她好像一個被蛛網所纏繞着的蒼蠅。她的母親連一句話也不許提到他。她只對她女兒講到拉須柯伐拉。白秋那，講到那個酒店主人無用的兒子，因為他對她去眼色，想娶她，甚至還想叫人家用強力把她拖給他。攀恩卡不願意看見他，也不願意聽見他。她只愛斯妥揚。但是伐拉白秋那是一個有錢的人。他又曉得奉迎她的母親。於是她的母親就一刻也不能安靜。她的父親——只要一罇酒，他不但就預備把她交給別個，還可以把她賣給別個。她有什麼辦法呢，這個可憐的女孩，她能怎麼辦呢，她的父母這樣的壓迫她，而這個無用的東西，他是怎樣的狡猾，怎樣的諂媚，他只是跟隨着她，或是在宴會中，或是在環舞會中，——他闖到她面前去，卑鄙地對她笑着，對她說着謊，引誘着她。她蔑視他。真的，她的心繫在斯妥揚身上。現在，他一定也在那個消夜會裏。他的羊羣沒有把他纏住。他又闖到她的身邊去了。他在奉迎她。她也許正在用眼睛尋找着他，尋找着斯妥揚。但是他沒有到。而別一個卻在那裏。看呵，他將把她引誘到手了。

斯妥揚的心痛苦得快炸裂了。

「咳，羊和狗和老裘甚至連這隻笛子，便是該咒詛的！」他苦惱地叫着說，把笛子丟在旁邊，最後決定丟棄一切了。

但正在這個時候，狗忽然跳了起來，搖着牠們的尾巴，親蜜地叫着，往羊廄的門邊撲了去。沉入在憂鬱的思想中的斯妥揚，甚至沒有注意到他的老裘已經近來。他的狗遠遠地嗅出了他的氣息，飛跑着去迎接他了。

「你應該這樣的遲嗎，咳，朋友！」斯妥揚責備着他，迎了上去，拆開了笛子，把牠們各部分都插在皮帶裏。

「不要生我的氣，親愛的，唔，晚安！」他的老裘回答說，脫下了他的背身，關上了羊廄的門。「該死的事，黃母牛的小牛不見了，我們在尋牠。我們是在這裏那裏的尋找呢……哈，你就去了嗎！」

「我的靈魂苦惱得快飛去了，而你……」

「咳，青春呵，青春！」老裘獨自哼着，俯下身去，撥動着已熄滅的柴火。

『唔，再會吧，老裘，明天再會……』斯安揚在遠處叫着，把狗趕回了頭。於是他一直飛跑了去，橫過稻田和水溝，朝着隱藏在煙霞中的一個村莊去了。

月亮露着整個的面孔，重又在撒滿了閃爍的繁星的天空中央走了起來，睜着一隻眼睛，望着在田野上跳躍的年青的牧羊者的影子，愛慕地，長人膽量地向他微笑着。溫和的晚風，又和林立在這裏那裏水溝上的山毛榉和梅樹們開始那間斷的談話的，遇到了遲延的旅行者，吹散了他帽子下的捲髮，撫摩着他的烙熱的面孔和他的裸露的胸脯，切切地對他說着甜蜜的話，安靜着他的慌亂的心。

二

盛大的消夜會在春柯維蔡媪媪的屋子裏。全區的女郎都到這裏來打玉米了。

娜夷大春柯維蔡媪媪的女兒是一個快活而善於談吐的姑娘。她和全區裏的姑娘友善，而且過得很好。沒有一個姑娘不來赴她家裏的消夜會。現在她的所有的女朋友都已接受了她的邀請。

春柯維蔡媪媪屋內的爐裏生着很大的火。一隻用鍊子吊着的鋼的大鍋子裏煮滾着玉米。另外一隻大鍋子，吊在第一隻旁邊的，預備煮玉米粥。現在煮粥的水已經沸滾了。春柯維蔡媪媪已經預備好了一滿盆的玉米粉，倒進鍋裏去。

坐倒在火爐邊，春柯維蔡媪媪挑了一挑燃盡的柴火，在扁鍋裏切割着煮粥的豬油。火光映照著春柯維蔡媪媪的明亮的眼睛和她的微笑的面孔。牠已經有點憔悴，但牠顯然還很生動，仍保留着先前的美的痕跡。春柯維蔡媪媪是一個愛好社交，善於談論的女人。她和男子一樣的強而大膽——全家都是她治理，春柯叔像是家裏的一個僕人，春柯維蔡媪媪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現在在房裏，躺在那些較小的孩子們旁邊——免得妨礙消夜會。

春柯維蔡媪媪的身邊蹲着一個六歲的男孩。他有點懼怯，但好奇地從他母親的後面望着消夜會。他當

不住火爐的熱氣，便踱到他母親後面的角隅去了。

角隅裏堆積着一大堆的玉米穗——繫在一起和單個的——有兩位姑娘拿着粗厚的棍子打着，好讓玉米鬆散和脫落，以後可以容易剝下來。其餘的姑娘們紊亂地坐在廣大的屋中的蒲團上，檢着身邊大大小小的已經打過了成的羣的玉米穗，剝着玉米——把有些剝在槽裏，有些剝在木桶裏，有些剝在自己的淺掛裏。

一半爲猛火的吞吐的舌頭所照着的，那些姑娘們的快樂而奮興的面孔，顯得非凡的美麗，她們的眼睛發着光，好像夏夜的螢火蟲。

姑娘們起初安靜而且冗緩的談論着在這個或那個消夜會裏所見所聞的事。當她們必須更祕密地講到一個年青的女子或年青的男子的時候，她們便低下頭去對着耳朵切切的低語着，隨後便突然大笑了起來。

『唔，你們談得够了，現在唱一曲吧，』春柯維蔡嬉嬉勸她們說。

拉拉卡拉裘恩金娜和采卡范連娜是姑娘們中間最會歌唱的，不待第二次的勸告，便合唱起來，這是所有的幫工和消夜會開始的歌：

陀娜，我是在柴哥拉晚餐，

但我急忙地到

你的美麗消夜會來了。

『這樣吧，讓全區的人聽見我們這裏在舉行消夜會吧，』春柯維蔡嬉嬉鼓動着她們說。

『讓男子們也聽見我們，不嗎，春柯維蔡嬉嬉。』

明娜達恩超維企娜加上一句說，她正在用木棍敲着玉米穗。她是一個伶俐的善於戲謔的姑娘，『嗚呼——呼——嗚。』一些年青的男子們在院子裏大聲的叫了起來。

『你們曉得男子們也聽見了你們嗎？』春柯維蔡嬉嬉微笑着說。姑娘們開始整理她們的頭巾，抖去了一點玉米灰。

有人敲着門，幾個年青的男子大聲地走了進來。

『晚安，春柯維蔡嬉嬉！——晚安，我的親愛的姑娘們！——你們招待客人嗎？』兩三個男子同時說了起來。

『上帝降福，親愛的朋友們，』春柯維蔡嬉嬉回答說，稍微站了起來。『我們招待的，是呵……誰會逃避客人和幫助者嗎？』

『哈，你們在我們是太需要了，』采卡說，向來到的年青的男子們射着狡猾的眼光，在他們中間她因了語聲看見了她的愛人。

『倘若我們在你們不需要，我們就會走開，』士拉太恩派愛卡回答說，走了過去，坐在他的愛人采卡所的一羣人旁邊。采卡擠了一擠，給了他一個地位。

『但是你要走的，你爲什麼擠到這裏來呢？』采卡的一個女朋友插入說。

『只是因爲這個：我看你們做不出好多事情，所以我要來幫助你們。』

還有幾個年青的男子坐倒在別的姑娘們身邊。有些姑娘露着嚴厲的面孔，退了開去，有些和采卡似的微笑着給他們讓出地位來。

兩個年青的男子還站在門邊，按次望着姑娘們，尋找着地位。

『請你們來打玉米罷，』明娜唐恩超維企娜轉過去對他們說，『我們的手打腫了呢。』

『哈，你們在那裏打得很好的呀，』斯安夷超卡蔡爾且安回答說，『你們仍拿着你們的棍子吧。你們的手纔起腫呢。』

『她們有點疲倦了，因爲她們已經打了很久，』春柯維蔡嬉嬉插入說。『但現在，你們來吧，用力的打

吧。」

沒有什麼辦法。斯安夷超和他的朋友從姑娘們手裏取來了棍子。春柯維蔡嬌嬌在屋角裏傾下了一堆新的玉米穗——織成一束的和單個的。於是他們使用沉重的木頭用力地打了起來。

又進來了兩個年青的男子。

「恭喜你的消夜會，春柯維蔡嬌嬌——恭喜你們，姑娘們，快樂的宴會！」前面的一個男子帶着有點拖長有點甜蜜的聲音致敬說。他有長的卷屈的鬚髥，他的一隻眼睛用帽子微微遮蔽着；他穿得比較好的圍帶的衣服，腳上穿着發光的鞋子。

「上帝給你光榮，拉須柯，來得正好，」春柯維蔡嬌嬌回答說。拉須柯是一個有錢的人，范西耳找拉白秋那區裏的酒店主的兒子，因此春柯維蔡嬌嬌招待他比招待別的青年還客氣。她是也有女兒的。「唔，請坐吧，親愛的。」

「唔，讓我看那裏有地位。」

娜夷大，春柯維蔡嬌嬌的女兒，微微站了起來，走近了去，說：「請吧，老拉，你歡喜坐在那裏就坐在那裏呀。」

「唔，我坐在那裏吧，因為這幾位姑娘很孤獨，好幫助她們剝玉米呵。」於是他便坐在攀恩卡柴夷李娜的旁邊，她是和唐恩卡賽爾達尼企娜坐在旁邊一點的地方，在剝玉米到一個木桶裏。

攀恩卡是一個有着深刻的烏黑的眼睛的姑娘，眉毛彎曲得像水蛭一樣，有一副美麗的嫩白的面孔。她露出很羞慚的，驚嚇的神色。她沉默着直到現在，且時時望着門。拉須柯進來的時候，她便轉過頭去，翕動着嘴唇，低聲的對她的女朋友說，「那一個魔鬼帶着他來的呀。」於是當他坐倒在她的身邊時，她便不高興起來，開始往玉米倉那裏走去，同時又拿起了木桶，好和他分開。

「你坐在那裏很好，朋友，就是這樣吧……」斯安夷超中斷了木棍的敲打，說他久已妒忌地看着酒店

主的兒子，現在看見攀恩卡走了開去，他高興了。

『等一會不要讓他太擠了，』牧羊者巴鐵搖加上一句說。

『你們不看見他現在還不夠空嗎？』第三個又故意的說。

拉恩卡假裝着沒有聽見這些譏刺的話。他走近攀恩卡，說：『我願意坐在這位美人的旁邊，她是這樣的害羞。』

攀恩卡觸着玉米倉，知道自己再也沒有地方去了。於是她便低下眼睛，微微紅着臉，開始把木桶拉近身邊，尋找着玉米。

『我們不是親戚麼，攀恩卡！你現在爲什麼這樣呢？』拉須柯說，把木桶推開旁邊一點，好更其接近她。

『你胡亂地想着什麼樣的親戚呀？』攀恩卡不客氣的說。

『你們是親戚，因爲你的父親曾和攀恩卡的叔叔一起到采羅浮去買過酒，不嗎？』唐恩卡賽爾達尼企娜插入說。

『因爲你會從攀恩卡的叔叔那裏買了一匹白色的雌馬，所以你們是親戚了呵！』別一個姑娘說。

『咳，倘若我們現在不是親戚，也許上帝已經註定了叫我們做親戚的，不嗎，攀恩卡！』拉須柯低聲的答說，用一種甜蜜的聲音，微微俯身在攀恩卡的木桶上。

『上帝沒有註定，也不會註定。』攀恩卡低聲的，但怒氣的說，把頭轉向後面。

『你爲什麼這樣說呵，攀恩卡！』春柯維察嬌嬌想感化她似的插入說。『人家是不肯這樣回答的呢。』

『她在說她心裏所要說的話，』明娜唐恩超維企娜庇護她說。

『人家在使你爲難呵，朋友！』一個男子說。

『倘若人家這樣的爲難我，我便去跳河了！』士拉太恩派受卡加上一句說。

『老拉，』采卡范李娜說了，『倘若攀恩卡不願意，請到我們這一羣的旁邊來吧。我很願意，我們做個親

戚的。」

「你將和士拉太恩做親戚，」拉須柯回答說，他懂得她的取笑。「我在這裏，在你鄰居的旁邊很好。」

「士拉太恩沒有金子，他不是我的，」采卡回答說，丟起兩三粒玉米向士拉太恩的面上打去。

「人家也在使你爲難呢，士拉太恩，」先前的那個男子又說了，「現在你去跳河吧！」

「那末我去了，」士拉太恩回答說，走近采卡身邊，在她的頸上丟下幾粒玉米。

「現在丟開這些玩笑，唱一個美麗的歌吧，姑娘們，」春柯維蔡嬌嬌想使她們安靜，插入說。

「是呵，真的，我們唱一個歌吧，」丁恩卡庫尼娜加上一句說。

「我們唱美耳卡的歌嗎，哈！」她的朋友咳嗽着說。

但正當她們在預備的時候，拉拉和美耳卡，兩個人切切地笑語着的，已經先唱起來了。她們唱的是一個快樂的尾聲：

高大的樹滋長在

寬闊的平坦的院子裏，

樹的周圍圍繞着

纖細的葡萄藤，

不是高大的樹，

是勇敢的士拉太恩呵，

他帶領着美麗的采卡

去幫助他母親的工作呢。

「咳——呼——鳴——鳴——」士拉太恩快樂地叫了起來，把帽子往上丟了去。

士拉太恩 (Zlatan) 由士拉安 (Zealto) 轉變而來。士拉安 = 金子。

『說呀！阿門！』拉拉卡拉裘恩金娜叫着說，推着采卡。
『唔好的阿門！』采卡回答說，微微紅了臉，但露着快樂地閃爍的眼睛。
年青的男女們便快活地大笑了起來，笑聲充滿了整個的屋子。

消夜會非常的熱鬧。取笑，呼號，歌唱，和聲。

兩個大的盤子裏已經傾入了煮熟的玉米，混和着春爛了的果子。年青的男女們都伸出手去，抓了一些吃着。男子們常常對這個或那個姑娘丟着玉米。比較大膽的姑娘們也丟着玉米，回答他們。隨後又是笑聲和取笑。

春柯維蔡嬌嬌用了很大的力攪完了玉米粥，旁邊一隻大的鍋子裏沸滾着溶化了的豬油。過了不久，春柯維蔡嬌嬌就開始把油拌玉米粥。兩個姑娘開始唱着快活而取笑的歌：

呵紫丁花叢，

請你俯下來或者分開來，

讓路給我走，

到康斯但丁儒坡羅去，

去通知年青的男子們，

說姑娘們的身價昂貴了：

一個姑娘值千金，

她的頭髮值兩個城鎮，

一百個男子值一百筐稻草根。

姑娘們大聲的鬨笑了起來。

「咳，咳，你們太把男子們的價格降低了。」春柯維蔡嬾嬾叫着說。

「那有什麼辦法呀，春柯維蔡嬾嬾。歌本是這樣說的。他們很像只值這一點呵。」

「這在他們還是多了呢。」別一個加上一句說。

「但是姑娘們，」一個男子說，「一面是這樣的寶貴，一面生得這樣多，如同雨後的山毛櫸一樣：跳過柵欄，你就可以找到一千個。」

「因此她們到了三十歲還姑娘着，」別一個加上一句說。

「哈，她們是在等待着男子們的長成呀，因為他們還小呢。現在，你們看見他們——那些小孩子們嗎？他們要你們對着他們呼嘯呢。」有一個姑娘氣怒地說。

「只有他們鬚鬚一直生到耳朵邊，」別一個又加上一句說。

這時很多的眼光便一直對準着拉須柯的鬚鬚，他覺得有點爲難了。

「這種取笑也不好，」春柯維蔡嬾嬾重又插入說，「再唱一個消夜會的歌吧，姑娘們。」

唐恩卡賽爾達恩企娜和攀恩卡同意了，她們便開始唱卡爾羅伐恩人的歌：

這個晚上我會來的，

拉達，白嫩的卡爾羅維恩姑娘，

會到你的快樂的消夜會裏來的。

「是了，這樣就對了。」春柯維蔡嬾嬾稱贊着說，「繼續唱下去吧，姑娘們。」

拉拉卡拉裘恩金娜便開始唱那個相同的歌。隨後唐恩卡和攀恩卡繼續了下去：

我要坐在你的旁邊，拉達

坐在你的右膝旁。

你不應該逃開，

因為我已和許多人打下了賭：

誰的愛人逃開了，

誰的羊就爲我們所有，

羊羣和驢子，

和驢子上的荷擔，

和荷擔上的笛子！

『羊羣和驢子還不够，還要笛子嗎？』有一個人叫着說。

『笛子在吹笛者原比羊羣還寶貴的呀。』別一個解釋說。

『真是賭得特別大——不復是戲謔了。』

『你看，朋友，你是不應該走開的，當我坐倒在你旁邊的時候。』拉須柯轉過去對攀恩卡低聲的說。

歌唱後，沉思着到現在還沒有來到的她的牧羊者的攀恩卡，因着這一個冒失的鄰居的顯露的刺激清

醒了。她厭惡地回答說：

『你不是牧羊者！』

『然而我比牧羊者更壞麼？』他興奮地問。

『不管更壞或更好，歌裏明明是在講牧羊者，說他們打了賭，但不是在講酒店的主人們，』唐恩卡插入

說。

『人家又在使你爲難了，朋友，』斯安夷超卡蔡爾且安說。『且到這裏來動一動棍子吧，好讓你的痛苦和注意消散。』

『咳，現在你去休息一會吧，隨後叫別個來打，』春柯維蔡嬌嬌插入說，她想援助拉須柯。

『爲什麼叫他也來打一會吧，』斯安夷超加上一句說，站起來把棍子向拉須柯提了去。

「現在輪到他了。——你拿了棍子吧，那末，」有幾個人也叫了起來。有什麼辦法呢！拉須柯不願意地接了棍子，站起身，走到屋角裏去打了。就在這個時候有人用力的敲起門來。

「誰敲門呀？」有一個人問。

「能够敲門的人！」一種熟識的男子的聲音在外面叫着說。攀恩卡戰慄起來，微紅了臉。

「叫他到他能够去的地方去吧！」拉拉卡拉裘恩金娜叫着說。

「請他進來，是的，請他進來！」春柯維蔡嬌嬌大聲叫着，她已在開始預備玉米粥。

門開開了。牧羊者斯妥揚走了進來，手裏握着牧杖，帽子傾斜在一邊，帽子下垂着汗濕的金色的卷髮。他的被太陽晒成棕色的面孔表示着康健和強壯，因了奔跑已完全變成了紅色。

「唔，晚安，春柯維蔡嬌嬌！晚安，到會的衆朋友！」

「上帝降福！——來得正好！有些人回答說。」

「你來得很遲，朋友！」達恩超嘉太派，他的牧羊的同伴對他說。

「不要說了，朋友！老裘有一點事情，剛剛回來，我快氣死了。我以為這一個美麗的消夜會將沒有我就完結了……」

「自然，沒有雞也會天亮的，」拉須柯咬着牙齒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親愛的人，」春柯維蔡嬌嬌急忙插入說，想遮住拉須柯的譏刺話。「你來得正好，我們的消夜會現在熱鬧起來了呢。」

「呵，所以我的祖母也活着；玉米粥還沒有動。」斯妥揚快活地加上一句說。他沒有聽見拉須柯的譏刺，因為他這時正在揩面上的汗。「等一等，讓我坐下來休息一會吧。」他在屋角的洗槽旁支着牧杖，望了一望，

彷彿尋找坐位似的。

『到我們這裏來吧，老斯，』拉拉卡拉裘恩金娜邀他說，她的旁邊是達恩超嘉太派。

『哈，最好還是坐在他鄰居的旁邊，因為她旁邊更空些。』於是他向攀恩卡走了去，坐倒在她旁邊。一進門，他的眼光已停在她身上。現在他假裝着偶然看見她的樣子。

『很好，酒店主的無用的東西已先離開這裏了，』拉拉對丁恩卡庫尼娜切切的說，『不然，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你願意，攀恩卡，讓我坐在你的旁邊麼？』

攀恩卡微微紅了臉，害羞地微笑着。斯安揚一走進門，她的心就急促地跳了起來了。她不是爲的他望着門嗎？她的靈魂是多麼難過，當她必須坐在那個酒店主的蠢鬼旁邊的時候。她是怎樣的痛苦，她的牧羊者沒有來。她很發氣，她生他的氣，但現在，他終於來了。現在——他坐在她的旁邊了。

『誰會逃開這種客人呀？』她低聲的回答說，扯了一扯自己的裙裾，讓地方給他。

『是的，在那裏，人家是不會逃開牧羊者的，』克利浮喜雅太故意說，『因爲他賭了羊羣呵。』

『賭了羊羣與驢子，此外還有笛子，』別一個加上一句說。

這時拉拉卡拉裘恩金娜和采卡商量了一下，便開始唱歌曲的尾聲了：

在平坦的田野上

有白色的頭巾

閃爍着。

在羊羣的旁邊

斯安揚對攀恩卡

相思着。

斯妥揚正低頭在木頭桶上想對攀恩卡說話。尾聲開始的時候，他戰慄起來，停止了呼吸傾聽着。唱完時，他的面孔上發出快樂的光來了。

「噫，噫——呼——鳴——鳴！」他大聲的叫着，舉起帽子，強烈地敲着地。快樂的笑聲充滿了屋裏。

攀恩卡害羞得完全紅了臉，她覺得一種甜蜜的歡樂充滿了她的心了。

「恭喜你，朋友！」嘉太派對他的同伴致敬說。

「願你也有幸運，朋友！」斯妥揚愉快地回答着。

「幸運，但是你看呵，鄰座的姑娘不願意唱到我呢！」嘉太派說，狡猾地對拉拉丟一個眼色。

「這在你太寶貴了，」拉拉回答說，丟一粒玉米在他的臉上。

屋內又充滿了笑聲。

「而你，朋友，喝一點冷水吧，」斯妥揚譏刺着他的鄰座拉須柯說。拉須柯正在用力地打那已經打散了的玉米穗，彷彿他要阻住這個討厭的歌，這個強烈的叫聲，和那些快樂的戲謔似的。

「不許作聲，免得我用棍子打你！」拉須柯咬着牙齒說。

「唔，去開了這些取笑，年青的男子們。」春柯維蔡嬉嬉插入說，她已預備好了玉米粥。「現在走過來，用一點晚餐吧。」

娜夷大便跳起身去拿沒有腳的食桌。有些姑娘們也去幫着布置，放蒲團在沒有腳的食桌的周圍。

「你們看見那些姑娘們嗎？她們一點不害羞，一看見粥就先站起來了呢！」有一個男子取笑說。

「我們爲什麼應該害羞呢？」一個姑娘回答着。「我們工作過，我們是值得吃粥的。但是你們什麼都沒有做，卻要不害羞地坐在粥前去了。」

「他們不配吃粥」別一個說。

「大家都幫助過，你們大家都是好客人，」春柯維蔡嬌嬌和平的說，「唔，現在按次坐下來，用一點上帝所賜與的晚餐吧。」

大家都站了起來。男女們夾雜着，他們又先後密密地圍着寬大的食桌坐了下去，桌上放着兩盤油粥，發散着引人的蒸氣。

每一個男子都忙着在自己的愛人身邊坐下。拉須柯想坐到攀恩卡的身邊去，但已經在她旁邊坐下的斯安揚這樣尖利的看了他一次，他只得縮了轉去，好像他完全沒有想到那個坐位似的，走過去坐在春柯維蔡嬌嬌的旁邊，心裏深深地隱藏着憤怒和報復。

晚餐用戲謔，取笑和笑聲開始，也用戲謔，取笑和笑聲完結。美味的粥很快的就在饑餓的男女們面前消失了去。

三

消夜會完了。所有的玉米已經剝了下來。

有些姑娘剝完了玉米穗，有些檢集了傾散的玉米到木桶和槽裏，有些把沒有玉米的剩物放在旁邊，有些洗刷着自己，整理着頭巾。所有的男子們統統站了起來，有幾個伸着懶腰。

「噯，你們已經統統站起來了，」春柯維蔡嬌嬌說，她也已經站了起來。「沒有什麼辦法，這表示着工作已經完畢了。現在丟開這些瑣屑的事情吧，年青的姑娘們，我們會把牠們掃去的。」

「我們願意稍微整理一下，春柯維蔡嬌嬌。」

「你們已經幫助得夠了！看呵，你們剝了什麼樣的一大堆，真堪稱贊。但是我們又不得不勞煩你們。」

「哈，一切都很好，春柯維蔡嬌嬌，我們很感謝你。」

「噯，將來的消夜會，願我們都活着而且康健着，願那時更好。」

男子們已經走到院子中，集合在幾個隊伍裏。他們毫不注意的說着這個和那個。有幾個人望着天空，昇

在很高的月亮這時爲輕薄的，可以透視的微雲所掩蔽着。西方的天空清潔而且明亮，撒滿了閃爍的繁星。

『明天的天氣也很好，』有一個人說。

『好像是這樣。』

『正是播種的天時哪。』

姑娘們集合在露臺上，在石階前照着地址的遠近結成了許多隊伍，她們將照着這樣回家去。她們低聲的談着明天各人的工作，或是切切地耳語着消夜會裏的事情。

攀恩卡 and 同區的幾個女朋友站在一個隊伍的旁邊。她沒有聽她們的談話，她只憂鬱地望着遠處。拉須柯向她走近了去。她戰慄起來，想走到她的女朋友那裏去。但是他當住了她的路，低下頭去，低聲對她說着話，隨後伸出手去想牽她的手。她縮回了自己的手。

『真的，我告訴你，他委託過我呢！』他比較大聲的說。

『不是真的！』她嚴厲的說。

『誠實的話，我告訴你。』

『我要和我的女朋友們回家去。現在離開我吧！』於是她便插入在她的鄰居的女朋友們中間，她們已經向大門走去了。

『我們看着吧！』拉須柯兇狠地說。他叫了一個男子，他的鄰居，也是他的朋友的，開始和他談起話來。斯妥揚先走到院子裏，站在那些談論着天氣的男子們的中間。他也像別人似的顯着不關心的樣子。但倘看一看他的臉，就可以看出他的很大的沉思。

他的眼光跟隨着屋裏出來的姑娘們。一看見攀恩卡，他的眼睛就不再離開她。當拉須柯走近她，低聲對她說話的時候，斯妥揚的眼睛裏便發出火光來，他的手用力地握着牧杖。這時撲到拉須柯身上的思想電似的閃了過去，但他終於遏制了下來。攀恩卡的嚴厲的回答使他安靜了一點。但同時他又沉入在一種勇敢

的思想裏。只是頃刻間——他好像從夢中被人叫醒似的戰慄了起來，搖了一搖身子，把帽子放在頭上，用力的用棍子敲着地。倘若這時看一看他的面孔，就可以看出他的安靜的，但勇敢的決心。

斯妥揚用眼光尋找着他的忠實的朋友嘉太派。他在另一個男子們的隊伍中，他走近他，低聲對他說着一種決心。

『好的，我和你一起。』嘉太派回答說，也緊握着他的拐杖。大家都出發回家了。

『唔，回去吧，祝你們康健，年青的姑娘們。』春柯維、蔡嬌嬌引導着她們，說：『你們都和你們的女朋友們排列在一起了嗎？』她注意地望着，怕有那一個姑娘單獨。

『是的，我們排列好了。現在和上帝在一起吧，春柯維、蔡嬌嬌。』

『還有你們，年青的男子們，夜安！』

『夜安，夜安！』男子們回答說，有些往這邊走了去，有些在那邊走了去。

攀恩卡的一隊往高處走了去。拉須柯和他的朋友跟在後面。稍遠一點，跟着斯妥揚和嘉太派。有些男子還在春柯維、蔡嬌嬌的大門口走動。

『今夜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朋友們。』派恩柯、台林說，他沒有看天上的星。

『這一朵黑雲會趕上月亮，會把她搶去。』別一個說，他現在也好像看着月亮，但沒有注意周圍的事似的。

『村中所發生的事還少嗎？』第三個無心的加上一句說，『唔，夜安，再見。』

攀恩卡的一隊在十字路口停了一會。這裏有一條往旁邊去的狹窄的巷子。攀恩卡的家就在這條巷子裏。攀恩卡須往那裏走，別的姑娘們還須再在大路上走一會。

「我們願意陪你到屋邊，你不該獨自在這個狹窄的巷子裏走。」她的一個女朋友說。
攀恩卡呆了一呆，彷彿害怕了起來。她好像願意她們陪她到屋邊。但她沒有勇氣明白的說出來。此外，她又覺得斯安揚也在她不遠的地方跟着。

「不必，姊妹。那裏就是我們的屋子了。回去吧，祝你康健。我們禮拜六晚上到斯太恩卡家裏去，不嗎？」
「我和卡恩超會陪她去的。」拉須柯叫着說，站在攀恩卡一隊的後面。

「斯安揚也會保護她。」拉拉卡拉裘恩金娜狡猾的說。「你真使人羨慕，攀恩卡，有這許多的護兵，我們快點回家去呀，我們沒有誰陪也沒有誰保護呢。」她急忙扯着她的朋友往前走了。

攀恩卡為難地站了一刻，便立刻在巷子裏跑了起來，想設法避免這個冒失鬼。

月亮已經隱藏在一朵小雲後。巷子裏黑暗而且沉寂。寒戰襲擊着攀恩卡，她懼恐而且預感到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拉須柯追上她，拉住了她的手。

「你爲什麼這樣的跑呀？我不是對你說過，你母親委託過我……」

「放了你的手，你！」

這時有人用了可怕的力量扯開了拉須柯，把他推在一邊，站到了他和攀恩卡的中間。

「你爲什麼闖上去呀，你這老驢子！」斯安揚叫着說。

「不是我闖上去，」拉須柯懼怯地回答說，有點明白自己的過處。「是她的母親委託過我，要我陪她到家裏，把她交給她。你以爲怎麼樣呀？我和她的父親母親都說好了的。」稍微清楚了一點，他又大膽地加上一句說。「你好像牧狗似的衝進了別個的槽裏。」

斯安揚滯重而且急促地呼吸着，給了他的敵人一點說話的機會，這正像有時貓兒讓鼠子玩一會，以爲牠脫了身一樣。

因此拉須柯大膽了起來，走過去，又想去拉斯安揚所緊握着的攀恩卡的手了。

『你就是牧狗！』斯安揚回答說，用着這樣大的力把他推了開去，拉須柯竟被丟到五六步遠的一邊，跌倒在地上，像從梨樹上落下來似的。『去，到你的酒槽裏去吃。』

拉須柯受了屈，受了出血的侮辱，戰慄地爬起來，在地上尋找着石頭。『我給你……我給你……』他莫名其妙地哼着，預備撲到他的敵人身上去，弄死他。

但這時嘉太派用着強力的手捉住了他，把他往後拖了去。

『放我去報復，』拉須柯叫着說，掙扎着。

『現在丟開這個玩意吧，朋友，』嘉太派取笑說，用力捏住了他。

『你捏得我這樣緊，該詛咒的魔鬼！』他掙扎着想脫身。但小雞怎能逃開老鷹的腳爪，他怎能由嘉太派的手中溜出去呢？

『你把我拖到那裏去呀，』拉須柯的聲音在遠處還這樣的響着。

『到家裏去，』嘉太派的響亮的聲音回答說。

於是什麼也聽不見了。

拉須柯被推開後，拉須柯的朋友卡恩超便顯在斯安揚的面前。他想忠實於拉須柯所委託他的事。

『你，你爲什麼加到這事情裏來呀？』斯安揚問他說，輕易地用他的肘推開了他。

『我不是加進來，』卡恩超昏亂地說，『但是……拉須柯，他，人家說，已經訂了婚。現在不要妨礙他吧。』

『他訂了婚沒有，我們明天看吧，你去走你的路。不要妨礙我，因爲，你看見了這個嗎？』他舉起他的手杖。『倘若我用牠打了你，不僅是街道，連村莊在你也狹窄了。』

『我不過是這樣，斯安揚……這是你和他的事。我不加進來……唔，再會吧。』於是他遲緩的，如同拖着尾巴的狗似的，走了開去，在路上消失了。

起初，當兩個競爭者爭鬧着的時候，攀恩卡想逃到家裏去。但同時卻有一種東西彷彿拖住了她，把她釘在原来的地方似的。

斯妥揚握着她的手。她戰慄着。

『你爲什麼發抖呀，攀恩卡？那些人已經離開了。你怕我嗎？』

『不，但是……人家將在家裏怎樣說呢？媽媽會責備我，爸爸會……』

『去開爸爸和媽媽吧。』斯妥揚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說，緊緊握着她的手，『但是告訴我，你愛我嗎？你想念我嗎？』

『你還要問麼，斯妥揚？你還不見……』

『那末……同意我，和我一起！』

『那裏去呵？』

『現在到我們那裏去，這一個禮拜日我們就結婚——就完了。』

她呆木了。恐怖主宰了她。但同時一種甜蜜的什麼彷彿湧進了她的心的裏。

『我們去吧！』他拖着她的手。

她躊躇了一刻。

『難道你不相信我嗎？你不愛我嗎？』

她立刻撲到他頸上，靠著他的胸懷，彷彿她躲避什麼危險似的。

『領導著我吧，我愛，』她低聲的，但堅決的說。

甜蜜的戰慄通過了年青牧羊者的活潑而勇敢的身體。他擁抱着她，把她靠緊在自己的胸口，撫摩着她的面孔，切切的說：『我愛，我的甜蜜的愛人！』但他立刻又清楚起來，抱着她的腰，說：『我們去吧！』於是他們倆便在夜色朦朧中飛了去，好像飛龍擡去美麗的姑娘一般。

在他們後面的遠處，嘉太像一個影子似的跟着他們，緊握着他的牧杖。

有一個地方的狗嗥叫了起來。過了一刻，牠們便一直叫到了這一對年青人所飛到的村尾。

斯妥揚用力推開了隨便關閉着的院門，院子用籬笆圍繞着。

「呵，媽媽，你醒來了嗎？請你出來看一看，我給你帶了什麼樣的快樂來了！」

停止了嗥叫的狗欣喜地嗅着斯妥揚。斯妥揚仍抱着他親愛的人的腰。躺在石階近處的母牛站了起來抖動着。

「是什麼呀，我兒！」他母親的老年的聲音在屋內響了起來。她剛剛從睡夢中醒來，急忙跳起身，往外面跑了出來。

「我給你帶來了一個代勞的姑娘來了，媽媽。出來迎接她吧。」

她停止在石階前，不知怎樣說纔好。她有點驚愕，也有點被夾雜着恐怖和歡樂的預感所主宰。

「這是我的未婚妻呢，媽媽！」他握着她的手，便帶她到他母親那裏去。

月亮露着整個的面孔從雲裏走了出來，加快着他的步驟，急速地走着預定的道路，愉快地望着斯妥揚的院子，狡猾地微笑着。

——神州國光社在世界的盡頭

割麥人

保加利亞 E·沛林原著 孫用譯

愛林沛林小傳

愛林沛林 (Elin Pelin), 原名 Dimitar Ivanov, 生於一八七八年, 他是保加利亞現代最著名的作家, 善於描寫那裏的鄉村生活。他的作品裏, 充滿着幽默, 流利, 樸素。文句朴實纏綿, 訴出保加利亞農民的靈魂來。

涼爽的, 美麗的夏夜落下在大地上了。無邊的德拉基亞田野沈浸於黑暗之中, 牠的界限好像在一望無際的地平線的四隅裏隱沒了, 毀滅了, 就在青蛙和蟋蟀的甜蜜的, 單調的歌聲中深深地休息着。在夏天的威嚴之下, 深沈的星空傾下了和平和靜謐, 大自然在無聲的靜寂裏, 袒露了牠的情熱的胸膛, 盡情地享樂一下, 就在黑夜的有力的手臂中死去。

馬利查河幽幽地波動着牠的黑暗的水, 在黑暗的兩岸之間展開着, 這裏, 多的是溺死者和淒清的傳說, 岸上, 稠密地生長着楊樹和柳樹。濕潤和陰涼在牠的神祕的胸前吹着。

那邊, 相近的草地上, 可以聽到很清晰的男人的聲音, 在黑暗中響着曼長的回聲。

「安——特——里——亞——安——特——里——亞——」

「我來啦, 來——啦——」遠遠地, 別的聲音回答着。

不久之後, 有人點着火。光明的, 頑皮的火燄忽然亮了。四周的黑暗勝利地吞食着牠的光線。可以隱約地看到火旁半躺着的五個割麥人, 都穿着布爾奴斯。(註)這火奇怪地照亮了他們的曬成棕色的, 粗野的臉, 和黑夜很合調的, 倚靠在鬆弛的, 壯健的, 像鋼鐵一樣黝黑的手上。

註 一種連有頭巾的外衣, 本來是阿拉伯人所穿著的。

他們都是長大的鄉下人，從斯塔拉——柴戈拉的遠遠的四邊來的，肩頭放着鐮刀，到這比較早一點成熟的德拉基亞平原來找工作。最年輕的是一個瘦瘦的，強壯的青年，有着活潑的，明澈的眼睛和憂鬱的臉，年青的，簡直是孩子似的臉。最年長的大約是三十歲，胖胖的，紅紅的麻臉，有着金色的脣髭，向着耳朵捲起了尖端，正如一位勇士。他的灰色的小眼睛常常笑着。

他慢慢地，靜靜地講着一個故事，撫摸着那隻在他面前，火邊躺着的小白狗。

『以前，在一個王國裏，有一個王后……她很美麗，世界上沒有別的人像她那麼美麗……她的頭髮在後面拖着，像一條絲的河，黃金似地閃着光。她的眼睛正像這黑夜一樣地黑，她所望着的一切，都爲了愛情和痛苦，在可怕的消耗中毀滅了他們的靈魂。她的頭頸是明淨的，白晳的，澄澈的，像是陽光照耀着的，奔騰着的瀑布的泡沫……』

『勃拉戈拉奇，不要老是說謊了！』那個沈思着的青年喊道。

『拉佐，不要響！』別的人說。

勃拉戈拉奇一直望着他的眼睛，說道：

『這是神話哩，孩子……』

『這是無謂的東西……空想！』拉佐堅持着說，遲疑地，怯怯地在黑暗中轉着身子，離開他們不過幾步路，一隻驢子的黑影在柳樹之間靜靜地爬着。

『這不過是神話，你知道嗎？』勃拉戈拉奇靜靜地說道，又加上說：『在神話裏，你想找怎樣的真實？怎樣的……？你不是，要我講，譬如，祖父托多爾的那些襤褸的襯褲，或是那位牧師的皺了的帽子……？或者是你要聽，像我們這些赤身露體的，肩上放着鐮刀，包裹裝着玉蜀黍麵包，跋涉了整整一星期，到這德拉基亞來割麥，這一切都是兒戲，無——賴，然而真是——實，真——實，不是嗎？嘿，你爲什麼需要這一種可咒詛的真實呢，哈！』

『可是你所講的這些怪事，難道是我需要的麼？』拉佐回答他。

『怪事，但是很美……你聽着，聽着，你就忘掉了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哪，這奇怪的，你看來，似乎成了真的了，你同了牠一起生活着，沈沒在牠裏面，又重生了。這就是所謂神話，所以也有人講着牠，而且還有這樣的歌……』

於是，勃拉戈拉奇繼續講着他的神話道：

『那位王后是，你們知道，一團火！她同三位王子結了三次婚，而那三位都是第一夜就死在她的手裏，窒息在她的頭髮的波浪裏……用了仙女的吻，她從他們的嘴裏，像毒蛇一樣地吮出了血液，極紅的血液，她喝着……』

勃拉戈拉奇咬着牙，很尖銳地說出了最後的幾句，像是插入了一把刀。聽着的人都用了熱情的叫喊響應這聲音。胸頭也禁不住繼續地，沈重地吐着氣。拉佐用拳頭打着地面，嘆着氣。

『呸，這魔女！』

別的人，思索着這一個神話，對他做着手勢，叫你不要響。

『後來呢？』拉佐情熱地堅持着。

『還有什麼呢？』勃拉戈拉奇靜靜地說道。

『魔女！』拉佐又嘆着氣，『嘿，勃拉戈拉奇，我願意這樣的死，你相信我，我願意。沈溺在她的頭髮裏，她的黃金的頭髮裏，她的嘴鉤住了我，她就喝着我的血，讓她喝罷，讓她喝完牠，一直到最後的一滴！我就因了此而死！』

『你——這就使我見了，我也不信。』他的一個同伴說，撥着火，他又微微地，格格地笑了起來，『你的奔卡也有着黃金的頭髮，然而你卻仍舊活着。』

『我的奔卡又是別一回事……她……』

『哦——呼——嗚——嗚……』所以捨掉了她，一直到這兒來了……你的心早死了，朋友！結了婚還不到一個月，你對於她已經飽了，就捨掉了她。』斯塔摩回答說，他一直是靜默着，沈思着的。

他有着粗野的眼光和一動不動的臉，火光照着，像照在石頭上一樣。他的聲音也一樣是沈重而且急促。『那是我的事。』拉佐滯鈍地回答道，好像吞下了他的聲音。

『也正是她的事，她要尋別的丈夫去，假如她到現在還不會尋到，』斯塔摩又說。『不會的，』拉佐似乎怯怯地回答說，受到了一種模糊的暗示。

繼續的沈默已經燒完了的木片的最後的火燄迅速地，乏力地顫抖着，準備熄滅了。從遠遠的一處，聽到了微微的喊聲，像是一個被鎗彈擊中的年青的靈魂的憂鬱的呻吟，高高地，凶兆似地聽到了，像是被天頂所擊撞，跌下在馬利查河的神祕的水中，沈溺而死掉。這些割麥人都怯怯地望着，他們的眼睛都像是在問着。勃拉戈拉奇神祕地伸着手指，很久地傾聽着，就說道：

『是夜梟。』

在楊柳樹林中，那隻受驚的驢子斷續地響着牠的遲鈍的小鈴。那隻小狗跳着，對了黑暗叫着，神祕的夜的寂靜似乎造成了凶兆。

拉佐深深地想着。

『想着罷，孩子——是應該的……你丟下了年青的妻子！』勃拉戈拉奇頑皮地，狡猾地喊着，又用了他的神話中的話說道：

『年青人的血是活動的，孩子們！不必奇怪，被她們的武士所遺棄的年青的妻子們當然不能永遠忠實……你們知道那位修道士密薩·依爾說過的話沒有，當他擲下了他的鬚鬚和修道士的帽子：『這，在我頭上的，我可以摔掉，但是那，在我心裏的，卻不能拉出來。』那可咒詛的心，牠的本性是如此的。』

『對於奔卡，這是很容易的，她有着舊情人哩，』斯塔摩冷冷地說道，伸着腰。

『而且她也實在很可愛，』別一個又狡猾地說。

拉佐又怯怯地望到黑暗中去。斯塔摩的石頭似的話打中了他的心。

火熄了，很黑暗了。這一羣同伴都仰臥着，一顆星落下了，在天上畫着一條火的線。

『有一個窮人交出了他的靈魂了。』拉佐忽然說道。

『也許是有一個年青的妻子交給出別一個人了，』勃拉戈拉奇一動不動地說着，又問道：

『拉佐，你聽見過唱着不忠實的，年青的妻斯托揚尼加的歌嗎？……牠並不像神話那麼奇怪，你要不要聽我來唱！』

『全然一樣。所以你們正是那樣的驢子！』拉佐說。

即刻，在黑暗中，聽到了稠密的，可愛的，震顫的高音，唱着憂鬱的，動人的歌。歌詞像是五顏六色的，芬芳的花朵，編着花冠，一朵一朵地排列着，用了無盡的苦痛，擲在這流利的魯之急流中，講述着那個不忠實的，斯托揚的年青的妻的故事，緊壓着心頭的，使人流淚的。

年青的斯托揚去當兵了，就對他的昨天娶來的，美麗的妻子約定，假如她愛他，不要到古爾古爾的水泉裏去汲水。在斯托揚去了之後，斯托揚尼加記起了年青的古爾古爾，記起了那時候的他倆間的愛情。她穿戴得很美麗，耳朵上插一朵花，肩上放着白的水盆，向了那危險的水泉走去。

……那裏，古爾古爾遇見了她，

歡躍着他的年青的心，

黑的眼睛閃耀着光明……

勃拉戈拉奇停住了，仰起了一點兒，問道：

『這歌兒，你喜歡嗎，拉佐？』

拉佐不回答。

「他睡着了，」勃拉戈拉奇說道，又靠下在他的肘子上。

「或者是睡着，或者是哭着，」斯塔厥說。

「假如我像他一樣，我立刻回家去了，聽天由命，」勃拉戈拉奇嘲笑地說。

拉佐臥着，沈思着。他的同伴們的嘲笑像尖利的針似地釘進了他的心中，苦痛得送住了呼吸。這玩笑，他想來，似乎有實現的可能。奔卡很愛他，但是眼睛不見，也能够很快地忘掉……也許她要受騙，她沒有經驗，是很易於做錯事的。

昨天他娶了我，就丟掉我跑了，她要對她自己說，於是……那一首歌中所唱的悲哀的故事，使他想到了他們的村子。那裏，也有水泉。牠在村子下面的樹葉叢中躲着。那裏，他的奔卡每天早晨和晚上都去……

拉佐的心頭感覺着痛苦的渴望。

黑夜進展着，把四周的一切都放在深沉的睡眠裏了。驢子的遲鈍的小鈴不再叮呤地響着。小白狗蹣成一團，靜靜地睡着，在燒完了的火旁，在火上，還有乏力的火燄在最後的痛苦中爆裂着，熄滅着。

馬利查河靜靜地波動着牠的黑暗的水，講着關於黑夜的奇怪的神話……

割麥人也一個一個地睡着了。在火旁，一動不動地在黑暗中隱沒了他們的裹着布爾奴斯的強健的身材。

只有拉佐並不睡着。這玩笑模糊了他的年青的靈魂，他的想像畫着一張一張更苦痛的圖畫。他的思想帶了他到村子裏奔卡的身邊。他看到她，纖細，柔軟，雪一樣白。她站在家裏的門口，長久地，憂鬱地望着那條穿過田野，向着很遠的地方去的灰塵的路。拉佐就是從這條路去的，丟掉了她。他只爲了可咒詛的想賺錢的心思而丟掉她……時光變得愈沈重了，怎麼辦呢……明天一早她起來了，像小鹿一樣地活潑就跑到水泉裏去汲水……

那裏，她會找到……呢，有人認識他……他在跳舞會裏，很對她用手段。他是好手，很知道……而奔卡是

……一個女人——誰能相信她呢！……
看哪，黑暗的，樹葉稠密的樹林遮住了水泉。在牠的綠色之間，奔卡的美麗的臉顯着白色，這臉上，有男人的手撫愛着……陌生人的手……

拉佐昏亂極了，站了起來。

『我在這兒幹什麼呢？』他想着，脫下了布爾奴斯。

黑夜靜靜的。只有蟋蟀寂靜地，一致地叫着：奔卡，奔卡，奔卡……

早晨，第二天的晨曦喊醒了這些割麥人的時候，他們看見，拉佐已經不在了。

笑

保加利亞 耐米羅夫原著 王魯彥譯

耐米羅夫小傳

耐米羅夫 (Dobri Nenzirov) 生於一八八二年，爲現在保加利亞代表作家之一。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心理分析者，也是一個深懂女人心理的作家。本篇是他短篇的名作。

他靜默而且不動的坐在石上，把肘靠在膝上，支着頭。他的旁邊有一個鐵製的十字架；他的週圍，在萎黃的草地中央，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十字架從野草，野花和樹木中伸了出來，靜默地打着瞌睡。在陰黑的天空高處飛着長鏈似的雁羣，從那邊從大理石上面的一株大梅樹那邊，帶來了雀兒的叫聲，從遠遠的某處飛來了一種幾乎聽不見的羊羣的鳴聲。

他總是這樣的靜默而且不動的坐在石上。可以看得見他那支着頭的多毛的粗筋的手，一部分的前額和濃密的黑色的眉毛。

安靜而且沉寂，在許多熟睡的墳墓的中央。

在這個躺在寬大的岩山間的又濘泥又污穢的村鎮裏，每年初秋有一個敲着尖利的鼓聲的馬戲班來到。馬戲班裏有一個專門使觀衆發笑的丑角。馬戲班未到時，全鎮就快活起來。鎮上有些人還記得，沒有幾年以前，正是這一個馬戲班，也是這一個丑角，曾經在這裏葬了一個女演員。但因為這事情不算很重大，大家已不再講起了。現在大家所講的是關於那個丑角，他能這樣神奇地使人發笑，他甚至從觀衆的眼裏擠出了眼淚。

這裏有一個墓地，在這個墓地的南邊有一個高豎着鐵製的十字架的墳墓。一些濃密的野草差不多伸到了鐵柵欄的尖頂，野草的上面顯露着十字架的上部分，那上面有幾個幾乎看不清楚的模糊的字母：伊材林娜。

於是立刻就使人明白，在這個墳墓裏休息着的是一個叫做伊材林娜的女人。但這個叫做伊材林娜的很像沒有一個親戚在這裏，因此她的墳墓常爲野草和棘荆所掩蔽着。但牠每年中有一次卻改換牠的服裝。到了初秋的時候，有一個灰白了頭髮，戴着灰色的小帽的人到這裏來，走進柵欄，細心的拔去了所有野草和荆棘。於是泥土變成了新鮮而且鬆軟，墳墓變得非常的新，好像牠的居客是一個新的一樣。隨後這個人站起來，凝視着那名字。他高長，非常瘦削，棕紅色。他的鬚髯剃得很光滑，因爲他的面上起了縐紋，下顎有點前伸，因此他很像一個老年的女人。憑他的黑色的，火一般的眼睛和美麗而正直的鼻子，可以推測出他從前是一個美麗的人。

他呆木得像一個釘住着的彫像，望着那名字；他的面上顯着凝思的神情，他的眼睛變得深沉而且憂傷的模糊。

橫過七年的堅實的生活的鏈子，他看見了一副玫瑰色的圓面孔，披着假髮似的灰白色的鬚髮，一對安靜的藍色的眼睛，長的睫毛，顯露着有點稀疏的白色的牙齒的微笑。隨後他看見她穿着緊身的衣服，騎在馬佐利身上，聽見她的孩子似的叫聲：『阿來夷，阿潑耳雅，阿潑耳雅，阿潑耳雅……』於是佐利和伊材林娜便在圍場中狂風暴雨般的飛馳起來。佐利急喘着氣，伊材林娜的鞭聲和驕傲的不息的『阿來夷，阿來夷』融流着。他站在後臺，在紅幕的隙間窺看；他的心恐懼得撞了起來，神經緊張起來，頭痛了起來……最後佐利停下來，帶着伊材林娜離開了圍場，伊材林娜遠遠的對觀衆送着吻。

就是這樣的沉入在美麗而恐怖的去，他坐倒在石上，把肘靠在膝上，支着頭，默想着伊材林娜。爲什麼伊材林娜不愛這個活潑而美麗的男子，只有上帝知道。在整整的四年中，自從她來到這個馬戲

班裏以後，他堅決地等待着她的恩寵；他甚至沒有一刻不幻想着。他每天都看見她在他的身邊，他顯然是很滿意的，因此他極其耐心地等待着她的愛。但雖然這樣，伊材林娜從來不會對他微笑過。她只愛惜自己的美和青春，喜歡那些求情的事，願意生活在馬背上，如同同一個真正的天真的孩子一般。只有那一個西班牙的耍球的魔術家常用他的冷淡的神氣使她興奮，但這雖使她比較的注意事项，也不過是因爲好奇罷了。

伊材林娜的日子就是這樣的過去着。她沒有估計這個丑角的痛苦，他的非常的溫柔一點沒有被她所注意。甚至這事實，他們倆同是馬戲班裏數國人中僅有的挪威人，也沒有觸動她的感覺。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對她說了。這事情發生在後臺，當他照着舊式的樣本塗着丑角的面孔，預備上臺的時候。那些演技的人都在圍場裏。她穿着藍色的衣服，坐在椅子上，隨便的放射着她的天真的眼光。

他站到她面前，面上塗着粉，頭上戴着可笑的帽子。感動地說了起來。他訴說他的苦惱，他的十年中從這裏飄泊到那裏所感覺的孤獨，他的無邊的痛苦，他的愛。於是那種熱烈的慾望，在每一個愛着女人和痛苦着的人的胸中所鼎沸着的，在他的靈魂裏發光了。

但當她毫不關心地聽着他的時候，她的面孔忽然變得快樂了，她開始大聲的笑了起來。

『你說，你說，』她叫着說，露着天真的微笑。

『這使你快樂嗎？』他痛苦地問。

『你很可能使人快樂……看看你的面孔吧，牠是什麼樣的可笑呵。』

他沒有發氣，只在自己面前揮了一揮手，走進圍場去，那裏的觀衆帶着快樂的笑聲迎接着他。

他們從這裏飄泊到那裏，重覆着他們的艱苦的日子。他不息地對她揭露出自己的愛戀，但伊材林娜永久是這樣的固執，不愛他。

但一天晚上，發生了預感的奇蹟。那匹太敏活的馬佐利，當牠帶着伊材林娜在場中疾馳的時候，很像像是精力爆發了，用着全力飛跑了起來。他，不息地在隙洞裏望着的，看出伊材林娜失了鎮定，在馬上幌搖了。這時

他後從臺跑了出來，已不能救那危險，佐利已經把美麗的騎者擲到地上了。

他用他的兩手搶了她，把她像孩子似的抱了回去，但她已半生半死，她的頭往後拖着，她的一隻手的關節流着血。他把她從這裏抱到那裏，跑着，恐怖地高聲的哼着，搖着手。

第二天夜間她在醫院裏睜開了眼睛，他站在她旁邊。

他看着她的蠟一樣白的將死的戰慄的面孔，看着她的急促地疼痛地跳動着的胸脯，聽着警告着不久即將斷氣的短促的呼吸……

伊材林娜快要死了……在可怕的痛苦中浮游着，爲藍色的圓圈所圍繞着的眼睛，漸漸失了光，變得奇怪的，玻璃的一樣，額上起了繃紋，兩唇模糊地低語着。

他跪在牀邊，也模糊地低語着。他的面孔在祈禱。他知道伊材林娜即將死去，知道地上的一切都將隨着死去。

她微微動了一動，她的眼光凝集在他身上。無力的微笑使她的面孔發出光來，她的嘴唇低聲的說着：『你還愛着我呵……』

他戰慄了起來。她用力掙扎着，伸出手來。他的兩手搶了她的手，嘴唇緊緊地吻着。

他請求她說出他整整的四年中相思地想聽見的話。她告訴他說，現在，當她躺在垂死的牀上，沒有誰希望在她身上失去時間的時候，當她看見他的靈魂中的痛苦的光的時候，當無邊的悲哀主宰了他的眼睛的時候，她的心中只感到了他的愛。

於是在這頃刻間，悲哀離開了他的面孔，牠露出了驕傲的神情，額上發起光來，嘴唇戰慄着。在眉毛的上面，顯現了偉大的思想的繃紋。

他撫摩着伊材林娜的蠟一般的小手，吻着，他的整個的血液裏感覺到了他的富有。在他看起來，她現在不會死了，因爲死是不能戰勝愛的；她不會死，因爲上帝知道他是怎樣的愛她，免得他毀壞他的幸福。

魂。他看見她的痛苦也漸漸平靜了起來。她從垂死的痛苦的幕中望着他，愛撫着他的長久地被侮辱的靈

『伊材林娜，伊材林娜。』他低聲的說，『我們是飄泊者，伊材林娜，我們從這裏到那裏，遠離了我們神聖的祖國，飄泊着去使人們快樂，使人們驚異，免得我們餓死，凍死。我們到處做着異地的賓客，人們的愛沒有加到我們的身上，因此我們什麼也沒有，在這世上絕對地什麼也沒有。這就是我爲什麼這樣的希望着你，我的親愛的伊材林娜。』

黎明時，她噓出了最後的一口氣。他站在死屍的旁邊。他的眼睛橫過思想的肉體望着她，在低垂的眉毛下發着尖銳的光。沒有憂傷侵擾他的心，也沒有眼淚從他的靈魂裏湧出來，只有沸滾的愛情的火焰燃燒着他的胸懷，愛比永久還長久，彷彿比上帝還有力，這就是他的不幸的整個的恐怖。

伊材林娜顯得雪一樣的白，僵硬的躺在死牀上。雖然她的胸裏已斷了呼吸，但他的嘴唇還在繼續地對她低語。

他對她說，人生在他沒有意義了，但他要活下去想念她。他將再從這裏到那裏的飄泊，他將重覆着他數年來重覆着的生活，他將繼續着他的生活去想念她。他不願意死去，因爲墳墓裏是黑暗的，那裏沒有伊材林娜。

人家埋葬了伊材林娜。這一天裏佐利可怕的嘶號着，搖着他的美麗的頭，蹬着他的強有力的蹄子，在他周圍掘着地。牠的叫聲飛到很遠的地方，也非常可怕而且感人。

馬戲班重又從這裏到那裏去，往常的日子又一一開始了。尖利的鑼鼓聲又響了起來，四處飛着，年青的意大利人演着可怕的蹩跳。西班牙人和平常一樣的冷淡地丟着他的球，兩個騎者在場中繼續着狂風暴雨般的飛馳。——都和從前一樣，彷彿不會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的丑角的才能愈加長進起來，帶着加倍的經驗，使觀衆發着笑。但在他的眉毛中間起了兩條深刻的

縐紋，他的前額陰黑了，他的眼光嚴厲而尖銳的凝注着，現出這樣的神情：好像他在想着完全於他的生活無關的事情。他靜默着，只在他走到觀衆面前，纔張開嘴唇來。

每天晚上，他重覆着他的表演，他用白粉塗着面孔，用紅粉搽着鼻子，在前額上畫了一個十字架，嘴邊塗了兩條長的紅線，好像張大着嘴在微笑，隨後穿上一件大鈕扣的白衣，戴上長的可笑的帽子，走到觀衆面前去。

他忍着笑，開始講了起來，有一天他怎樣的走到剃頭店裏去，卻誤入了女人的浴室裏：

「王召我去吃午飯……」但笑脹破了他的肚子，他盡着所有的力笑了起來，隨後他想止住笑，而笑又來到了。於是他使用他整個的靈魂笑了起來。他大笑着，搖擺着，按着肚子，笑總是止不住，從他的胸裏強烈地湧了出來，觀衆起初發出快樂的叫聲，隨後全場就起了雷似的笑聲，數百個觀衆的面孔起了紅色，皺摺起來，每一個的嘴都大大的張開了，眼睛裏充滿了眼淚，頭和手的攢動以及昏亂的叫聲擾亂了平常的次序，全場紊亂了。

隨後他請求他們讓他回去，明天晚上再繼續講故事，因為他希望安靜一點。

於是在擾攘的叫聲和掌聲中，他回到了後臺，坐倒椅上，去休息。隨後他洗了一洗面孔，去睡了。

在街上，沒有誰能夠猜到，這一個低低地戴着小帽，豎着可怕地兇惡的眉毛的人就是那個統治着數百個觀衆，用他的笑聲迷醉他們的魔術家丑角。

他從這一個馬戲班轉到那一個馬戲班，每年叫他加入的馬戲班到那個最能賺錢的鎮上去。那些委技的人們不曉得他爲什麼這樣固執地邀他們，都隨着他來到了他的第二祖國。在這裏，他感覺到了愛與恨，喜悅與憎惡。

一到這地方，他就祕密地跑到墓地裏，掃清了伊材林娜的墳墓，拔去了野草，鬆散了泥土之後，墳墓便變成了新的，他的記憶也變成了新的。那些記憶離開了情感與思想的厚的面幕，清楚地顯現了出來，彷彿那事

情是在昨天纔發生一樣。他看見她坐在佐利的溫柔的腰上，狂風暴雨般飛跑着，勝利地安靜而且微笑，他又看見她手枕着頭睡着，他又看見她隨時的情形，隨後便來到了醫院裏的美麗而可怕的圖畫。

這種種從他的想像中過去後，他便開始低語起來，彷彿他相信她在聽着他的話。

『你覺得怎樣，伊材林，娜好嗎？很好嗎？謝謝你……』隨後，慢慢地繞着墳墓，用手巾拭去了十字架上的灰塵，加上說：

『世界一點沒有改變呢，伊材林，娜。人們仍是這樣，如同你丟開他們的時候，就是在我後面，他們也仍會這樣的。我現在比前從笑得更好了……你喜歡這樣嗎？不嗎？呵，伊材林，娜，怎麼辦呢？你知道，我是爲你而活着的。』

隨後他低下頭，默想着站了許久。

『我今年也只能在這裏耽擱一個星期……你願意更長久一點嗎？呵，我病了，我的太陽，我在這裏完全笑得病了。』

說完了這話，他又低聲的說一聲『再會吧，』便離開了墳墓。

到了晚上，故事又照樣的重覆了起來。但在這裏，在伊材林，娜的骨頭和精靈所居住着的地方，他不安地而且不能睡眠地過了六夜，第七夜便發生了在別的地方不常發生的事情。

當他用胸中吹出的氣笑着的時候，久已萌芽的憎惡的情感便從他的靈魂的深處，從喉嚨裏，從舌頭裏湧了出來。這情感漸漸大了起來，充滿了他的靈魂，迸發在昏亂的輕蔑的笑聲裏。他望着那些皺褶的面孔和那些討厭地張大着的嘴，愈加強烈地笑着。因爲他的面孔化了裝，掩住了真正的面貌，觀衆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他們只是在昏亂的癡癲中叫着，搖蕩着，流着眼淚望着他。他在觀衆的身上噴着可怕的笑聲，笑聲裏沸滾着輕蔑，憎惡，呪詛和狼毒。他笑着，他的連現在也沒有，一顆明亮的火星的整個的過去，他的從青春到現在充滿着無間斷的笑聲的所有無窮盡的日子，現在都冒着火光在他面前顯露了出來，在他的興奮的靈魂裏充

滿了他獨自所聽見的叫聲。他呪詛着他的日子，哭着他的悲哀的生活。在這輕蔑的情感裏，他看見那些所有的觀衆在怎樣張大了嘴，形成了一個千首的妖怪，這妖怪用千百個綠色的眼睛吮吸着他的靈魂的最後的生動的精液。

於是他盡着最後的力量幌搖到後臺，撲倒在椅子上。但在這裏也繼續着笑聲。牠已自然地從他的胸裏湧了出來，無法而且無力的湧着。他仰着頭，沉陷在痛苦的病中，空氣迅速地流出了他的胸口，無窮的眼淚從他的眼裏流了出來，融化着臉上濃硬的粉。

第二天，當一切都已預備好可以走路的時候，他到伊材林娜那裏去告別了。

他朝着靜默的十字架微笑着，低聲的說了起來：

『我要走了，伊材林娜。昨天又和往年一樣的，我對觀衆發氣了。請你原諒我的不是，但想一想我一年中只能看見你一次，想一想這是多麼的苦惱吧！』

隨後他繞着墳墓，拔去了野草，拭去了十字架上的灰塵，沉思地微笑着。將近午間，他低下頭，舉起帽子，低聲的說：

『再會吧，伊材林娜，我們明年再見吧。』

於是他走了。他的低垂的頭回過來了好幾次，最後便隱沒在山崗的背後。

就是這樣的，他不動地坐在石上，眼光凝視着遠處。右邊，在一株乾枯的樹旁，這時來了一匹吃草的紅馬，緩慢地幌着尾巴。在這山峽的後背顯露着救火會的塔和工廠的煙囪。

他望着馬，對牠微笑着，彷彿想到了什麼，隨後他的眼光轉向遠處望去。他的瘦削的露骨的面孔許久許久地露着呆木的神色，彷彿在某一處天邊重現了一種很久很久所幻想着的什麼似的……但是眼光帶着睡眠的無力又離開了那裏，他的面孔重又變成了和平時一樣的陰暗而且神祕。在這荒涼的墓地的沉寂中

有一種東西比幻影更其有力，因此幻想和夢一樣的透明而且容易消滅……爲什麼要幻想呢？
從某處的兵營中吹來了號角的聲音，山崗背後飛馳着一個騎兵，塵埃像雲似的在他後面捲着。如同每天一樣的沉默，長的送葬的隊伍走進了墓地的門，緩緩地在小徑上走着，走向一個新的墳墓去。

——神州國光社在世界的盡頭

初戀

希臘 藹夫達利阿諦思原著 周作人譯

藹夫達利阿諦思小傳

藹夫達利阿諦思 (Argyros Efthiotes) 是希臘的著名作家，身世不詳。據說他曾為醫生，現在即使尚在，大概也已經是老年了。中國周作人魯迅諸先生早就譯過他的作品，他作品的英譯本很不少，據 Donatara Vata 編的現代希臘小說集，一九二〇年頃，作者尚在繼續寫作云。

我那時大約是十二歲，伊大約十一歲，我遇見伊，並不在禮拜堂，不在聖約翰祭之晚，少女們尋求豫兆時候，不在水泉，也不在窗口。在伊的與我的母親之間，略有一點感情的糾葛。

我和伊遇見的時候，我們都不是孤獨的。我們是八個苦工的小孩，判定去學怎樣變化一個動詞，而且去運輸文明到我們的村裏來。四五個女孩每天也來學兩點鐘，坐在我們的老教師的那邊，這樣嬌媚的「析字」叫你不由自主的要和文法發生愛情。

這嬌媚的來源，自然是因為他們都幼小，並不因為都美麗。——在我的意見，美麗的只有一個，而伊便是我所愛的人！

我曾經說些什麼呢？從什麼時候起為我所愛，又有多久呢？我卻未曾容伊說過一句話。我也不會將一個指頭，觸着伊的肥的小手。我的呼吸也不能走近去撫愛伊。從我的嘴唇送劉伊的那邊的唯一的話，是『我愛』這一個字（註）在我們輪番的變化動詞的時候，因為我適宜坐在我們這班的末尾，伊正是女孩們裏的第一

註 希臘主動詞與代名詞合併，故「我愛」是一個字。

位。伊背誦道：『我們被愛了，你們被愛了，』於是錯誤停頓了，微微的笑，我平常每日等候機會，可以給伊一笑，即使半個也是好的，這時眼看着伊，滿臉笑容，不再怕先生探出我們的危險的祕密來。伊的眼睛落在書上，兩頰紅暈，於是在伊旁邊的女孩，接着讀那其次的『時』的變化了。

眼睛，而且又是眼睛！假如沒有你，我們不能有初戀，也沒有末戀了。伊來上課時候的我的眼光，伊回家去時候的伊的眼光，這便是我們的誓詞，我們的戀歌，我們的親吻，這是我們的唯一的情書。久而久之，我們雖然沒有說過一句話，卻精研這眼的言語，一直成了一種科學。我們的看法，是各種各樣的。有冷淡的眼光，直刺進我的心裏，有怒的眼光，燒焦我如電火的一閃。有送給別人的背信的眼光，使我蠟一般的消融，完全的毀滅了。我又有了溫和甜美的愛的眼光，將我的靈魂重復舉起，放在原位；我纔平安了。我自己的眼光雖然很是表情的，卻沒有這些可怕的變化。他只是一樣的專誠，一樣的憂愁，一樣的啞的苦悶罷了。

這樣的大約三個月過去了，我每天一早就醒，不耐煩的等候着上學時間的到來。我的母親因此很滿意，已經將我看作未來的主教了。

我總是第一個先到學校，但是我不會得到獨自見伊的機會，無論在路上或在校裏。這是我的熱心的欲望，這是我的夢，獨自見伊，即使只是頃刻也好，告訴伊說我將死了，我是完了，我更沒有別的生活的希望，倘若我不能永遠得到伊的愛，這些話我都用了燃燒般的眼光對伊說過了，但是我的未曾滿足的心更希求言語，他不知道什麼分限與理性，只是不斷的向我叫道：『前去，戀愛有這些以外的別的喜悅！』

但是怎麼能够使伊知道，我等着伊的話呢！眼光是不够的了，須得有一封信，千數次的我將這信寫了又寫。我將信帶在身邊，決心不要為我的羞澀所制，不要怕教師和級長，單把這紙放在書裏，墨水瓶裏，或者別的順手的東西裏，祕密的給伊便好了。時機已到，我的心退縮了，我不敢呢！於是我又將這信帶回家中，將他撕得粉碎，詛咒那一天使我降生為這樣無用的懦夫的日子。

夏天正起頭了，一天早晨我起來，走到聖處女的神座前，立下一個誓願，說今天必將我的信給伊了；倘若

不給，我願天火下來，將我燒盡。這天我又是第一個到校。所有的男孩女孩都進來了。我朝着門口儘望，眼睛都昏暗了；但是徒然，——我的小姑娘不在那裏。教師點名了；他叫到亞爾俱羅的名字的時候，沒有回答。

『亞爾俱羅在那裏呢？』教師問伊的一個小朋友。

『伊的母親生病了，伊留在家裏。』

這天中午回家去的時候，我的心很沉重。非等到晚上過去，天又亮了，我能做什麼，有那裏能去呢！

第二天到了，我往學校去；用前日一樣。一禮拜過去，兩禮拜，一個月過去了；一天早晨，有一個女孩子告訴教師說，亞爾俱羅的母親死了，那小姑娘不再到學校來了。

我從外國旅行回來，初次回到家鄉的時候，我大約是二十五歲了。所有我的老朋友，男男女女，都來看我。亞爾俱羅也從村的那頭走來，伊現在是有兩個小孩的主母了。那時我對伊說，伊也對我說，都是初次，我們有千百件事互相告訴；講伊的小孩們怎樣的美麗而且伶俐；講我的旅行，講我怎樣的喜悅，看見我的母親這樣康健。說着這些事件，我們的話，河水一般的流了過去；但是關於我們的初戀，永遠不忘的戀愛，以前如此，現在也如此的，我們不曾提起一個字。